

中國邊政

第六期

目錄

蔣總統對時局之睿知與卓見——答智利報人問	周昆田
光復大陸後邊疆地區經濟建設的原則	張大軍
俄帝攫奪外蒙的序幕	丁楚源
匪俄衝突中所謂「邊界」與「領土」問題	李秉延
俄帝侵略中國領土總清算（上）	陳濟民
少數民族文化與共匪鬭爭謀略	
中國邊政協會第五次座談會紀錄	
邊疆時事述評	
巴奇赤塔城譁變（中）	鄭壽彭
元代藁城董氏評述	袁國藩
西南邊胞的文字	張紫桐
新書評介	
一、廣祿回憶錄	宋念慈
二、聖地花	劉昭晴
生活在蒙古	張季光
邊疆大事記	
編輯後記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出版

蔣總統對時局之睿知與卓見

——答智利報人問

【中央社聖地牙哥九日航訊】智利首都「最後消息報」及「第二晚報」社長韋拉斯各，最近曾以書面向中華民國蔣總統提出問題十二則，請求賜答。「最後消息報」已以首頁顯著地位，刊出該項問答。全文如下：

一、問：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實行，既不可能，亦不適合，其故安在？

答：要說明這一點，可以先把共產主義的主張與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作一簡明的對比。在基本觀點上，共產主義的出發點為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出發點為愛；在政治理想上，共產主義以列寧的「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為目的，在本質上是侵略主義，是帝國主義，是新殖民主義，孫中山先生主張「世界大同」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在本質上是反侵略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在革命過程上，共產主義是破壞性的煽動階級鬥爭，以暴力為手段，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是建設性的，以增進全民的生活幸福為目的，其手段是溫和的；在施政方式上，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厲行一黨專政，孫中山先生則主張政黨政治、全民政治；在民族政策上，共產主義企圖使各民族成為共產黨的附庸，孫中山先生則主張民族自決，扶助弱小，使各民族能够自治。至於孫中山先生認為民生是歷史演進的中心，尤非共產主義的理論所能比擬。從以上幾點比較，可見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才是最適合中國社會與人民的需要，而共產主義則不適合。

二、問：目前的黑毛衝突除了單純的理論之爭外，似乎已趨向政治、經濟、地理、歷史、文化、心理尤其是種族上的敵視，且似已根深蒂固，其故安在？閣下認為匪俄尖銳衝突是否將如以往一樣完全獲得解決，或將轉變為僅對某一方有利？

答：蘇俄與匪偽政權的衝突，起因於黑魯雪夫與毛匪澤東之間的個人權力鬭爭，其範圍雖然逐漸及於政治、經濟、文化、種族各方面，但他們對於赤化世界的陰謀，則並無二致。自由世界決不可寄望於俄匪關係之進一步惡化，以致懈怠對共產主義的陰謀的防範。

三、問：中共現正面臨嚴重糧荒，然而大陸共區報紙却渲染糧食增產，北平政權尚在繼續輸出人民主要糧食的食米，但在去歲一年，却自加拿大及緬甸輸入價值一億美元以上的量達六百萬噸的小麥和食米，其糧產失敗原因何在？

答：在中國傳統家族制度之下，每一家庭即為一生產單元，如果輕徭薄賦，農民尚可衣食無缺。北平匪幫在大陸推行「人民公社」，根本破壞此項家族制度與固有的倫理觀念，同時橫征暴斂，使廣大農民無法維持其生計。北平匪幫對農村積極榨取，農民收穫必需用以繳納課征，故農民終歲辛勤亦不能溫飽，此種情況，必然難以提高農村之生產力。匪共在本質上為一兇殘暴戾的極權統治集團，只要能滿足其統治慾與侵略野心，絕不會顧及人民的生活。匪共的統治政策與方式，極不適合中國農業社會，實為其糧食生產失敗之根本原因。

四、問：貴國政府對於法國的承認中共政權認為其重要性如何，這一承認對於共產集團以外的東西兩方自由國家影響如何？

答：法國承認北平匪偽政權勢將助長侵略，危害自由世界的安全，實令世人深致惋惜，凡崇尚公理與正義的自由國家，諒不致採取同樣的行動。我們相信匪共的陰謀與野心，決不會因為西方國家對它的承認而放棄，反而會變本加厲，加強其對自由世界的侵略的威脅。

五、問：戴高樂主張東南亞中立化是否為該地區國家獲致和平與獨立的惟一可行途徑，這些國家的中立化能否遏止抑或僅可暫時阻止

共黨奪取政權的陰謀？

答：依照我們的瞭解，所謂「中立化」，實際上不過是解除反共勢力武裝的代名詞而已。無論在東南亞或其他地區，我們完全不信「中立化」的政策，可以遏止共產主義國家對自由民主國家的侵略，唯有加強個別的與集體的安全措施，以果決的行動來對抗共產黨徒所發動的每一個滲透與顛覆陰謀，才是自由民主國家當前應有的對策。

六、問：美國正在支援亞洲國家維護自由，且堅決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閣下認為此等努力能否成功？

答：美國支援亞洲國家維護自由，並且堅決反對匪共進入聯合國，凡此皆為明智正確之政策，理應得到其他自由國家的支持與合作，而不為共匪所乘。

七、問：倘若中共擁有核子武器並用以擴大其世界革命，將會出現何種局面？

答：發展核子武器必需在科學研究與工業設備等方面具備深厚之基礎，而北平匪偽政權目前顯然尚未具備此種基礎，唯以我們對於北平匪偽政權借助外國之協助而發展核子武器之消息，隨時皆在密切注意之中。

八、問：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人民抗暴運動，要如何始能演變，使在中國大陸上也實現臺灣所已推行的民主制度？

答：欲使中國大陸出現有如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省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其前提為推翻以暴力實行統治的共產政權。十四年來，大陸人民的抗暴革命運動從未停止，而我們在大陸上的游擊隊伍亦較過去所獲民衆的支持更大，凡此皆可證明中國人民對共產暴政極端憎惡。在中華民國政府的鼓勵與支持之下，大陸的反共力量終必匯為巨大的抗暴洪流，配合國軍的登陸來擊潰北平匪偽政權。

九、問：貴國政府派赴拉丁美洲之經濟訪問團，且體成效為何？

答：我國派赴拉丁美洲之經濟訪問團，在為時二個半月之行程中，曾先後與智利、阿根廷、巴西、秘魯、哥倫比亞等國締結貿易協定，此舉不僅使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各國之商務關係得以加速展開，且將使吾人之間的傳統友誼更見加強。

十、問：臺灣的民主政府在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各方面的工作，可否請簡述其成就，貴國政府運用何種方法促使國家進步，其主要成就如何？

答：我們秉承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參照在大陸對匪共鬭爭失敗的教訓，在臺灣省積極從事多方面的建設，以便把臺灣造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例如我們曾經推行成功的幣制改革與土地改革，使人民因此而獲得安定與舒適的生活，發展工業與交通事業，藉以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普及教育，實行地方自治，發揮人民才智，以求充份實現民主自由。凡此皆足形成與大陸之間的尖銳對比，我們反攻復國大業終必獲得成功的契機即在於此。

十一、問：臺灣有無人口過多危險？

答：臺灣省人口增殖率過高確為事實，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我們一方面使農工生產力的增加可以與人口的增加相適應，以免使生活水準降低，同時設法使人口增加的速率逐漸減緩，這種努力現已見成效。

十二、問：閣下對共產及民主前途看法如何？貴國政府對北平中共政權的最終立場為何？

答：共產主義以赤化世界為目的，實為自由人類之大敵；共產主義一天存在，則世界將永無寧日。歷史告訴我們，暴政必亡，侵略必敗，共產主義必將在此一歷史鐵則之前覆滅。北平匪偽政權本來是在俄共支持下憑藉暴力而成立的傀儡政權，消滅匪偽政權，使自由與民主重見於中國大陸，是中華民國政府責無旁貸的神聖使命，亦為被奴役的中國大陸同胞之殷切希望。只要自由世界姑息匪共的行動愈少，則我們為自由民主而戰所付的犧牲代價，便愈可減低。（轉載九月二十日中央日報）

光復大陸後邊疆地區經濟建設的原則

周 昆 田

時當現代，經濟情況的良窳，不但表現人民生活程度的高低，也是表現國家社會的進步與落後。以我國而論，如與並世的歐美各工業先進國家比較，我國則居於落後的地位，即與東鄰的日本相比，亦感不如。而我邊疆地區的經濟情況，又遠遜於臺灣及內地的沿江沿海的省份，若較之歐美及日本，其相距更不可以道里計。故將來在光復大陸以後，對於邊疆經濟的建設，實為刻不容緩之圖。惟邊疆經濟建設，經緯萬端，在此短文中擬不多加研究，現僅就原則方面，略陳管見如下：

一、打破偏枯的現象

由於地理及氣候上的關係，全國人口及財富都向東南集中，尤其自海禁洞開以後，沿江沿海更成為繁榮富庶之區，西北等地仍保留其寂寞荒涼的狀態，形成一種偏枯的現象。如自東北黑龍江的瑯瑯、向西南劃一直線致雲南的騰衝，分全國為西北、東南的兩部，東南部面積僅佔全國約百分之三十六，人口則佔全國約百分之九十三，西北部面積全國約百分之六十四，人口只佔全國約百分之七。由此一尖銳對比中，即可瞭然於兩地經濟情況的懸殊。蔣總統在中國之命運第五章中說：「今後的政治建設，必一掃過去偏枯的積弊，而期於全國各區域皆有平均的發展，故邊疆的經營開發，應為全國青年立志的目標。」使全國各區域平衡發展，「一掃過去偏枯的積弊」，這一原則我們是必須把握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一六九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經濟、社會、事業，應積極舉辦，並扶助其發展，」也便是要以國家的力量，扶助邊疆，使其經濟及各種社會事業，都能急速進展，與內地各省並駕齊驅。

二、為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 經濟建設的範圍非常之廣，如農林、水利、漁牧、工礦、金融、商業等都是，其對於各該地土著人民所發生的影響，亦極不一致，吾人必須預為考慮，按各地之所宜，由不損害其生計、進而謀增進其福利。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依據訓政時期約法關於國民生計之規定確定其實施方案中有云：「而對於邊地土著人民生計之籌劃，尤為緊要，故開發邊地，必須特別注意邊地土著人民之利益。」又本案實施時之一般政策中有云：「各種事業之第一目的在謀國家全體之利益，其次在謀各該地土著人民之利益，充實人口之辦法，亦必以不損害土著人民之利益並使土著人民發展向上為前提。」類此決定，此後各項會議亦多有之，可見中央對此一原則的重視。良以邊疆土曠人稀，而其經濟生產多以畜牧（亦有低級農業）及手工業為主，如措施過當，甚易損及其原有的生計。中華民國憲法第一六九條的末段說：「對於土地的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以保障及發展，」也就是注意到邊疆各地區的特點，宜牧者不可強使之農，宜農者不可強使之牧，以符合為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的主旨。但為求兼籌並顧起見，

將來似宜採分工方式：即農牧及該地原有的生產事業，都由各該地的土著人民主持經營，凡交通、水利、工礦各事如本地人才不夠用時，不妨借重外才。

三、科學化與工業化 國父手訂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的第二條規定：「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房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又國父曾說：「民生主義要做

到少年的人有教育，壯年的人有職業，老年人有養活，全國男女無論老少都可享安樂。」蔣總統在民生主義教育兩篇補述的序言裏說：「我們從總理在民國十三年以前關於民生主義的演講和論著裏，可看出民生問題除食衣住行之外，還有育和樂。」故滿足全國人民對於食、衣、住、行的四大需要，育與樂的兩大要求，即為國父民生主義實現的標準，亦為國家建設所應奔赴的鵠的，將來邊疆地區經濟的發展，自須遙指着這一方向，大踏步的向前邁進。邊疆地區有的是農、林、畜牧、礦產等的資源，等待我們去利用與開發，而其最重要的關鍵則在改進過去舊的落後的生產及運輸方式，急速的謀其科學化與現代化。同時對於各該資源，並應廣設工廠加以製造，以發展輕重工業，俾向工業化的途程前進。這樣，纔能使民生主義的理想實現於邊疆，使邊疆同胞也都能享富強康樂的幸福。

四、配合國防 國防的重點固然是在軍事，但其範圍實應包括政治、文教、交通、經濟各方面，尤其交通與經濟為軍事的直接支柱，為戰力的衡量標準，關係最為重要。故將來除應依照國父實業計劃有關邊疆地區部份積極發展其交通外，對於經濟方面，亦應按各地區國防上的需要，分別就其農、牧、礦產等資源，推進各項建設，期使民生與國防結合為一，供給與需求能得平衡。蔣總統在中國之命運第五章裏說：「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方案，早已指出我們中國經濟建設的要目。這個方案，是本於國父實業計劃的精髓，規定具體工作，以期中國的國民經濟能適應於國防的要求。」「適應於國防的要求」，這將是邊疆各地區經濟建設的最要方針。蔣總統在同書的第八章裏又說：「中國的自立自強，實言之，就是求中國自己首先站得起來。中國要自己首先站得起來，必須在精神上物質上求自由、求獨立；亦必須在國防、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求進步，求發展。」我們要能自己站得起來，自須具有自衛的能力，而在國防、經濟各方面求進步，求發展，就是充實自衛能力的必要條件。邊疆地區、大部都面對鄰邦，居國防上重要的地位積極發展其經濟向為必要之圖。總之：光復大陸後，邊疆經濟建設關係國家的前途至重且鉅，中央及地方、內地及邊疆、必須集中意志，協力合作，以促其完成。上陳四項，乃係邊疆經濟建設的方針，於研擬計劃之初，似須即予注及。

俄帝攫奪外蒙的序幕

張大軍

這是一幕蒙古高原上的悲劇，一部蒙古民族偉業被俄帝攫奪後的沒落史。這部沒落史，在遠東歷史舞台上，恰逢滿清王朝倒台和中華民國的誕生，也即是新舊兩個時代的轉變，民主思潮和封建主義的搏鬥勝利時期，更是各列強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和企圖瓜分的期間，外蒙也隨中國的劇變而豎起了一「獨立」旗幟，從此，不惟擺脫了滿清統治，更肯定了有主權的中國，從此被俄帝囊括而去。

此一大悲劇的開端，是由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獨立起，到帝俄覆亡，再至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外蒙要求撤治，中國又重申勢力。可是，一批王公貴族喇嘛等並非心服，一方面與日人聯絡，一羣急進分子更與蘇俄聯繫。至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日人培植下的溫甘倫攻陷庫倫後，又作第二次的獨立，這兩次獨立前後共十年，十年中仍是封建神權政治的民族主義意識支配着一切。

之後，赤俄勢力壯大，蘇蒙共軍又聯合擊潰白俄庫倫政權，雖然當時組織的政府仍存有活佛制，但蘇蒙共操縱着實權。至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活佛去世，即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此一階段由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僅四年時光。

外蒙歷史從此趨於急遽的沒落！不惟失去了過去的燦爛光輝，而且失去了民族主義的色彩，成為一個小型的蘇維埃制度的實驗區，憲法係脫胎自蘇聯憲法，經濟的急驟俄化，文化教育僅依民族為形式以共產主義為內容，殺砍整肅也如俄國一樣同時並舉，蒙民的反抗也極為激烈。後來，外蒙的反抗勢力漸次肅清，到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喬巴山憲法」頒佈後，即強調外蒙已渡過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階段。此一階段前後共十六年時光。

一九四〇年後，外蒙為配合着蘇俄的攻勢，無論冷戰或熱戰，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大陸出現了俄蘇的傀儡組織，兩個蘇俄的變生子，開始攜手在亞洲猖獗，不惟共同的為蘇俄擔當着遠東的看門狗工作，而且跳躍在國際陣線上為共產集團擴張聲勢了！以後的諸種事實，均說明外蒙並非一獨立國，而係大斯拉夫主義旗下的傀儡組織而已。此一種組織並不能代表整個的蒙古民族，像能代表蘇俄的統治勢力，而廣大有民族主義意識的蒙胞仍是反共的。後來中共和蘇俄又企圖在外蒙爭霸，並欲將外蒙劃歸中共的一省，被赫魯雪夫拒絕，於是開始與俄競相援蒙，以爭其向心力。毛匪澤東本是以顛覆起家，雖然對外蒙表面是援助，但骨子裡欲顛覆外蒙，尤其赫毛決裂後，其勢力不惟遭到蘇俄的打擊；而且遭到外蒙的排擠，由技術工人的撤退，到外蒙強烈的攻擊中共，演變到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九月的今日，據外電傳中共

已向外蒙邊境增兵，顯然雙方關係已達惡化的地步。

今日，復重揭起此一悲劇性的史頁，為了探究其前因後果的演變經過，不能不略為追溯蒙古帝國的式微，俄羅斯的抬頭，以及滿清與俄人勢力在北亞洲的衝突，和後來清廷對蒙古政策的失敗，直至蒙民在龍旗下溜走，這些，都是研究外蒙近五十餘年歷史的重要課題。

一、蒙古帝國的瓦解和崩潰

要想研究外蒙的現代史，不能不由公元一千二百七八十年間說起。當時成吉思汗揮着遠征大纛，在戰馬呼嘯與踐踏下，地球的大半部幾乎都染上戰爭的血跡！西起地中海盡頭，南至印度洋邊緣，東到渤海之濱，廣大的漠野和高原，億萬的民族在他的旗下被統治着，歐亞山河也被劃為四大汗國。這種黃金民族的鼎盛時代，可惜維持不久，後來因為宗王的互爭，以及宗教信仰的轉變，因而也影響到生活意識的變化和轉形。威懾世界的馬上英雄，到後來不能不向文明的迷宮低頭，更不能不受制於新起的俄羅斯族。

本來四大汗國，單以統治俄羅斯族方面說，以欽察汗國統治俄羅斯諸公國最久，而發生的關係也最密切，因為該汗國的疆域係據有烏拉山東西，及俄羅斯人與欽察人的地區，更建都在裏海的西北薩萊，又稱為「金帳汗國」，當時，俄羅斯的領土，正是金帳汗國的一個小諸侯。到後來，伊凡被封為莫斯科大公時，在蒙古烏孜別格汗的優遇下，命他代蒙古可汗向俄羅斯諸公國徵稅，這雖是歷史上的一個偶然事件，反促成莫斯科大公變為統一俄羅斯的機會。伊凡的子孫們，更藉蒙古大汗給予的權力，進行統一俄羅斯工作，後來不惟以此奠定了統一俄羅斯的基礎，更構成了欽察汗國崩潰和覆滅的因素。

之後，俄人的勢力日張。到三百八〇年（明洪武十三年），俄人竟聯十五萬人乘金帳汗國內訌而大敗蒙人於庫里科夫（Kulikovo），俄人乘機獨立，再不接受蒙人的統馭。後來雖有白帳汗後裔托克塔克，以帖木兒援助，又攻克了莫斯科，不過後來因蒙人自訌和欽察汗國的分裂，復給予俄人重建國家的好機會。所以到一四六二年（明天順六年）伊凡三世即位，其採用歐洲炮術，武力大增，當時不僅統一了俄羅斯各部族，且於一四八〇年（明成化十六年），停貢欽察，遂自稱為俄羅斯王，二十年後，欽察汗國瓦解，俄羅斯族便乘機而崛起了。

蒙古民族失掉了自己的大的汗國後，剩下的以烏拉山為中心的小汗國依然互爭，尤在一五五二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恐怖的依凡第四滅了喀山汗國時，蒙族從此即一蹶不振。接着便是俄國土匪的東侵，利用着明清兩朝交替的時機

，今日一城，明日一地，由一五八一年（明萬曆九年）到一六一九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期間，俄人的東進不惟將西伯利亞汗國忠汗被哥薩克馬賊擊敗，且建立了葉尼塞克城，當時的侵略箭除了指向黑龍江流域外，南下的箭頭便於一六四八年（清順治五年）葉尼塞頭目遣使到庫倫，謁外蒙的車臣汗，翌年（一六四九年，清順治六年）更於貝加爾湖畔建伊爾庫茨克城，東去的找到出海口，南下的將外蒙門戶打開了。從此，滿、蒙、俄在蒙古高原上跳着爭奪的旋風舞，終結蒙古民族在兩大勢力衝擊下變成無言的犧牲品。此一犧牲品的形成，還不能不將明末元璋在中國大陸逐蒙古北退草原的一幕敘述。

蒙古大帝國的崩潰，東方的元朝也是一個重要角色，財政的腐敗，喇嘛的專橫，政治的黑暗，種種關係造成了元朝的覆亡。尤到元朝最末一個皇帝妥懽帖木爾汗被明軍趕回蒙古草原後，其子愛猶識理達拉在喀喇和林即位汗位，遂聯同由華北退回蒙古的郭擴鐵木爾重整山河以禦明軍。到一三七二年（明洪武五年），果明朝的遠征軍徐達指揮兩路攻蒙，在激烈的反抗下，終將明軍擊退。後郭擴鐵木爾為排除內部的反抗勢力，又平定阿爾泰、科布多一帶的瓦剌部。可惜不久郭擴和愛猶識理兩位英雄先後逝世，蒙古帝業至此已趨於日落黃昏的時期。

一三八七年（明洪武十一年），當脫古斯帖木爾稱汗時，明朝又利用蒙古新舊汗王交替的機會，分兩路遠征軍入蒙，翌年又以十萬軍攻蒙，明軍大勝直迫至克魯倫河附近。在戰爭中脫古斯帖木爾被殺，蒙古的中央政權從此解體，演成互相篡奪謀殺的混亂局面。

脫古斯帖木爾汗被殺後，他的長子思克卓里克圖汗和次子額爾伯克汗相繼即位，後來一個個的都死於叛亂和篡殺中，這種內鬨的局面，經過了達延汗的統一，直至一六〇三年（明萬曆三十一年）至林丹汗即位時，滿族已在東方崛起了。

二、滿清征服了蒙古高原

本來林丹汗是一個蒙古的英主，他對宗教是極端熱誠，一但忽略了整軍經武以及其內部的許多興革事宜。以當時的情形論，過去達延汗時代將蒙古各部分為左右兩翼，每翼包括三個「圖門」，都分封給他的子孫們。並按蒙古舊習，大汗應當據喀爾喀為己有，所以分給他的幼子噶瑪森札齊爾，這就是現在外蒙古的起源。這種分封到後來各部都逐漸強大，儼然各變成了獨立國，所以內部的離心運動也正如前成吉斯汗帝國分裂的過程一樣。尤其到林丹汗時代其中獨立性最強的要是漠北的喀爾喀部，在當時，有許多不滿林丹汗的貴族也逃往喀爾喀避難。可是此時滿洲努爾哈齊繼承了他父親的王位以後，四十餘年的苦鬪，已奠定了遠撫四夷的基礎，因此，他必須先擊敗林丹汗以贏得對蒙古的統治，然後再擴張其領域。而林丹汗忽視滿洲興起影響到蒙古的淪亡，不得不與

明朝聯盟，這雖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辦法；然當時不服從林丹汗的貴族反接近滿清，尤其在一六二四年（明天啓五年）東蒙最強的科爾沁部與林丹汗不和歸附滿清；同年，杜爾伯特、札賚特、郭爾羅斯等部也歸附滿清；以後歸附滿清的有一六二八年（明崇禎元年）的巴林、札魯特二部；一六二九年（明崇禎二年）有喀喇沁部；一六三〇年（明崇禎三年）有翁牛特、阿魯科爾沁兩部；一六三三年（明崇禎六年）有茂明安、烏拉特、四子部落三部歸附，所以到一六三四年（明崇禎七年）清軍即大舉攻蒙，林丹汗敗走青海病死。翌年又攻察哈爾部，林丹汗遺子額爾克洪果爾額哲率眾投降，雄極一時的蒙古大汗統御權至此告終。這是漠南蒙古的淪亡和附清。

在當時，尚有外蒙（喀爾喀），所謂漠北蒙古一片疆土未有附清，也是滿清不能安枕的。前已提及達延汗將漠北的土地封給他的幼子噶瑪森札齊爾，因為地處大漠以北，所以它的獨立性較強。後來噶瑪的後裔也漸漸的形成了五個獨立的部分，即車臣汗、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三音諾顏汗、阿拉坦汗。其中以三音諾顏汗成立的最晚，阿爾坦汗消滅的最早，其地區在西北蒙古一帶，連唐努烏梁海也在內，它在準噶爾對喀爾喀和在滿清戰爭中消滅了！時間約在一六九〇年（清康熙二十九年）。

本來喀爾喀部在林丹汗部親明朝時代，它是採取着相反的態度，除了經常與努爾哈齊聯合以抗明外，當時在天津北路衛拉特四部之一的準噶爾部也是它的仇敵。在一六八八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準噶爾曾以強大的兵力攻擊喀爾喀部，它在猛烈的攻擊下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於是全外蒙貴族即召開庫爾喀大會決定他們的出處。當時有人主張承認滿清宗主權，並求其保護，更有人主張承認俄國宗主權，求其保護。後來終於接受第一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活佛的建議，以同宗教為由歸附清廷。到一六九一年（清康熙三十年），於康熙親征準噶爾途中，在多倫諾爾正式接受了喀爾喀二十四部貴族的朝賀，更宣佈與內蒙同例。從此，清廷在外蒙始有宗主權。外蒙雖正式的加入了滿清王朝的版圖，但接着復陷入兩大帝國勢力夾擊的厄運中。

三、各帝國主義覬覦蒙古

歷史本有許多地方巧合，滿清收復了外蒙，也正是俄人勢力及於蒙古北極逐漸伸入內部的當兒。一七二一年（清康熙六十年）的時代，俄人又與額魯特蒙古的頭目康泰沙勾結，清廷為了應付此一邊患，遂決定與俄先成立布連斯齊條約，又續訂巴哈依圖界約，廣續訂色楞格界約，後來將此三界約合成爲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的恰克圖條約，在此條約中雖將兩國的邊界問題擴清，可是布里雅特蒙古人，在此條約下成了割讓的犧牲品，蒙古人的團結也從此隔絕了。可是，在遼闊的草原上，無法斬斷它們同一血脈的民族感情，凡是俄人虐殺布里雅特人，他們便逃往外蒙，清廷稍苛待外蒙人便向布里雅特逃奔，因而

俄國除了加意懷柔逃往布里雅特的外蒙人作為異日的侵略工具外，更特別培植親俄的布人成為帝國主義侵蒙的急先鋒了。

本來在恰克圖條約締結時，俄人已發現滿族統治中國的基礎久已動搖，不惟擬訂了「亡華計劃」，而且認為經濟的侵略不如以武力佔領為迅速，遂一面對歐洲採取和平政策，一面向外蒙積極侵略。例如恰克圖的走私事件，清廷雖為此事關閉邊卡兩三次，但結果又不能不重開。尤以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的「天津條約」，俄國不惟以此而獲得了最惠國待遇，並獲得了與清廷合資經營自恰克圖到北京橫貫蒙古的郵政通信權。除此外，尚有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俄國不僅依此取得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土地，且在庫倫設立了領事館，和俄商在庫倫與張家口通商的自由權，這種侵略，顯然的，更向前邁了一大步。由許多事實上證明，這種大步的邁法並沒有因獲得了權益而中止，到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又迫清廷訂立了中俄北京陸路通商條約，不惟規定兩國國境二百華里內地區無稅通商，更獲得全蒙古地區的無稅通商權。同時更獲得了「根據商業發展的情形，並在與中國政府獲得協議以後」，可得在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烏魯木齊（迪化）、哈密、古城子（奇台）五處設立領館，其中，尤以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關係於外蒙的命運最為重要。還有更苛刻的條件，在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的塔爾巴哈台（即新疆之塔城）勘定西北邊界條約時，將定邊左副將軍所屬的烏梁海十佐游牧地，科布多所屬的阿爾泰津爾烏梁海三旗游牧地，哈薩克、布魯特游牧地均劃歸俄有，共失地一、三三七、〇〇〇方英里。至於地伊犁條約中，對蒙古的問題不提。最毒辣的是誘李鴻章簽訂的「中俄密約」，其中表面係有關中國北部的修築鐵路問題，及以後的旅大租借問題等，可是在英俄兩國互換照會時，反將長江流域及蒙古鐵路的修築權也列為瓜分利益的範圍以內。後來又值八國聯軍攻北京的當兒，俄即在外蒙成立了中國礦業公司，後來又成立了諾爾公司，這是專開採金銅礦機關，正而目的已為侵略外蒙了！

外蒙的厄運是與中國的局勢和亞洲大勢也是相聯的。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年），日俄兩國主義突又攜手，在日俄密約中，不惟竟劃中國東北南部和朝鮮為日本勢力的範圍，而且又承認北滿及外蒙為俄國的專利品了。說起來，俄帝這種策略是一貫的，也正如著名的歷史家海斯（Hays）所說：「俄國自彼得大帝以來，歷代君主均努力獲得一個窗戶」，不錯彼得在芬蘭灣獲得一個俯瞰歐洲的窗戶，可是這個海港有半年結冰不通舟楫，後來更遭了克里米亞的戰爭打擊和阻止，不得不再向東方發展，除了一面經營北滿外，便是進窺蒙古和新疆，前也曾提到打開出海口的問題，日俄攜手均有其用心之所在。

外蒙在當時除了日俄對其覬覦外，而德國亦甚關注。其過去曾與中國訂立過通商條約（一八六一年），曾提到和外蒙通商的事宜，尤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的時期，德國曾主張保護中國完整，應僅限於中國本部，而邊遠的部分如蒙

古和新疆除外。至於英國，其曾於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在英俄鐵路協定中，也間接的提到蒙古，這可說是幫兇以宰割蒙古，雖然它說不為本身或其臣民在長城以北竟取鐵路權——即該地區的勢力範圍不屬英國；但如侵及西藏當不能不提出干涉。所以到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的七月，「中俄密約」訂立後，外蒙和中國北部邊疆的形勢又整個為之大變。

這裡暫撇開俄國帝國主義對外蒙的煽惑和利誘的情態不論，先討論滿清王朝末葉時代對蒙古的政策，也足以說明蒙古族之所以反滿情懷高漲和另投向俄羅斯人的懷抱意圖，與其說是蒙人的反壓迫、反愚民的鬭爭，毋寧說是滿清政策的失敗所招致的結果。

四、清廷對外蒙的政策

前曾提及蒙古在中國大陸北退草原以後，西方遭遇到一個兇頭的強敵——俄羅斯族，東方又遇到一個新興的滿族，及至被滿清的大軍征服了蒙古草原後，二十四部王公貴族表面上雖效忠清廷，但非心服。同時，在一個新興的滿族，自然對北方的蒙古族還存有戒心，所以不能不盡心血以箝制該民族精神的復蘇，因之，對蒙古各種政策也隨之而出現了。假如由整個滿蒙關係上觀察，蒙古和滿清有同君聯合的系統關係，却沒有確實的直接統屬關係，所以外蒙民族只存着一個共存共榮的觀念和感情，也可說是表面上維繫着一個和平的關係，因之，滿清對蒙的諸種政策都是加強這種關係而設的。例如對土地的分封問題，過去成吉思汗時，會對土地有大量的分封，可是在蒙古族講，他們並不若何重視，換句話說，並沒有受到土地的羈絆和束縛。清廷看透了他們的活動性還很大，假如再有聯合的時機，這一股力量仍然不可侮。因此，清廷極力的加強其封建制度以促其內部的層層節制，此即所謂給予王公們若干的封號，分化成若干等級，同時還分成若干旗，不僅強調了領土與屬民的從屬關係，更強調了土地的關係，如此，便以土地關係束縛了他們的活動。過去本有三部七旗，覺得此一數目還不夠，而每一位王公的實力還很大，於是先將旗劃分，在一六五五年（清順治十二年）有八旗，一六八六年（清康熙二十五年）增至十四旗，一六九一年（清康熙三十年）則變成了三十四旗，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年）七十二旗，一八一五年（清嘉慶二十年）便到八十六個旗了，較過去增加了十三倍。每旗都劃有一定的範圍，並規定旗內的民族不得改隸他旗，甚至越境游牧或打獵也受限制。少數的王公獲得了官爵，他們統治着、剝削着廣大的蒙古平民，由此，不惟消泯了蒙古統制階層的反滿情懷，更使其箝制着平民亦達到其政治的慾望，也完成了滿清王朝分立而聯合的統治目的。

至於官職與爵位，當時不錯還保留着大汗的稱號，將諸顏分成六級，採用滿清稱號，即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等，而每級的服飾與冠上的花翎都有區別，俸祿也在雍正時代訂定，所謂「俸銀俸級」的規定，大概「

「汗歲支銀二、五〇〇兩，緞四〇疋。親王由二、五〇〇到二、〇〇〇兩，薊二五疋。郡王支一、二〇〇兩，緞十五疋。貝勒支八〇〇兩，緞十三疋。貝子支五〇〇兩，緞十疋。鎮輔國公支三〇〇至二〇〇兩，緞七疋。以下扎薩克支一〇〇兩。台吉等頭等支一〇〇兩，最低支五〇兩。子爵有一、二、三等，一等由二〇五兩到一九〇兩。男爵也有三等，高者支一五五兩，低者支一三〇兩，甚至副都統、都尉，以及騎尉等都有俸銀，最高一〇五兩，最低到五〇餘兩，此外還有俸米等。除此優遇外，同時爲了鞏固其統治權，對沒有領地的王公、台吉們也想出一種辦法，即是從有領地的王公所管轄的屬民中抽出一部分牧民，終身撥給他們使用，此即所謂以力役代租稅的性質，自上親王，下至台吉，甚至章京、梅倫、佐領等都有有一定的戶數和丁額以供驅使，大概親王六〇戶；郡王五〇戶；貝勒四〇戶；貝子三五戶；鎮輔國公各三〇戶；以下台吉也分成一至四等，最高者一五戶，最低者四戶，章京差不多也與四等台吉相同，而以下梅倫、佐領等均有四戶或一戶、二戶不等，特別造成一種階級統治制度。在法律上也有分別，特權階級更不受地方法庭的審訊和拷問了。

另外還有一種盟制度，這是理藩院和各旗之間的一種組織，雖然規定各行政首長一律由本盟以內各旗王公貴族兼領，但兼領的人員也是經過清廷考核任用的，而且選擇的條件非常嚴格。至於中央專門設立的理藩院，不僅下設有旗籍清吏司、典屬清吏司、王公清吏司、柔遠清吏司、徠遠清吏司、理刑清吏司等等。而與各機關不同者，它內中連一個漢族軍官都沒有，除了滿、蒙兩族外，滿人多操着重要的職權，蒙人多分配額外侍郎一類的職務。由此可知，表面上是滿蒙族同處理着邊務，而實權是不在蒙人手裡。更有一些駐屯將軍的設立，如烏里雅蘇台將軍、庫倫辦事大臣等，名義上不是爲干涉或監視蒙旗，實質上是按照各將軍轄區以控制地方機構，清廷遂在蒙古享有了主權。

至於說到滿清以黃教馴服蒙古人一事，或非滿清最初之本意，不過當時是特別提高喇嘛的地位，並隆其待遇，欲藉以宗教勢力和精神維繫各散處的牧民。在「理藩院則例」上曾有規定：「凡喀爾喀四部落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之屬下已接職之台吉及佐領人等，應資助呼圖克圖，不准其爲工商之徒；違者應勒其還俗，該扎薩克照違別律議處。」

在斐立脫司也說清廷有一位官員主張：

「以黃教馴服蒙古人是中國最適當的政策；同時自蒙古人的利益方面來看，他們能够太平的生聚，除了尋水草以外便別無顧慮，自然要比匈奴與突厥民族一樣的襲擊中國邊界，使中國干戈不息，遍地流血要好得多。這種政策可說是以柔克剛，以賞罰法則去開導笨驚難馴的辦法。」（註一）

那位官員說的究竟如何無從查考，不過喇嘛教不是真正促蒙人趨向和平的主要原因，由於規定王公子弟不能充活佛，須由平民中轉生的辦法看，顯然有一種革新政治制度的目的在內，但沒料到蒙民爭充喇嘛而趨之若鶩，因而喇嘛

便成爲一般牧民心目中的至高無上者了。据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統計，全蒙古有七百四十所寺院，共擁有約十萬數字的喇嘛，幾乎每家都有一位成員充當喇嘛；後來這些喇嘛都變成了不勞而食的懶漢。上層喇嘛終年住在寺院裡唸經求佛，下層喇嘛還有半年的草原接觸機會，這便是一般牧民的聖者兼威權者，擇日、醫病、傳教等工作。由於這種關係，故平民爭相信奉以致影響非鮮。總是清廷對喇嘛教的提倡，無非是欲以活佛及喇嘛以土地等作爲優遇條件，藉其統治和以宗教力量維繫牧民而已，但不料結果還比推行時的目的爲尤過之。此外爲滿蒙的聯姻及駐京辦法軟禁政策。清廷僅限制王公的權力猶爲未足，仍恐有聲望的王公反叛。又以滿人中貴族女子爲重要王公的福晉嫁給蒙古的貴族階級，使其朝夕相隨，實行監視。貴族們的一舉一動無不洞悉，終其身亦不得自由行動。更有訂定的駐京辦法，令各重要王公駐京若干年，這無異是軟禁。他如覲見辦法亦等於抽查調驗。王公婚姻行動，固不自由，而民間亦禁止漢蒙通婚，即蒙人婚姻亦有地域限制，絕對不能自由。同時，滿清政府又爲了避免刺激人心，還不征蒙民的賦稅，相反的更賜以大量金錢，過去雖有反滿情緒，在這種暫時癱瘓的狀態下而不自覺的墜入其牢籠。

更有蒙漢文化的隔離政策亦爲滿清之失策處。漢文、漢語不惟在外蒙成爲禁物，甚至連戲曲與音樂都在隔離。此種愚民政策，當給滿清政府宣傳上有莫大的意義，代之以蒙文的「康熙聖諭實訓」、「蒙文觀音經」等。在另一個目的上，不許蒙人的心理意識中再存有漢人爲領導者的思想，或對漢蒙間的歷史重新認識，暗示他們唯一效忠的人物便是滿清皇帝。所以在渾渾噩噩的九十餘萬人口中，只許誦經不准讀書；只能騎馬，不得考文；只得做大小活佛或大小喇嘛，而不得做大小官吏；只看跳鬼，不見戲劇。這種退化到太古民的策略，雖到滿清中葉漸次開放，但始終不令蒙人接受教育。蒙人亦蹈常習故，以爲皇恩浩蕩，且省去許多麻煩，免得勞心，更遂安之若素了。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用以維護游牧生活方式阻其經濟發展的方策。這即是說，滿清政府恐懼蒙人的文化進步，經濟發展，接近漢人易起反抗，便設法予以阻止。起初是保持着北方漠野的舊有秩序，嚴禁漢人北移作屯墾工作，甚至漢人到外蒙貿易的路線和停留時間都有嚴格的規定，更不得娶蒙古人爲妻，又不准携眷往外蒙。可是後來鑒於俄人的東進，北部高原的危機已迫於眉睫，爲了避免再陷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等地的淪亡覆轍，便決定移漢人實邊。這裡面還有一個原因，滿清王朝已對北漠游牧經濟基礎的脆弱已徹底認識，以此絕不能抵禦外來的經濟侵襲，尤其俄國的經濟侵略。內地的漢人移往口外，墾區日益擴大，牧場日加縮小，這不免對蒙民生計要受到相當的侵蝕和萎縮，尤其後來地權的糾紛，放租（即蒙地租給漢人耕種）的糾紛，又加天災、兵亂，民生困苦，因而蒙人將一切罪咎歸於放墾身上，一般有知識的蒙人主張「屬人屬地主義」，意即蒙古地應屬蒙古人，其實蒙古欲耕絀及收穫，還是離不開漢人的，

因為他們本身不善於農；但當時一般蒙民反對政府是廣大平衍的牧原縮小及生活的艱苦，一股憤懣的心情混雜着外力的煽惑，向背的行動也接着發生了。

五、外蒙獨立運動的肇因

外蒙到了二十世紀的初期，由於世界大勢及時代浪潮的激盪，已變成亞洲一個重要的角色，不惟各列強對其覬覦，而俄國更視爲是一塊不可多得的禁餵。滿清政府更不能讓那片廣漠原野的人民輕輒附人，所以即設法以抵禦侵略，亦即所謂改革新政以爭取人心，加強力量以鞏固邊圉。

本來滿清的對蒙政策，其主要的是欲以外蒙作他的同盟者，以維護對漢族的統治基礎；可是又畏蒙族壯大起來。所以遂一面極力使王公貴族階層成爲蒙古分立的統治者，一面又以各種方法箝制他們。終於到後來這種力量不可恃，不能不改變經營蒙古的方略，前已提及移民實邊爲其一策，到宣統年間，更將蒙古開墾的禁令正式廢止，土地抵押、買賣、招漢人開墾的禁令也一概廢掉。更奇特的，中蒙通婚、蒙人仿漢姓名、招漢人爲吏，以及學習中文，漢文訴訟，和其應用文書抄字之禁令更一律解除，過去禁止漢人攜帶妻子赴蒙，現在也獎勵攜眷出塞。這種改革，雖然在表面上看有利於蒙漢兩族；但外蒙的一批統治者，認爲這是一種政策失敗後的迴光反照，開始與外人勾結對滿清官吏抵抗和陰謀獨立了。

說起來，日俄戰爭期間，是給予清廷一個經營外蒙的良機；但不善用而失掉。及至後來下手時，旋格於遺留下的歷史病根，深厚的政治污漬，以及許多措施上的感情用事，本一微薄的民族裂痕，也因爲措置失當而擴大。

在歷史的教訓中，治邊有許多事是關鍵在人。前曾提及外蒙的官制，所設置的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等，其事權之重，位望之隆，可與漢時的度遼將軍使匈奴中郎將，烏桓校尉，唐時的安北單于諸都護、明時九邊督撫相埒。可是，這些邊疆大吏，凡得任將軍、大臣等缺者，非保舉之旗員卽左遷之大吏，尤以庫倫辦事大臣一缺爲最肥美，營謀者非二十萬金不能獲其缺，上任以後，其底年進款之豐厚總在五十萬兩以上。凡舉金砂稅、庫倫出口統捐、及圖謝圖汗、車臣汗兩盟恩款爲大宗。圖車兩盟各旗王公襲爵補官之規例；及王公至台吉等循例孝敬銀兩貂皮，和各旗供應品之折銀等這都是搜括的對象。加之地處荒遐，中央又無從查考，而歷任大員之貪墨昏庸，誠非筆墨所能形容，庫倫大臣桂斌、機壽、德斌；烏里雅蘇台將軍滿多；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等都是此一流人物。

蒙古問題之發生，除了貪墨官吏之胡作胡爲以致喪失民心外，而對邊疆的各種措施也多奇離乖張，如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因爲西藏達賴的附英，清廷卽削去其名號，庫倫活佛聞訊大爲懷懼，遂急謀反抗和擴充實力，此可謂外蒙離心的遠因之一。尤在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的四月，車臣汗桑

貝子旂有鬍匪陶什托胡以反響號召叛亂，搶劫了該旂的華商銀行貨物。當時駐庫的辦事大臣延祉以巡防營的槍枝破舊不適於用，乃向哲布尊丹巴活佛借快槍五十枝，哲布拒絕。該大臣遂派人轉告活佛說廟內存有槍枝有圖謀不執行動，哲布尊丹巴畏懼允借二十枝，此雖小事亦足以刺激哲布的反感和人心的激動。雖然後來將陶匪擊潰，但確種下一種對滿清政府官吏不可恃的心理意識。

到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的二月，清廷對外蒙又突然推行了一些新政，這些新政本係抵禦俄人侵略而迫不得已的辦法。接着翌年（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春，新任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到任，這位不瞭解邊民心理趨向的滿清官僚，不惟對活佛無端壓迫，而因爲推行新政引起蒙民普遍的反感。單以所設的機關而論，一時如兵備處、交涉局、審判廳、墾務局、商務調查局、實業調查局、及簡易學堂、商品陳列所、動物市場等，簡直如雨後春筍相繼出現。僅庫倫一地，就有二十餘個單位驟然成立，此即所謂改革新政的初步措施。除了這些新添的官署還不算，又將辦事大臣衙門的官制大加擴充，安插了許多冗員。尤其實行新政所有的費用，如經常所需的柴炭、器具、鋪墊、馬匹、雜用等均由地方籌辦，以「蒙古之財養蒙古之政」。後來原征的稅課不敷，又增了一些賦捐局、木植炭薪捐局、牛馬稅、木柴薪炭稅、鹽稅等，名目繁多盡屬苛捐雜稅。蒙民不堪其擾，相率逃避。到該年的十二月，軍諮府又派了一位專員唐某到庫倫練兵，並接充兵備處總辦，其隨帶的僚屬書記家丁等有七十餘員之多，更有衛兵三十餘名。又在視事之初大興土木，其隨從人員更挾軍諮府餘威，要求三多將所屬的台站卡倫一律撥歸兵備處管轄，一時庫倫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且兵備處上下百餘人員的柴炭、器具、馬匹等所需悉歸蒙民供應，蒙民負擔愈加重而愈爲反感。其中更爲失策者，兵備處在毛篤慶地方又建新兵營四百餘間，材料也歸蒙古供應，假如供給稍有疏忽和遲慢，兵備處弁兵不惟施以毒打，更放槍示威，一兵未練而蒙情洶洶。因而謠言繁興，蒙人驚惶，俄人也駭然，結果俄人出面干涉蒙政。

在起初，清廷的本意係防俄侵略；但至此人謀不臧，更激起反感。因爲蒙民心理，仍希冀着如過去一樣在羈縻政策下不要有沉重的負擔，不料改革新政後，負擔的重量日日有增無已，反而是覺得可憎，更不意識新政爲可貴了。終於由反感而怨懣，由怨懣而採取了積極的反抗行動。

實在講，的確滿清王朝末意識到推行新政的後果，過去二百餘年來，分文未取之於蒙，民反而在納貢時獲得極大的重賞。今日爲了抗俄侵略採取積極的改革政策，倒無可厚非，無如蒙民不明內情，更不知抗俄爲何事，復加一顛頂的三多，在蒙人的心目中，日日目親王公、頭目的受辱，日日目親其作威作福，祇圖在形式上欲圖維持將行失墜的威權，而不在政治上探求弊端，結果只有遭到慘敗。尤爲可笑者，後來又計劃從張家口到庫倫要修築鐵路，還要開礦，辦學校，開商業銀行等，都是一些猛力推行的事業，但這些事業沒有一項不是

虎頭蛇尾而毫無結果。不惟招致了蒙人的輕視，且措施上亦多不合蒙人心理，因而感情愈演愈惡，外力乘矛盾而滲入，由滲入而掌握了反滿者。

還有一些微細的刺激人心的事，清廷都不善加以處理和注意，多給予俄人以可乘之機。例如光緒初年哲布尊丹巴活佛由西藏隨其父母到庫倫，俄人即以歐洲玩具供此小活佛娛樂，表面上係投之友情，實質上係爭取蒙民。還有布里亞特的蒙古僧侶，清廷也不注意爭取，俄人特在西伯利亞邊境塞勒金斯克建喇嘛廟，專蒙養僧侶達一萬餘人，這也是給蒙人心理上的刺激。更有滿清官吏的

匪俄衝突中所謂「邊界」

匪俄關係日益惡化，從黑毛個人權力鬭爭，發展為匪俄兩黨關於馬列主義原則及政策路線之爭，更擴大為匪俄兩個共黨政權之間的利害衝突，現在又影響各國共黨內部分裂，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崩離析，日趨沒落。

去年七月匪俄莫斯科雙邊會談期間，即發生共匪駐蘇俄外交人員和學生散發反俄文件而被驅除出境事件，蘇俄駐貝加爾及滿洲里邊界檢查站。因發現匪方人員攜帶反俄宣傳品而被拒絕入境事件，共匪亦在北平召開幹部羣衆大會，公開發動反俄宣傳，一時引起匪俄關係之緊張，盛傳匪俄邊界亦發生衝突，雙方集結軍隊，可能發生意料之外的軍事衝突。

匪俄雙邊會談失敗之後，一年來雙方發表大量互相攻擊的文件，從些文件中爆露目前匪俄邊界事件並未緩和，而是在向嚴重階段發展中，尤其本年七月毛匪澤東向日本社會訪匪代表團發表談話，透露共匪向蘇俄提出「領土」要求，更引起一場風波。

一、匪俄邊界時起衝突

匪俄邊界衝突自由世界雖有報導，但仍然是一種間接的資料。共匪從去年九月六日開始有系統的評論俄共中央信，第一評（匪「紅旗」一九六三年第十七期），即指出黑魯雪夫十大罪狀，第五項說：「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間，蘇共領導通過他們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顛覆活動，引誘和脅迫幾萬中國公民跑到蘇聯境內。在中國政府再三提出抗議和交涉之後，蘇聯政府還以『蘇維埃法制感』，『人道主義』為借口，拒絕遣返這些中國公民。這一事件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是史無前例的，駭人聽聞的事件」。

黑魯雪夫在新疆搞顛覆活動，脅迫邊疆民族數萬人逃到蘇俄境內，經過訓練後再派回新疆進行滲透顛覆工作，這一後果是毛匪澤東「一面倒」政策必然的收穫。

剝削政策，蒙民爲了免去負擔賦稅加入俄籍，清廷也不加過問，種種事跡均給予蒙人對祖國的印象日惡。此種自大虛矯政策，當時清廷不惟不加改善和衡事挽救，甚至推波助瀾，造成危局。演至最後，民族怒火終匯成了一股洪流，這股洪流便是後來外蒙宣布獨立的一幕。

註：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By Gerard M. Friters,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9.

與「領土」問題

丁楚源

過去毛匪親俄，事「以俄爲師」，在邊疆民族政策上，採取分區統治逐漸消滅的陰謀，將新疆省改爲「維吾爾自治區」；將熱、察、綏等省改爲內蒙古自治區；將寧夏改爲「寧夏回族自治區」；將廣西省改爲「僮族自治區」等等，大好河山被其分割，企圖一塊一塊按照「社會主義」將其赤化，以便將來併入俄帝蘇維埃版圖。現在黑魯雪夫和毛匪澤東鬧翻了，毛匪企圖爭取共產主義運動世界領導權。把這些邊疆民族作爲它侵略世界的資本，其對這些邊疆民族的統治更爲殘酷，所以在一九六二年大陸發生大饑荒時，東南沿海地區人民向港澳及海外逃亡，而西北邊疆民族就爲蘇俄引誘逃亡俄境。

新疆事件現未結案，今年八月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成立十週年紀念，匪新華社報導：「近幾年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掀起了張囂一時的反華大合唱。在伊犁地區，最突出的是黑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同我國的一小撮地方民族主義份子、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勾結起來，瘋狂地進行顛覆破壞活動。他們利用電台廣播、報紙、造謠誣蔑。反對馬克斯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全面攻擊我黨的對內對外政策，攻擊我黨的民族政策，煽動和脅迫我國邊民外逃，進行種種顛覆破壞活動，無所不用其極」。匪新華社又報導：「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第四屆人代會第二次會議於八月底在伊犁市召開，會上對黑魯雪夫的種種顛覆破壞活動大表「憤慨」。

據偽自治州州長伊爾哈報告說：「現在，黑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仍在千方百計地企圖進行新的顛覆破壞活動。特別是今年四月以來，黑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利用廣播、報紙、雜誌等宣傳機器，大肆造謠誣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攻擊毛澤東主席，歪曲我們自治州的歷史，挑撥自治州各民族的關係，企圖破壞我們民族團結，特別惡劣的是不斷製造邊界糾紛，擾亂我邊境人民的生產。」匪裕民縣的代表在人民會也說：「一九六二年黑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煽動和脅迫邊境居民外逃，曾一度給當地的生產帶來困難。」他說：「特別是今年以來，外逃的人寫信回來說受了黑魯雪夫的騙。」

由共匪單方面報導的這些情況看，新疆不僅有黑魯雪夫的顛覆破壞活動，而內部各民族也不甘受共匪的壓迫，形成一個反抗集團，所謂「民族主義份子，反革命份子，壞份子」等等，已構成一個獨立反共陣營。當然，黑魯雪夫在邊界設立許多電台，出版報刊，向新疆進行宣傳鼓動，那些反共反毛力量不免被其利用。

另一方面蘇俄也在其「真理報」上披露共匪在東北黑龍江邊界，在一九六二年曾發生五千多次的侵犯事件。據說黑龍江省委曾秘密發出一項通知，鼓勵沿江邊界的漁民和農民，到蘇俄境內去捕魚和開墾，並說那些地方老早就中國的土產。蘇俄捕獲這些犯境人民會向其匪抗議，而沒有得到理會。

二、匪俄進行邊界談判

匪俄邊界事件層出不窮，他們也曾企圖通過談判來解決，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雙方代表團於北平舉行談判，會談之前在匪俄兩黨互致信件中，看不出有任何解決的誠意。

去年十一月底黑魯雪夫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你們大概會同意，近幾年來蘇中邊界某些地段上形成的局勢不能認為正常」，蘇俄「已經建議就核定某些地段的邊界線進行友好協商」，這樣會消除引起目前「誤會的原因」。因此發出文件，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據黑魯雪夫的信中說，問題還不在邊界，而是共匪提出歷史上「不平等條約」問題，要求解決更多的所謂「領土」問題。黑魯雪夫說：「近來中國出現了一些關於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言論」。黑魯雪夫說他「不去為俄國沙皇辯護」，但叫共匪也不應「為那些以武力侵佔了不少別國領土的中國皇帝辯護」。並且說現在「不能不考慮到國與國之間現存着歷史上形成的邊界。任何忽視這一點的企圖，都會成為誤會和衝突的根源，而且不會導致問題的解決。」黑魯雪夫的意見很明顯，所謂「歷史上形成的邊界」，不能更動，否則會引起衝突。黑魯雪夫最後解釋，匪俄的共同目標是共產主義，這使「國界逐漸失去從前的意義」。就是說根據「工人無祖國」的教條，談「國界」就不是「國際主義」。因此黑魯雪夫說：「在這個時候人為地製造領土問題，簡直是不明智的」。

毛匪今年二月底復信俄共說：「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中蘇兩國邊界問題」，可以經過談判加以解決，在解決以前應維持邊界現狀。不過：「隨著蘇共領導反華活動的發展，近年來蘇聯方面不斷地破壞邊界現狀，進佔中國領土，挑起邊境事件。更嚴重的是，蘇聯方面還明目張膽地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公然通過報刊和廣播挑撥中國各民族團結，煽動少數民族從祖國分裂出去，並且誘騙和脅迫幾萬中國公民跑往蘇聯」。共匪譴責蘇俄和印度，「故意製造邊界糾紛」，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共匪派代表團和蘇俄代表團在北平談判，儘管有「不平等條約」，但共匪仍尊重這些條約，並合理解決邊界問題。

題。

匪俄雙方對邊界問題各執一詞，在雙方和好的時候本來沒有問題，現在假借邊界領土問題互相顛覆，並非意料之外，如果廣泛的追究起來，蘇俄對其扶植的共產附庸，都有領土糾紛，東歐的波蘭、捷克、匈牙利、東德等都有同樣的問題，清算起來黑魯雪夫無法應付。

三、蘇俄抨擊毛匪「領土」野心

本年七月十三日毛匪接見日本社會黨佐佐木率領的代表團，在接見時毛匪發表談話，這篇談話被刊登在日本的報刊上。共匪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蘇俄認為這是真實的，「真理報」乃受命發表一篇文章：「評毛澤東同一批日本社會黨人的談話」。指斥毛匪「在反蘇的冷戰中，對領土問題，提出擴張主義計劃的野心。」

毛匪和日本社會黨人談話中說：「大約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了俄國的領土，而從那時起，海參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區，也成了蘇聯的領土，我們還沒有根據這個清單算賬。」

毛匪又指出「為蒙古的命運表示擔憂」！「真理報」解釋，按照他的話說「蘇聯把蒙古置於自己統治之下，這除了令人憤慨之外，不能引起別的感情」。（按：偽蒙古通訊社亦發表聲明，指責毛匪企圖把偽蒙古置於共匪的版圖）

毛匪在答覆社會黨提出關於千島問題，表示支持日本向蘇俄索回千島羣島的要求。接著毛匪說：「地球分配不平衡，要求公道的重新分配領土。」意思是說蘇俄二億多人口，佔領地球三分之一的領土，日本將近一億人口却佔那麼少的領土，這當然是討好日人的說法。

「真理報」為了說明毛匪的「擴張主義計劃」，並舉例說明其野心。共匪「在一九五四年出版附有地圖的教科書，這張地圖是按照第一次世界戰爭前的版圖繪製，它把緬甸、越南、朝鮮、泰國、馬來亞、尼泊爾、不丹、錫金包括在中國版圖之內。在北部邊界是沿着阿塔烏山脈通過的，從蘇聯割去了遠東省邊區。在西部，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的一部分，被包括在中國的版圖之內，薩哈林島，也被看作中國的領土。」

「真理報」代表蘇俄聲明說：「目前的邊界，是歷史形成的，是生活本身肯定下來的。」毛匪發出一「修改邊界的挑釁性號召」，並「在歐洲和亞洲國家之間，引起一系列的相互要求和無法解決的衝突」，是「威脅蘇聯的利益」，加強國際緊張局勢。

蘇俄警告說：「走這條道路，將引起軍事衝突，必須負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一九六〇年以來，匪俄衝突走上公開化，邊界衝突事件至一九六二年已大規模爆發，今年七月毛匪同日本社會黨人談話，更把所謂邊界領土問題國際化，不僅有日本向蘇俄要求千島羣島的問題，據報導東歐附庸共產國家在毛匪煽動

之下，也有同樣的問題。而毛匪同蘇俄所謂北平邊界談判，所提出的問題更為廣泛，要清算一百年的老賬，這是蘇俄所不能接受的，正如蘇俄「真理報」所說，這「將引起軍事衝突」。

那麼，共匪會用戰爭解決邊界和領土問題麼？以當前條件來着，共匪絕不

俄帝侵略中國領土總清算

上

李秉延

我中華民族立國五千年，自辛亥革命成功，合漢滿蒙回藏苗僮等族為一體，承繼有清版圖，其陸上國界線，從東到西，或從海參崴經唐努烏梁海到帕米爾高原完全與蘇俄接壤，而為俄帝侵佔之土地也最多。三百年來，其蠶食鯨吞我之領土，計有貝加爾湖以南色楞格河下游及以東約三十五萬方公里，庫頁島約十萬方公里，黑龍江以北約四十六萬方公里，烏蘇里江以東約四十三萬方公里，哈爾濱約一百萬方公里，布魯特約十萬方公里，帕米爾約一萬方公里，布哈爾約一百萬方公里，浩罕約三十五萬方公里，伊犁河下游約二萬方公里，蒙新交界處及沿邊約四十五萬方公里，外蒙古及烏梁海約一百六十一萬方公里，總計凡六百三十萬方公里，當我全國領土之半。俄人侵畧中國領土之方式有二、一為武力的掠奪，如中亞細亞的吞併及中國北邊鮮卑利亞等之侵佔。一為條約之欺騙，如中國清初疆界沿邊地區之喪失等是，茲根據我國地形之區分與行政區之規劃分為東北界、北界、西北界及西界四部份敘述中、俄條約中我國喪失領土之梗概。

一、東北界，即額爾古納河以東，黑龍江以北等地區領土之喪失：

尼布楚條約，訂於一六八九年即康熙二十八年，雙方代表清為內大臣索額圖，俄為費羅多羅，條約原文主要者有二：一、將自北流入之綽爾納，即烏魯木河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為界；沿此河之大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屬中國；其嶺陰河道，悉屬俄羅斯。惟烏得河以南，與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及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還國察明後，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其南岸墨里勒克河口，現存俄羅斯廬舍，著徙於北岸。

尼布楚條約為我國和外國訂立最早的條約，這個條約非但訂得不光榮，而且喪失了黑龍江上游和色楞格河東岸及烏得河流域的地方，面積多至二十三萬餘方公里，分述之：（一）黑龍江上游和色楞格河東岸的地方——這裡所說的黑龍江上游地方，就是指額爾古納河以西的地方；色楞格河東岸的地方，就是指貝加爾湖南色楞格河以東的地方。依康熙二十七年，大臣索額圖奏言：「查俄羅斯所據尼布楚，本係我茂明安游牧之所，雅克薩係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墟，原非羅利（俄羅斯）所有，亦非兩國隙地也。況黑龍江最為扼要，未可輕忽視之

會出此下策。說穿了，這是毛匪的烟幕，連黑魯雪夫都被欺騙。共匪所以挑起邊界糾紛，乃利用「民族情緒」，以對外擴張來解決他內部的危機，使人民眼睛向外，忽視內部的嚴重問題。邊界如此，其他對外活動，亦係如此。

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上，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瀾江（即牡丹江）及烏拉、寧古塔、錫伯、科爾沁、索倫達呼爾諸地。若向黑龍江口，可達于海。又恆滾（即阿穆爾河），牛滿等江及淨溪里江（即精奇里江）口，但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屬我俄樂春、奇勒爾、畢拉兒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不盡取之，邊民終不獲安。臣以為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以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俄羅斯。」又尼布楚考說：「尼布楚舊為中國屬部，布拉特、烏梁海、茂明安諸部落游牧採捕之地。」日本「最近極東外交史稿」，記載尼布楚會議的情形說：「俄使先開口云：此後以黑龍江作為兩國的境界，各不相犯。清使拒絕他說：黑龍江一帶到黑龍江的左岸，早已屬於清國的版圖，士民年年朝貢不絕。然其後俄人來蠶食我境域，侵害我權利，俄羅斯宜把雅克薩、尼布楚、色楞格斯克（在恰克圖北約九十里）等屬地，全體歸還清國，俄使堅持前議而不答，第一日會議遂沒有決議而終。」據上所述，不僅庫穆倫（界碑名，即肯特山出國界的地方）遼東北的外興安嶺以東，額爾古納河以西的黑龍江流域，均為我國領土，即音果達河西的外興安嶺以西，色楞格河以東的地方，也是我領土，在尼布楚條約中俄人將這些地方盡予掠奪。（二）烏得河流域地方——就約文所載：「烏得河以南，與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還國察明後，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約文既說嶺陰河道屬俄，嶺陽河道屬中，烏得河不在嶺陰，所以俄人雖欲得這流域，但以和約文相背，故主暫時存放。而我國從尼布楚約訂立之後，對此河流不加過問，一任俄人佔為已有，殊堪痛惜。

璦琿條約 訂於一八五八年即咸豐八年，中國代表為黑龍江將軍奕山，俄使為木喇福岳夫（N. N. Muraviev）。條約共三條，其與界務有關者為第一和第二條：

第一條：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為俄羅斯國所屬之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為中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間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為兩國共管之地（按以上為制讓黑龍江左（北）岸予俄國的事情）。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別外國船隻，不准由此江河行走（按以上為江河行船

之事)。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着滿洲國(中國)大臣官員管理，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以上為旗屯事件)。

第二條：兩國所屬之人，互相取和，烏蘇里，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員等在兩岸，彼此照看兩國貿易之人。

約文首段「黑龍江松花江左岸」：至松花江海口「頗易發生疑問，按今之松花江在吉林與黑龍江兩省之間，流入黑龍江之後稱混同江，至伯力有烏蘇里江來會北流于廟街入海，仍稱黑龍江或混同江，而松花江僅為黑龍江的支流，唯在咸豐時係以松花江作主幹而黑龍江為支流，故有「至松花江海口」之說，但由於這一混淆，俄人得在松花江航行。更從「由烏蘇里江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為兩國共管之地」一層視之，便可看出俄人企圖併吞我黑龍江南岸領土之陰謀了。

瑗瑯條約規定以黑龍江為界，左屬俄，右屬我，於是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尼布楚條約中為我屬土的，及烏得河以南，興安嶺以北，當時視為暫行存放的地方，均被俄割去，總計面積當在四十六萬六千三百七十八方公里之多。且烏蘇里以東也成共管，所謂共管者，尼布楚條約于烏得河流域，也曾如此說過，實則陰謀佔據罷了。

又查瑗瑯東岸，精奇里江以南，有我江東六十四屯地方，一稱豁爾莫勒津屯，廣袤六千六百餘方公里，依瑗瑯條約第一條仍為我國領土，且咸豐十年北京續約，復申明黑龍江左岸遇有中國人住的地方，及中國人所佔漁獵的地方，俄國均不得佔據，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重立界牌，俄人不得侵佔等語。嗣以華俄居民，墾田交錯，互起爭端，曾于光緒六年、九年，兩次會立封堆，確定界址。清廷尋以平原界堆，容易遷移，復於光緒十三年，與俄交涉重劃界址，掘壕做界限，縱約二百餘里，橫約七八里不等，村屯六十有四，居民三萬餘口。至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事起，俄軍驅逐各屯居民，聚於大屋中，放火燒死，其倖免者百餘人，均見水逃歸江右。(編者按：據東北父老言，當日俄人係以哥薩克騎兵以長矛刺刀驅我居民徙涉黑龍江，其不死於刀矛者，則均溺死於江水之中。)俄人初則延不撤兵，繼則移民其中，從事耕牧，終則佔為已有。

北京條約 締於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中國代表為恭親王奕訢，俄使為伊格那替也夫，時值英法聯軍陷北京；文宗北狩熱河，恭親王窮于應付之季，及英法聯軍亦感天寒無衣防寒之時，俄使乃乘機出而調停，中國與英法乃訂北京和約，於是俄使要求辭勞而許割烏蘇里河以東共管之地，清無法抗拒乃，訂中俄續增條款十五款，也稱北京條約，其關於東邊疆界的有二條：

第一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

中國。自烏蘇里河口而南至興凱湖，二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瑯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其西屬中國。」

第三條：「至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中間之地，西邊自沙濱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定界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其後於咸豐十一年，及光緒十二年兩次勘分東界約記，其交界遇有地形複雜或平地無以為界者即立界碑挖溝渠，詳為之圖記。」

據皇清開國方略，大清一統志、會典圖說、聖武記諸書所載在清沒有入關以前已領有黑龍江下游(稱野人衛)與庫頁島諸地方(時在公元一六一六年即滿洲天命元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從北京條約到瑯琿春東界約止，共計喪失土地面積，約達一百三十餘萬方公里，這就是現屬蘇俄的東海濱省，而庫頁島尚不在內。

二、北界：外蒙古喀喀爾喀，本元太祖後裔，因在漠北，故稱外蒙古，大部有四：(1)土謝圖汗部，為喀爾喀後路；(2)車臣汗部為東路；(3)扎薩克圖汗為西路；(4)賽音納顏部為中路，分左右翼，服屬於察哈爾，一六三五年(天聰九年)清軍既平察哈爾，派使往漠北告捷，車臣汗碩壘和烏珠、穆沁、蘇尼特諸部長，貢駝馬，上書通好。旋叛，清派兵勦辦之。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三汗與賽音納顏部長丹津喇嘛，各遣子弟到北京乞盟，順治便設立八札薩克，一六九〇年(康熙二十九年)，北方的噶爾丹揚言合俄軍攻喀爾喀向東犯，深入汎界，清帝御駕親征，敗之于烏蘭布(通今赤峰)次年帝親至多倫納爾，召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和喀爾喀三汗，賽音納顏部長內蒙古四十九旗札薩克等，大行會閱典禮，土謝圖、車臣汗、札薩克仍留封號。各部的濟農、諾顏、却廢去舊號，封以王公、貝勒、台吉等爵，各設札薩克、編佐領。一六九六年，帝親破噶爾丹于莫昭多(今土拉河上流)噶爾丹竄逃死，其後並繼續撫輯烏梁海，雍正時，唐努山北的烏梁海，便歸清朝，設使鎮撫了。

外蒙古再入中國版圖後，以往俄國和喀喀爾喀土謝圖汗部貿易，此時乃與中國直接發生關係，於是中俄北界(額爾古納河以西境界)問題，乃因之而起。一七一九年俄皇彼得第一遣使至北京請訂商約，不得要領而返。旋俄女王加路琳派依凡烏拉的思拉維赤(Javan Lukitch Vladislavitch)為全權大使，於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十月到北京，重申前議請劃定蒙古鮮卑利亞間的疆界。中國則派多羅郡王和碩額駙策凌，內大臣伯四格，兵部侍郎圖理琛，和他會議于蒙古邊境，計先後議定有恰克圖鄂博案、恰克圖約、布連斯奇約、阿巴依圖約、色楞格約等，茲分將要點概述於後。

恰克圖東西鄂博案 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兩國大臣議定，由恰克圖、鄂爾懷圖兩處中間界址所立之鄂博起，橫至西邊鄂爾懷圖色楞格河

(即色楞格河)起，至沙畢乃額(即沙賓達巴哈)，共立鄂博二十四處。由布爾固特依山南巴彥梁起至東邊額爾古納河源之阿巴哈依圖(即阿巴海圖)山分界，共立鄂博四十八處，(界圖所載爲六十三處，相差十五處之多，惟界圖依次而繪，當然有所依據，或以訂此案時遺漏)。

註：清朝置兵戍守邊地，叫做喀倫，也叫卡倫，或卡路，或喀龍。北徵喀倫的設立，即起於此時。其對境俄羅斯，也一體安設喀倫。兩喀倫適中的隙地，蒙古語叫做薩布，石堆叫做鄂博，凡薩布地方，都立鄂博爲界，間有叢林無可堆石，就削大樹爲記。

布連斯奇約 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日簽訂，主旨在劃定中國所屬外蒙古與俄境接壤之詳細國界。其北自恰克圖河流之俄國卡倫房屋，南至鄂爾懷圖山頂之中國卡倫鄂博，此卡倫房屋暨鄂博，適中平分，設立鄂博，作爲兩國通商地方，至如何劃定疆界，由兩國各派廓米薩爾(官名)前往，由此地起，往左(東)一段一面，至布爾古特依山順此山梁至奇蘭卡倫，由奇蘭卡倫起至阿魯哈當蘇，中間有齊克太，阿魯奇都喇二處，此四卡倫鄂博，以一段楚庫河爲界。由阿魯哈當蘇至額波爾哈當蘇卡倫鄂博，由額波爾哈當蘇至察罕鄂拉蒙古卡倫鄂博，而爲俄國所屬者，暨中國之蒙古卡倫鄂博，將此兩邊以及中間空地，酌中均分，比照劃定恰克圖疆界辦理，以示公允。如俄國人所佔地方之附近處，遇有山或山頂或河，應即以此爲界，如附近蒙古卡倫鄂博處，遇有山或山頂或河，亦即以此爲界，凡無山河荒野之地，兩國應適中平分，設立鄂博，以清疆界。又自察罕鄂拉之卡倫鄂博，至額爾古納河岸蒙古卡倫鄂博之外，兩國於附近一帶，各派人員前往，妥商設立鄂博以清疆界。

其次，自恰克圖第一鄂博起往右(西)一段一面，應經鄂爾懷圖山，特們庫朱渾、畢齊克圖、胡什古、卑勒蘇圖山、庫克齊老圖、黃果爾鄂博、永霍爾山

少數民族文化與共匪鬭爭謀畧

陳濟民

共產匪黨對大陸各邊陲的少數民族，是分別採用分化、鬭爭、安撫、控制這幾個步驟來進行統治的，而這些謀畧的首要要解決的問題，是先由文化着手，文化部門的主要工具、是語言與文字，所以語言文字的毒化，是對付少數民族的一個最基本的活動。

由於共匪開始決定對邊疆地區的分化陰謀，通過分割、鬭爭來進行統治，因此對邊疆文字語言，儘量求其複雜與矛盾，在早期匪的偽政協共同綱領中，即規定各少數民族有發展其語言文字的自由，其主要作法，是「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全的民族，逐漸充是其文字」，這一政策，是堂堂寫在偽政務院的「關於民族事務的幾項決定」中的，因此它第一期的工

、博斯口、貢贊山、胡塔海圖山、勐梁、布爾胡圖嶺、額古德恩昭梁、多什圖嶺、克色訥克圖嶺、固爾畢嶺、努克圖嶺、額爾奇克塔爾噶克台幹、托羅斯嶺、柯訥滿達、霍尼音嶺、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沙畢納依嶺(即沙賓達巴哈)等處。按以上各山嶺，均須擇其最高之處，適中平分，以爲疆界。其間如橫有山河，此等山河，應適中平分，各得其半。

按照以上劃定疆界，由沙畢納依嶺起至額爾古納河爲止，其間在迤北一帶者歸俄國；在南者歸中國。

阿巴哈依圖約係本布連斯奇約而建立恰克圖以東鄂博的約文，色楞格約則爲劃定恰克圖以西迄沙賓達巴哈二十四鄂博的界誌。至於恰克圖界約則爲自恰克圖東西分立鄂博之文件，此三項約文或詳簡不一，然所議者均爲設立鄂博之記載，要之，以恰克圖爲中心，東至額爾古納河，西到沙賓達巴哈嶺，共建界牌八十有七，從定界到現在，雖無多大變更，然審其地勢，實已失地不少。看尼布楚會議時的談話可，見色楞格河流域，完全是我國的領土。更審其山脉，西自固爾畢嶺第十四界牌的北面，向東分一山脉，直到貝喀爾湖的南岸。此山脉以北的水，都流入額爾古納河；以南的水，都匯入真達河，東注于色楞格河，東自赤塔之北面，向西分一支脉，直走貝加爾湖的東岸，此山以北的水，屬勒納河流域。其南的烏達河，昔洛克河，又是西入色楞格河。東西兩脉合抱，就成色楞格河全域，則此地之應爲我屬，至爲明顯。實則色楞格河等城，在尼布楚條約早已喪失，唯南面一帶，則爲恰克圖約所喪失。

今日外蒙古已被置於俄共羽翼之下爲俄帝之附庸傀儡，完全無獨立主權之可言，我政府於撤銷所謂「中蘇友好條約」以後，對外蒙古之現有地位不予承認，因此要收復此等境界以北之失地必先收復外蒙。

作，是創造和改革各少數民族的文字，民國四十五年五月，共匪會集中僞中國科學院中國語言研究所，僞民族學院及少數民族語言調查訓練班學員，共同組成七個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深入西北西南新疆各地，作普遍調查，同時覺得新疆地區，形勢重要，民族亦極爲複雜繁多，工作尤爲積極。

以新疆地區爲例，在這一地區文字語言種類繁多，佔全疆人口多數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都使用阿拉伯拼音語文，另有崇信伊斯蘭教之各民族，亦多通用阿拉伯字母爲基礎之拼音文字，因此就新疆來說，文字語言雖然種類多，而主流只有這兩個，因爲共匪的策略不是求其一致，而是造成紛歧，於是在這個調查第六隊到達新疆迪化以後，即展開對各民族語文加以調查，除開維吾爾

，哈薩克以外，另將塔爾、塔吉克、錫伯、柯爾克孜、烏孜別克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並在甘肅的裕固和青海的撒拉等族，連同其方言土語文字資料，加以採集，並在各自治區建立語文機構，展開調查研究工作。

由於新疆維吾爾族較多，一切都得由維吾爾文字做起，開始共匪決定簡化維吾爾族文字，據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匪偽新疆省人民政府第二十一委員會決定簡化維文的要點如下：

1 維文新寫法自四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全省實行，各報紙及機關公文，均應在限時起採用新寫法。

2 各偽組織機關，團體，學校的匪幹職員進行學習。

3 開展廣泛宣傳工作，推及學生與一般羣衆。

4 設立新疆語言文字研究指導會具體領導。

在推行簡化維吾爾文的時候，並着手製訂柯爾克孜族的文字字母。本來柯爾克孜族是沒有文字的，他們歷來是採用俄文字母和維吾爾文字母拼音語文，匪在新疆於四十三年七月成立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人民政府後，即設立柯爾克孜族文字研究委員會，根據柯族言語情況，參考蘇俄吉爾吉族的文字和柯族遺存古書，編成了以三十個字母組成的柯爾克孜文字材料，經逐級討論後，在偽自治州行政會上通過，四十五年，並用此種文字出版一種毛匪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報告，另出版了若干通俗讀物，次年，在當地用柯爾克孜文創辦「克孜勒蘇」報紙。

以上的簡化維文和創製柯族文字，都是以俄文字母爲其拼音字母的基礎，有的直接採用蘇俄所屬同民族的既有文字，因爲在民國四十五年以前，正是毛匪高唱一面倒向俄帝的時期，所以新疆少數族的文字改革，初步利用俄文字母甚至俄文字就是這個原因。

除以上維文和柯族文字以外，並將烏孜別克、塔爾兩民族的文字，也採用俄國境內烏孜別克民族和「韃靼」民族所使用的斯拉夫文的文字，塔吉克族，也採用俄國塔吉克文字，此外錫伯與達呼爾兩族，將原來的滿文文字字母的半音節文字改爲以俄文字母爲基礎新拼音文字，當時可見共匪對俄帝的服馴和俄化中國的陰謀。

到了民國四十七年二月，匪偽人代會通過「漢語拼音方案」，據此方案組織新疆各民族自治區語文科學討論會，提出改革維吾爾族與哈薩克族文字的意見，放棄了原先以此斯拉夫文字母爲基礎的文字改革辦法，另改爲以拉丁字母爲基礎的漢語拼音方案中的二十六個單音字母和四個雙音字母，來代替阿拉伯字母，另採這兩大民族的特殊語音，另創八個新字母，並納入漢語拼音方案，這個新的文字改革辦法，是於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由匪人委會批准發佈的，而且組織學習，全面實行，計劃五年內全面推廣。到這時，共匪按原定步驟，分三次簡化，想根本消滅各民族的文字，才算有了具體的結果，不過這一漢語

拼音方案，由於各少數民族的不合作，更由於當地人民的習慣，推行不如理想，到現時止，新疆的維吾爾和哈薩克兩大民族並沒有完全消滅它們的文字語言，來接受匪的控制。

除新疆地區外，雲南省在西南也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全省三分之一的入口，均被列爲少數民族，其中傣族、苗族、僳族、藏族、哈尼族、彝族、回族、景頗族、納西族、傣族等都是佔人口較多的，共匪進入雲南後，先後將省境內分別建立八十個偽自治州，十四個自治縣，三百八十多個民族鄉，在政治區域建制以外，自民國四十三年起，即試驗推行匪改革的傣文、拉祜文、景頗文，同時創造了佤文、僳文、哈尼文，其改革大要如下：

1 雲南傣族爲土著民族，約四十七萬多人，它的語言屬於漢藏語系，漢藏語族的漢語語文，原來有一種拼音文字，後來匪將它廢去，改爲以漢語拼音之傣文。

2 景頗族在十九世紀末，英國傳教士曾代創製拉丁化字母，匪亦認爲不合實用，於是改以俄文字母爲基礎，設計兩種方言之文字方案。全面推行。

3 僳族過去並無文字，匪以拉丁字母爲組成文字，此字母之使用與漢音均同漢語拼音方案結合，使成爲僳僳文字。

4 哈尼族近時使用之哈尼文，亦爲匪代其創造，也是以拉丁字母爲基礎，字母的使用與讀音都與漢語拼音相同，四十四年起，即以此哈尼文作訓練之用。

綜合以上敘述，共匪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先後制定傣文等七種民族文字方案，接着在四十六年起訓練一千多名農村積極分子與小學教員爲掃盲教師，向各族推行此種民族文字，均各民族間的思想語文，完全在匪幹的控制中，然後分別運用鬭爭手法，以鞏固其統治。

爲了運用個別的民族文字，一方面可以使各個民族不能一致，一方面共匪可以統一地推行思想教育，以新疆來說，其境內設立了兩個「民族文字出版社」，十四年來，以維吾爾、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等五種民族文字，出版了有關毒化思想書籍四千多種，發行量多到四千多萬冊，這種民族文字的雜誌也有十一種，在迪化、哈密此種文字報紙有十九種，這些毒化報紙，因爲都是用的匪所創造的文字，當然清一色是匪教條的翻版，而匪的毒化電影如「李双双」，「槐樹庄」，「阿娜爾罕」，「白毛女」都配有維族哈族語言發音，直接向各地農牧民放映，以達成思想奴化，煽動階級鬭爭的陰謀。

共匪這種利用個別的民族文字，擴大少數民族間隔閡，挑撥彼此仇恨的統治手法，十年來的效果，並不能符合匪的要求，相反地，由於共匪陰謀的逐步暴露，尤其在新疆西藏雲南這幾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紛紛發動「鬧分離」的運動，它們提出的口號是：

(1) 反對統一：反對共匪小集團對宗教事務生活活動的統一控制，尤其維吾

爾族與哈薩克族要求最為激烈。

(2) 反對匪之「人民民主專政」，地方民族分子對匪這一套陰謀已深切認識，在上層的知識分子中，均不滿匪思想毒化行為。

(3) 反走社會主義道路，少數民族已公開喊出這種道路實際就是消滅民族傳統和民族特點的運動，它們把匪的殖民主義政策，認為是想用匪黨委來掌握他

中國邊政協會第五次座談會紀錄

時間：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九時

地點：臺北市中山南路一號立法院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周昆田、劉康克、胡耐安、李永新、于榮寰、徐伯達、王立士、周開福、李啓元、宋念慈、王紹興、吳平台、王永祥、王永富、周祖康、賀鳳蓀、于玲慧、于君慧

主席：周昆田

紀錄：鄒正輝

座談題目：「邊疆青年與邊疆前途」

1 光復大陸後邊疆建設的遠景。

2 邊疆青年當前應有之準備與抱負及將來應有之責任與努力。

主席致開會辭：

各位先生，各位青年朋友：今天的座談會發出的通知原有八十餘份，現在到會的人數還不多，中間的原因，第一是政治大學邊政系同學適因今天到苗栗去考察，第二大概因為是星期天的關係，有些人因有事未能來。

今天是中國邊政協會的第五次座談會，第一次是談邊疆政策問題，第二次是談西藏共匪陳兵藏印邊境的作用問題，第三次是談匪俄衝突下的新疆問題，第四次是談蒙古的將來，今天是談「邊疆青年與邊疆前途」。在這個邊疆青年與邊疆前途的題目裏面，分兩個子題：(一)光復大陸後邊疆建設的遠景；(二)邊疆青年當前應有之準備與抱負及將來應有之責任與努力。這兩個子題的擬定，也只是供大家在發言時的參考而已，當然也不要受其拘束。

我們感覺到青年問題非常重要，就本會來講，今天邊政協會的各位先生都是到了四五十歲的人，各人對邊疆亦曾做過很多事情，在歷史任務上都有相當成就與貢獻，亦盡了各人應盡的任務。將來的邊疆工作，是要現在的邊疆青年負起責任來，是要現在的邊疆青年接續做下去。將來邊疆的前途，是由現在的邊疆青年替它決定的。

我們常聽人說：青年是未來國家的主人，推而言之，現在的邊疆青年也就是將來的邊疆主人。對於這些廣大的邊疆地區，將來應該如何加以建設，現在的邊疆青年實應予以規劃與研究。大家現在臺灣，常常苦於臺灣地方很小，各

們，所以提出「黨委民族化」，排除匪幹來掌握地方領導權。

到今天正，此項少數民族運動，更與外來的力量相結合，如新疆北部與俄境的勾通，西藏與印度邊境所造成的民族間反共情勢，使匪十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少數民族陰謀，全功盡棄，其仇恨矛盾，正成為匪邊陲的心腹大患，一遇機會，立可匯聚爆發。這是匪當初萬萬想不到的。

人能發展的機會也很少，但是邊疆不是如此，其區域之大，幾占全國面積百分之六十左右，但其人口之比例不到百分之五，那麼大的區域，將來需要我們青年去建設，也正是我們青年發展抱負的好環境，所以邊疆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邊疆。我們今天雖然在臺灣，但是我們的眼光，抱負，思想，必須時時刻刻不要忘記了邊疆。

很抱歉的，中國邊政協會過去很少與我邊疆青年朋友們聯繫，從今天起，希望我們老年，壯年，青年大家結合起來，同為研究邊疆，光復邊疆，建設邊疆而努力。

現在請各位先生及各位青年朋友發表高見。

胡耐安先生：主席，各位先生，各位青年朋友：首先我要向諸位抱歉的，政大邊政系同學，因為去山地考察，未能來參加今天盛會，與諸位邊疆人士見面。現在我講一個故事：當基督教的新派第一個傳教士，英國的馬禮遜到廣州傳教二十五年之久，但經他施以洗禮的成為基督徒的，祇有十個人。今天人們對於邊疆事情的不瞭解，不關心，也就和當年人們對基督教的情形一樣。現今，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情形怎樣呢？本來，中原之與邊疆，猶如同海洋江河的水，源同一流。今天在座的壯年先生都是我的老朋友，在座的青年家長們與我都有交情，今天有機會與各位青年認識，並且在一起談話，非常高興。教育最大的造就就是能促進人類文化的進步，不過教育不僅僅是限於學校教育，所有整個社會的活動都是教育。各位對於邊疆的地理情形一定很清楚，因為地理環境各有不同，適應的方法亦各有不同，所以邊疆青年必須瞭解邊疆問題，我對邊疆青年朋友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不必一定到大學取得一個學位，而是實際上學點有益于自己地方的技能與知識。講到這裡我想順便將政大邊政系向諸位青年朋友介紹一下，邊政系所學的學科，注重於民族學與社會學，民族學所研究的是東南西北各地是些什麼人，這些人的文化的背景與其歷史的淵源等。社會學所研究的是人類在社會上的活動，要知道為什麼某一件事在這個地方是好的，在另外地方又不好的，這就是道德標準倫理觀念各有不同的關係，邊政系至今已屆六屆畢業生，計八十人，至今為止，出國留學的學生已近一半，最高

的獎學金為二千五百美金，當然，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錢，而是由金錢的運用培植我們所需要的人才。我們要有自己的一套，要健全個人的人格與民族的人格，到國外去能發揚民族的傳統文化，我們的家庭主要的有一個倫理觀念，我們的家族制度，諸位都是爸爸的兒子，但有的地方却算是媽媽的兒子，我們的學生於出國之後必須將我們的民族文化，有一套詳盡的研究，惟其如此，今後我們所推薦的學生，就容易為他們所接受，現在已出去的學生獎學金差不多一個月為一百五十美金，不必半工半讀，可專心多學一點東西。我們的課程，如民族學、人類學，由此體認人類之所以能進化的、民族之所以能自立的、凡百種切，比如美國人在其太平洋托管島嶼如馬紹爾羣島等處，其行政上的措施，全賴人類學家依據應用人類學的學理，經六個月的觀察，看到這個地方的社會現象，像是一塊塊湊合起來的，這個湊合工作靠誰呢？是由人與人的倫理道德、風俗、宗教信仰的組合。我們邊疆方面，各有其地宜，也就各有其人宜，本着此類體認，老實說，是容易得到較清晰的辨識。

再看我們的邊疆，我們的邊疆人口少，面積大，今後應如何建設，如農墾或畜牧，都該經地質調查與氣象等類的測候紀錄，還有水利、種子等都要研究改進。在臺灣說大森林是太平山，比起東北邊疆的大窩集，那簡直太不够格了。西南邊疆，雖比不上東北，可是地下的寶藏，也是够豐富的。所以我們必須針對邊疆之實際情形定出一套各地適宜的計劃，所謂經濟建設、農業、工業、商業種種建設都要長期的研究。而最基本的還是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包括文字的功用。我是非邊疆人，諸位在這裡看到拉三輪車的車夫、車掌小姐他們多能看報看書，可是在大陸上不認字的文盲幾乎占百分之八十，大多數人民連佈告都看不懂的，由此可知在大陸上不僅限於邊疆地區教育文化不發達，即是中原腹地也是一樣。現在政治大學開有蒙藏維語文。在前些時間，中央日報有一則新聞報導新疆匪情的事，他說維吾爾人是說土耳其話。其實，他們說的話是突厥語系。真可說是似是而非了。中央日報有領導輿論界的作用，今天連他本身都有這種錯誤，想見一般對邊疆認識的模糊，也是理所當然。所以邊政系對邊疆知識教育特別重視。這真是一個好的現象。例如蒙古同胞過去用以作戰及當作交通工具的馬，現在的運用功能，當然是今非昔比。又如有些國家或地區却把馬用作娛樂性或賭博性的東西，所以今後對於邊疆的建設必須合乎時代與其地域的要求。同時，觀念上的問題，以及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各種建設很重要。因為這個關係，自己的事自己幹，關於技術性的問題也可以叫人幫忙，當然邊疆也有許多因素屬於生存環境條件的，諸如逐水草而居，因之居所便是移動性的，不必一定要鋼筋水泥建造。像臺灣近年來對山地生活改善最關心的地方是蘭嶼，這個地方居民的房子原來都是只有一點點露在地面，大部分都是在地下的，省府為改善他們住的問題，特為輔導他們把房子蓋在地面上，誰知這些房子蓋成不久，經一陣風就刮得精光。我在那個地方住了二十天

，以我了解，要在那個地方有地面建築是不可能的。有人說蘭嶼人不穿衣服不開化，事實上他們之不穿衣服，也是為了適應環境，因為他們常要出海捕魚，不穿衣服要便利得多，同樣的他們所以要住在地下是為防風關係。還有，這個地方不能種高稈農作物，種高稈農作物要被風吹倒了。還有他們晚上看天上的星星，在海邊聽聽風可知聽風的大小動向，這就是他們的的文化。今天在座的幾位邊疆青年猶如當年到廣州傳教的馬禮遜所接受其受洗的十位信徒，希望你們將來對邊疆都有所貢獻，今天政大邊政系不敢說有什麼貢獻。現有的蒙藏維文圖書資料已有十二三種之多，假使各位青年朋友要看什麼資料的話，我們當樂於供給。剛才耽擱了各位許多說話時間，現在我要聽聽各位年輕朋友的意見。謝謝各位。

劉廉先克生：我以本會理事資格補充主席的說明，第一這次舉行青年座談會的意義有二：一、希望把老青年和新青年的生命聯繫起來，讓他生生不已，發揮更大的效能。二、希望青年們本自己的見解，提出個人所感到的一切問題，貢獻給政府參考。

另外，我個人有兩點意見：

第一、過去派到邊疆的工作人員給邊疆人民印象太壞，徒增邊疆人民與中央的隔膜，今天所以要以保送邊疆青年入學，也就是為了多培植幾個邊疆青年幹部，以彌補過去的缺陷。同時我也要糾正邊疆青年的一般觀念，建設邊疆並不是全靠邊疆人，建設邊疆需要整個國家力量，同時，各種建設必須趕上時代。第二、給邊疆的保障真正意義是在保障邊疆人民的心理安全，這並不是說邊疆一定要特殊，但是，也不必處處強調所謂「一視同仁」或「一例看待」等，故意漠視他們特殊的政治口號。

徐伯達先生：我先將邊政協會向各位青年朋友略為介紹：邊政協會成立及今，已屆十年，在這十年中，經過了許許多多的困難，可是到現在，已經奠定了相當的基礎，去年並發行了「中國邊政」季刊，做為研究中國邊疆的園地。邊政協會的組織，有各族人士、研究邊疆的專家、以及到過邊疆的實際工作者，但青年朋友比較少，今後我們希望各族的青年朋友們多多參加，因為本會現有的會員，差不多都在五、六十歲，急需各族或對邊疆有興趣的，以及有志為邊疆服務的青年朋友們，來充實本會，促使本會更有進步和發展，為國家、民族、以及邊疆，多貢獻一些力量。

其次談到邊疆的建設和青年的責任：邊疆建設範圍很廣，諸凡政治、文化、經濟等，各種建設，都包括在內。尤其將來對農業的推廣，無論是在水利、氣候、土壤以及農民組織與教育，都需要特別注意。對工、礦事業的發展，最重要的需要專門人才，我們親愛的邊疆青年，應在這方面，多所注意與努力。中國邊疆的建設，不僅為中國而建，為中國邊疆而建，對世界人類亦有其偉大的貢獻。對邊疆各族青年來說：對於自己家鄉的建設，尤當特別注意。我

這不是要朋友縮小服務範圍，而是自己的故鄉，覺得更親切、更明瞭。也就是由近而遠，由己及人的道理。中國邊疆，大部份土地，被蘇俄所侵佔或兼併。毛匪竊據大陸以後，對中國邊疆各族同胞的迫害，非常慘酷。所以建設邊疆，首先要反共抗俄，青年朋友們，建設邊疆，重建家園，首要為消滅共匪的統制和反抗蘇俄的侵略。

最後一點：各族同胞要精誠團結，熱誠的為邊疆服務。光復大陸，重建家園，今日的中國人，都不能忘懷，我們不能只求安樂生活，貪圖物質的享受，必須認識今天所處的環境，應當英勇堅決的奮鬥，反抗蘇俄的侵略，消滅匪幫的統制，光復河山，再造家邦。消滅了共匪和俄帝的侵略，世界纔有和平，人類纔有幸福生活。吾人在完成這樣一種偉大的歷史使命，必須加強各族的聯繫，彼此深切瞭解，團結一致。剛纔有位先生提到：在邊疆工作人員，有的不能明瞭民族政策，時常發生民族間的誤會與工作的錯誤。吾人必須瞭解邊疆，熱誠的為邊疆服務，我們不僅立己，還須達人，使人人能以親愛精誠的精神，為邊疆服務。今後邊政協會，願與青年朋友多多聯繫，為加強民族團結與建設邊疆而努力。

李永新先生：邊政協會於上次理事聯席會議中，劉理事廉克提議：邊政協會會員差不多都已在四十歲以上，而將來收復邊疆建設邊疆的任務非常重大，要擔當這個重大任務非有大量青年參與工作不可，今天必須與邊疆青年取得密切聯繫。聯席會覺得劉理事這個建議非常有意義。所以才決定召集今天的這個座談會。

中國邊政協會現有會員已有一百多人，聯絡感情，溝通思想，共同為建設邊疆而努力，這是我們的目的。今天的主席就是過去在蒙藏委員會當過秘書、委員、副委員長、委員長、並曾到過西藏、新疆，現在在國防研究院擔任邊務組召集人，他是最客觀，最公正，最超然的一位先生，他對邊疆的正確見解可以在季刊上得到。劉理事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時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們的憲法有關邊疆條文的擬定，劉理事貢獻最大。這些條文大家都認為是最妥當最有號召力的條文。當劉理事任委員長的時候，總統、副總統都很關心來臺的邊疆人士的生活，及邊疆青年培育問題現行的救濟蒙藏人士辦法。以及蒙藏青年升學臨時辦法，都是劉委員長任內遵照總統、副總統訓令訂定實施的。有了這個辦法之後，蒙藏人士生活都加以改善，蒙藏青年亦都有就學的機會了。還有胡先生，他是政大邊政系的主任，也是蒙藏委員會的委員，他對邊疆問題很有研究，邊政學系的學生迄今已畢業有八十餘人，在這八十餘人中，出國留學的已超過半數，未出國的亦已在國內均找到相當職業。這是胡先生辦理邊疆教育的成功，亦是予邊疆青年無上的鼓勵。

今天我們所談的題目是邊疆青年與邊疆前途，在過去邊疆青年對國家貢獻很大，在重慶南京時，總統非常關心邊疆青年，那時我曾親向總統報告，

我們能大量培育邊疆青年，並能把握邊疆青年心理，不但邊疆問題很易解決，一定可以建設起我國家的邊疆心理長城，鞏固我國防。在抗戰時期經遠以西仍掌握在我們手裡，那時有萬千餘青年學生，均能遵照總統的訓示，埋頭苦幹，青年學生畢業後，沒有工作的給予解決工作，如失學的設法讓他繼續升學，由於總統對邊疆青年如此的關心，青年對總統的信仰也最深。在抗戰時期，邊疆青年可歌可泣的表現亦最多。中央對邊疆能盡一番力量，邊疆一定有一番表現。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一定能收到相當成效的。近年的蒙藏新疆抗暴所以風起雲湧不斷的掀起，不能不說在政府抗戰前後為他們設立學校，改善他們的生活，解除他們的痛苦也有相當影響，發動抗暴的人大多是總統當年所培育提拔的青年。我們今後應用什麼辦法進一步的來培植青年，這是一個問題很重要。並且我們如何把所培植的青年派到蒙古、西藏、新疆去為國家拼命，為國家民族作最大貢獻，也須加以徹底研究有效辦法。

總之，我認為只要邊疆青年有前途，邊疆就有前途，現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對邊疆制定很多方案，一俟定案後，邊疆青年就可遵照政府指示，依據這些方案努力去做。但在未光復大陸之前，邊疆青年都應設法入大學，在環境許可下，最後能進一步的出國深造，養成邊疆急需的各種專門人才，將來收復邊疆，建設邊疆，始可順利的推行了。

賀鳳蓀先生：剛才聽了主席和胡先生的話，獲益不少。一般人認為邊疆民族文化落後其實這是認識和觀點的不同，譬如說剛才胡先生談到我國內地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這與邊疆地區並無多大距離。而這種情形並不說明他們文化的落後。剛剛胡先生也說起本省山地同胞為適應氣候、地理的環境，對「住」的處理，一直使用他們自己的方式，這種與城市習慣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們的「文化」。周先生也曾引述張其鈞、張默君幾位對文化一辭所立的定義。均見除語言文字以外，還有其他維持人類生活、美化人類生活的若干條件均為構成文化的幾種因素。因此「文化落後」是不恰當的說法。由此我想到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一種現象：我願在這裡提出：我認為在臺灣我常感覺到我們蒙古人經常有兩種極端的感覺，一種是自卑感。當我們與其他省份的人相處的時候，我們不免要產生一種自卑感——由於我們的服裝，使用的語言以及生活方式均無不同，我們或因受人歧視，因而發生自疑；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和感覺，儘管我們如今的服裝，語言生活方式已經不帶有本位文化的色彩。我們的血液中華竟還保持祖先的遺傳。而在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判斷以及待人接物的慣性上表現出來。因此國父所倡的五族共和實在是明言至理。儘管世代沿遞，生活方式語言有統一的趨勢，而一個民族仍是存在的，萬年常青的。所以我們不必有自卑感，雖然我們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其他省份的人顯得笨——譬如說有一年蒙藏委員會因受教育廳的提示，重新考慮蒙藏學生的保送辦法。我會聽蒙事處的徐東濟先生說：「蒙古學生是笨些，同樣在臺灣長大的小孩，一般

來說他們是笨些。」這也許就是民族特性吧——不早熟的原因使少年比較拙笨，但却不是心靈上的遲鈍。且這樣拙笨的少年在完成發育後，天資往往在早熟的——比較靈巧的學生之上。上述現象可在教育心理學上找到根據。

第二種極端的情形，就是過度的自尊感。這也是在本省常見的情形。而這是在毫無知識的表現。儘管我們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我們也仍須在日新月異的時代輪轉下，力爭上游以保持固有的優良傳統。這一點我願與各位年青的同鄉共勉。

其次，我想談談幾個實際問題：今天由於我在這裡聽幾位前輩所談的對於邊疆青年與邊疆前途的闡述，真感到非常快樂，因為依照幾位引述，好像邊疆歷來的情形，和邊疆青年一直都是處在這樣光明美好的景況下。這纔使個人想起我要提出來的幾個小問題。第一就是談到安置就學的青年，今天這項工作對蒙藏委員會的人來說，已顯得很輕鬆了，因為旅臺的蒙藏青年沒有家庭而尚在學的，今天已經都畢業了。我會是此中的一個，我的回憶是不愉快的！現在雖然再沒有談起的必要，可是我願意乘此經驗提陳有關方面，今後在承辦這種銜接工作時——安置某些人士——要作到像今天我在這裡聽到的一樣。因為工作上的成績，也許就是對革命信仰的外在表現，事關本黨本國的建國精神不宜疏忽。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輔導旅臺西藏同胞學習國文國語的事宜。上月受訓時在幾次座談會上，我聽到西藏同胞要求一個學習國文國語的機會。他們說來到臺灣已經七八年了，曾經受過幾次訓，而每次受訓，都因為他們不能書寫國文，不能聽懂語彙較深的國語而使意義減色，使輔導人員遭到窘局，而使他們自己羞愧！因此他們一致再三申述這個要求。除國文之外也提出要學習三民主義和其他有關課程——我想他們指的是文史方面的基本認識。年青的幾位還有正式升學的野心。既然胡先生在這兒說邊政系非常歡迎邊疆青年，我願向你鄭重提陳，同學一月，我認識他們天資穎悟，熱衷向學，學習能力很強，愛國心也很強。如果你能自抗暴人士中塑出幾位出色的青年學術人士，我相信價值和影響是很大的。以楊傳廣為例，這並非不能辦到的事，自在想見之中。第三也是偶然聽來的，但即不出自一方面：那就是當前西藏語文人才圖書及教學方式的增加和改進均有需要，據說政大邊政系修藏文的同學，二年在學期間只能會拼音和認識字母。這實在是師資不足的說明。我也聽說當局今天對邊疆，尤其是蒙藏事宜非常重視。我希望上述問題能由有關方面留意。

作為一個邊疆青年來說，我當然感到異常榮幸和愉快像在今日的會談上所見的，及得知當局是重視邊疆的。但我要說：邊政或蒙藏或任何其他的事，得受重視或不受重視都不能影響了它本身的價值性和存在性。我以為我們政府所當作的是加強對它的了解，和盡量利用它內蘊的潛能，這樣纔能把它本身的價值引發到政府當局的身上，造成預期的效果才好。對邊疆來說，我們身受中央

當局的培植。對中央來說，我們是來自邊疆的青年。上述工作指標的引發和傳播，或當由我們肩負。讓我們立即自勉：我們誓不利用中央對個人的認識釀成一股壓力製成武器，在地方任意開創個人的霸業。我們誓不挾持地方人士造成盾牌在中央自謀登龍途徑，作一欺世盜名之人。我們更不任放厥辭，混淆視聽，製造誤會從中取利。我們要為國家保全它的一切民族。我們也要為民族謀求一個完整的國家。我們當永誌不忘我們是革命志士，是淡泊名利的邊疆青年！

胡耐安先生：邊政系歷屆同學藏族只有一個，蒙族兩個，新疆兩個，來自邊疆的青年我們都非常歡迎。不過許多邊疆青年他們的志願，却不太願意來讀邊政系，其實，在我個人的見解，若果真正談到實際的應用，邊疆青年，倘能各就其居住區域及其生計因素等方面，顧到建設邊疆的致用，與其讀普通一般的文法政治類科系，毋寧專攻有關特殊技能知識的專門學科，似更適宜。至于札奇斯欽先生或其他邊疆人士，在我個人極所歡迎；札奇斯欽先生之來政大任教，即由我所羅致。遺憾的是：教育部有一套課程的標準，此類標準，既顧及學生出國深造，又須符合大學法令的範圍。不能由一個學系或一個學校隨便為某一位先生加開幾門課程。這一點，希望邊疆人士加以諒解。

于君慧先生：邊疆青年到臺灣後，有關邊疆情形知道得很少，邊疆青年將來一定要回到大陸去的，所以對於邊疆情形必須有充分了解，如對邊疆的文化，宗教，風俗習慣必須求得了解。在蒙古有相當數字的喇嘛，這些喇嘛全是消費者，並非生產者，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將來如何使喇嘛數字盡量減少，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還有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又將到了，過去每當過中秋節之時，有些人總喜歡談談殺韃子的故事，我們不管這故事的真實性如何？但於今談起來總未免有傷民族間的感情，製造民族間的裂痕，諸凡此類之事，希望政府能予以糾正，以杜製造民族間裂痕之弊端。

吳罕台先生：蒙古所患的是貧，病，愚三字。這就是使蒙古衰落的原因。如果我們想要重新建設蒙古，則這三種原因便必須首被消滅。我認為在臺灣的蒙古同胞必須要懂蒙古語文，不然連自己固有語言文字都不懂，最後被別的民族所同化，這是很危險的。我的希望我們中國五族共和，更希望蒙古民族能在五族共和的情形下，能有其特殊的貢獻。

王永祥先生：今天青年學生於大學畢業後，就業非常難，學非所用，許多人只有暫且當一個中學教員，未能各如志願的發展自己的抱負。我建議政府應有計劃的派各機關工作，以便從實地工作中得到經驗，預為儲備大量邊疆工作人員。

周開福先生：各位所發表的高見，我非常欽佩，希望主席把今天各位所講的話，分門別類的整理後作成一個方案，提出下次會議討論，其中兩點：第一是修訂學校課本，于，賀兩小姐的意見非常寶貴，可以提供教育當局作為

修訂學校課本之參考。第二是改進邊疆政策，將來光復大陸，政府派到邊疆去服務的人員，必須選品德優良，聲望卓著者，其次待遇問題，對於從事邊疆工作人員，應該加以優待，但這並不是特殊看待。

建設邊疆是我們大家的責任，但是邊疆人士，責任特別重大。我不是邊疆人，對邊疆情形，談不上有深切瞭解，對邊疆學術，也不敢說什麼研究，但對邊疆問題，很感興趣，所以將我個人的感想表達出來，請各位指教。

劉廉克先生：周先生的講話引起我一個感觸，邊政系今後不但應多招收蒙藏、新疆籍青年，並且今後應多聘請邊疆學者，邊疆學者如扎奇斯欽先生並不比那一個差一點。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第二、我們邊政協會雖然沒有什麼力量，但是我們有一個刊物，我們可拿這個刊物直接間接的方式表達於社會，貢獻給政府，大家有意見都可在這刊物中發表。今天各位所發表的意見都可在這刊物中刊出。剛才王同學提到就業問

邊疆時事述評

一、匪俄衝突

匪俄衝突發生於數年之前，據最近倫敦外交界所獲消息，傳說是由於俄帝要求掌握中國大陸軍事基地及其支配權，以做為交換原子彈秘密，被共匪拒絕所引起，此固可能成為雙方衝突的原因之一，其實共匪被騙參加韓戰，不但傷亡慘重，毫未得到報償，而且在戰爭中一切軍需均係借款購自蘇俄，數達三十億美元之鉅，這筆鉅款不但史魔生前即要求按期歸還，迨史魔被黑魯雪夫清算之後，催討的情形更是急於星火，已大大地傷害了雙方感情。加上毛匪澤東自以史魔繼承人自居，對黑魔所清算史魔路線自屬不滿，遂演至直斥黑魯雪夫修正主義，此一稱呼在共黨言之，實即為叛黨之意，為對共黨之一莫大污辱，此在共黨內部清算鬥爭中已屬司空見慣，屢驗不爽之事。黑魯雪夫對毛匪之不能容忍，是由於恐懼國外共黨的反對力量與國內反對派合流，危及自己的思想路線，危及自己的統治，其為一生死鬥爭，一如史魔之對托洛茨基，實無迴旋之餘地。

偽蒙問題亦為黑毛鬭爭原因之一。外蒙自民國以來，屢鬧「獨立」，實際上均係受舊日之帝俄和今日俄帝之操縱與指使，近數十年來無論其內容與形式，均為俄帝之附庸，在戰略上俄帝用以屏障鮮卑利亞，且進而以之控制中國之北部。偽蒙「獨立」，對毛匪言，實為芒刺之在背，毛匪不甘心於委令黑魯雪夫領導，自非無因。故如本年九月二日蘇俄「真理報」社論所指：「中共領導人欲剝奪外蒙古獨立，使其成為中國的一省。一九五四年黑魯雪夫和其他蘇俄領導

題，非常值得重視。對培植邊疆人才，尤其蒙藏委員應有整個計劃，對於大專畢業生應按照其所學與志願分派各機關服務。以便使其得到實際學問與經驗，以備將來收復邊疆建設邊疆之用。

主席結論：今天這個座談會由各位老壯年各位青年朋友間隔發言，情緒熱烈，使老壯年青年聯繫在一起，都忘記了年齡上的距離，這是非常值得慶幸的事情。剛才各位青年朋友所說的內容，也都非常扼要，正表示我邊疆青年之有智慧，有見解，更令人欽佩。我常認為現代的青年必須訓練到站起來能說，拿起筆來能寫，不論內地及邊疆青年都要如此。今天這個座談會證明各位邊疆青年都是站起來能說，更希望大家能練習發表文章，多向本會所辦的中國邊政季刊投稿，本會當盡可能的給予刊出。剛纔李委員長說：只要青年有前途，邊疆就有前途，我想就拿這兩句話作為今天的結論，希望各位青年朋友努力創造遠大的前途，也就是為邊疆帶來了美好的前途。最後，謝謝各位。

人訪問北平時，中共領導人建議成立此項協議，但為黑魯雪夫拒絕。」云云，事情經過雖未必如此簡單，但形成為匪俄衝突原因之一，自無疑問。

但是外蒙久在俄帝羽翼之下，決不能任令毛匪染指，數年以來匪俄關係日見疏遠，援蒙工作完全斷絕，援蒙員工悉數被迫遣返，這就說明了在對蒙鬥爭中，毛匪已居於失敗地位。據偽蒙自己說：「蒙古人民共和國全體勞動大眾清楚知道，我國人民之命運，如果不與蘇聯發生關聯，我國則不會維持獨立，而且不會獲致現有之成就。」「毛澤東攫取中國大陸後，擬藉將蒙古人民共和國劃入中國（共）版圖之手法，陰謀決定我國人之命運。」因此毛匪所稱「蘇俄於保證外蒙獨立之幌子下，實際已將外蒙置於統治之下。」的話，顯然是涉及雙方領土主權之問題，最近據外電報導，共匪已在外蒙邊界上掘一深廣之長壕，看情形却未必是守勢的。

在匪俄邊疆衝突中，新疆的情形尤為嚴重。有關中俄雙方在新疆方面的領土之爭，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今日所謂邊界之爭，乃是俄帝侵佔我百萬方公里土地以後，且更企圖深入堂奧所引發之事端。

中亞幾個由蘇俄統治的「共和國」，如烏茲別克、哈薩克斯坦、土爾克曼、塔吉克、柯爾克孜等地，原來均是中國領土，現在再來談論的新疆，可說已經是俄帝到口而又吐出的餛飩了，今天黑魯雪夫敢狂妄無恥地說「新疆並不是中國的」，可是他須知二千年前中國在新疆建設了燦爛的文化時，整個俄羅斯還在野蠻時代，今天黑魯雪夫敢對新疆發此謬言，何異於強盜和無賴的口吻？簡直完

全暴露了毫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帝國主義真面目！

遠者且不論，即以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帝俄佔伊犁，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簽訂伊犁條約，歸還伊犁一事而論，即證明俄國是無賴強盜。民國三十二年又在伊犁製造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叛亂，這不證明俄帝是始終在謀奪新疆麼？民國五十一年利用邊境事件，鼓動中國邊疆同胞逃俄，企圖製造更大的變亂，而乘機混水摸魚，毛匪對此當然也難以忍受了。

根據最近報導，毛匪澤東於今年七月間，對訪問北平的日本社會黨表示贊同日本向蘇俄索還千島羣島，並說蘇俄在沙皇時代的三百年間，奪取中俄邊界的中國領土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意即指自新疆以北和貝加爾湖以東，即沿蘇俄卑利亞大鐵路以東至海參崴包括庫頁庫地地區，均為中國領土，在沙皇時代為俄國佔領。黑酋因之指毛匪的幽怨為希特勒「生存空間」的論調，大加駁斥，他也對日本社會黨議員揚言說，「中國新疆並不是中國的」，「如果有必要，蘇聯將會爭論中國境內之邊界問題。」又說：「蘇聯必將保衛其邊界，任何越界的人，將遭反擊，」他又間接地答覆毛匪說：「毛澤東要求中亞細亞蘇聯領土之聲明，是挑釁的，反蘇的，反共產黨及販賣戰爭的。我們的邊界是神聖及不可侵犯的，任何想用武力改變它們的企圖，即意味戰爭。」

接着，蘇俄的機關報「真理報」也於九月初對毛匪所提的領土問題，提出一項警告，它說不相信中共的領袖們：「不了解在歐洲和亞洲國家間現在邊疆的歷史關係和原因。不相信中共領袖們不知道他們修改地圖將來會發生的危險後果。」

「我們現面臨一項公開擴張份子們的計劃，毛澤東宣佈的領土問題，使中國（共）領袖們在冷戰中反對蘇聯有何等大的野心。」

「假如所有的國家，都跟着北平一樣的開始互相提出領土要求，修改歷史早已形成的邊疆，真不知將發生若何後果。」

「要答覆這些問題，並不困難，這條道路不可避免的將增加國際緊張，將帶來軍事衝突。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反動戰爭，正如希特勒的生存空間，都是開始於領土野心之擴張。」

「歷史的教訓，以軍事的賭博和侵略，決不能完成領土之擴張，中國（共）領袖們擴張的觀點，將影響到他們人們的命運。」

由這幾段文字不難看出黑酋和俄共對毛匪的「領土要求」，雖然仍持威嚇態度，但實在充分表示其內心的恐懼，假如像東歐和波羅的海沿岸幾個曾被侵略的國家，真要「都跟着北平一樣的開始互相（應為接連）提出領土要求」，那豈不真造成「支解」俄帝了？其次，假如俄帝侵華史也算「歷史」的話，則被侵略的中華民族，自然有權利把這一部分錯誤，荒謬而殘暴血腥的歷史，予以糾正，更進而把這個「早已形成的邊疆」予以恢復原來形態，縱使發生什麼「後果」，因為事關中華民族生存亡問題，當然也不容人計較。

其實這項問題的提出，在毛匪說來本來在於困擾俄帝和爭面子，其意義在於引起東歐各附庸國對俄帝的反感，同樣要求蘇俄歸還佔領的領土，藉以迫使蘇俄疲於奔命，使修正主義的黑酋在內政外交上都趨於心理緊張，等到黑酋下台，史魔一派重掌政權之時，朱毛匪幫又可應用唯物辯證法的原則，與俄帝重修舊好，再呼俄帝為老大哥，一切從前互罵之事皆一筆勾消，不再提問。不然，假如朱毛匪幫還真有分毫愛國心和尊重國家領土主權的話，那麼當俄帝公開侵略我國，並向我國巧取豪奪之際，何以共匪竟一意與俄帝狼狽為奸，出賣國家領土主權，而對俄帝的侵略行為熟視無睹，竟無半點開言，反來勾結俄帝壓迫我中央政府？又假如共匪在本質上是反俄、反帝和反侵略的，那麼，它便不會當民國十八年俄帝因中東路事件侵略我綏芬河、黑河滿州里等地時，違背全國人民公意，竟幫兇俄帝，前後兩次發表宣言，反對中央政府抵抗俄帝，並高倡「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最近黑酋雖然罵毛匪有「民族主義思想」，但是自政府抗日勝利復員以後，他即勾結俄帝起而叛亂，並自他竊據大陸以來，即表示對俄「一面倒」，竭誠効忠，在他朝俄期間，又簽訂了所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從此等事實而論，在朱毛匪幫，實無任何「民族主義」表現。即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當匪俄雙方開始談判邊界問題時，共匪還會致函俄帝說：「儘管歷史上簽訂的有關中俄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的，但是我們仍願意尊重這些條約，並且以此為基礎合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中國政府仍將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準則，本着平等協商，互諒互助的精神，同蘇聯政府進行友好的談判。」由此可以證明朱毛匪幫一副奴才的嘴臉，在俄帝主子面前，實在並不氣壯地提出「領土要求」。毛匪的「要求」還沒有見分毫報償，而所得到黑酋的答覆却是「新疆並不是中國的領土」！再進一步，黑酋應該怎樣說呢？這是全體中國人不能不大加注意的嚴重問題！可是自那之後，我們並未見毛匪的任何反駁，毛匪真在世人面前大大地丟醜了。我們如果仔細觀察黑毛有關「獨立」「香港和澳門的唱和，不難瞭解，雙方都是說給別人好聽的。」

說到中俄兩國邊疆的領土主權問題，當然蒙古和東北都要牽連在內，本期對此已有專文討論，在此不再細論。我們對此的認識是：俄帝是中國的世仇大敵，無論沙皇帝俄或蘇俄共產帝國主義，兩者均是一丘之貉，並無軒輊，中俄、甚至中國與其他鄰邦邊疆領土主權的真正解決，這權利和責任僅屬於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其他地方性政府不但無權處理，實質上且有賣國奴性質的共產偽政權，自然更無權過問，因此它無論對外簽訂賣身契式的「條約」，或出以暴力式的武裝衝突，均非出自中華民國政府的意願，也都與中國人民的利害不合。

自由世界對匪俄衝突每存幻想，其實，朱毛匪幫如不從根拋棄其謬誤的共產主義，則它與俄帝的衝突，不能超過黑毛之間的個人權利鬭爭，這正如蔣

總統最近所說：「其範圍雖然逐漸及於政治、經濟、文化、種族各方面，但他們對於赤化世界的陰謀，則並無二致。自由世界決不可寄望於俄匪關係之進一步惡化，以致懈怠對共產主義陰謀的防範。」（寸草）

二、請注意邊疆青年的呼聲

八月二十三日中國邊政協會邀請邊疆各族青年座談，雖當日恰值政治大學邊政系同學前往軍中訪問，但座談仍在其他邊疆人士暨青年同學參加下，熱烈進行，詳細發言，具見大會紀錄，可資參閱，茲不復贅。此次座談為時雖短，但所有發言已足反映有關邊疆人士對邊疆問題之寶貴意見，吾人對此頗有所感而不能已於言者：

（一）共匪叛亂竊據大陸，繼中原各省之後，邊疆各省區亦逐一淪入匪手，惟以交通不便關係，邊疆忠貞分子於百戰之餘，撤離大陸，輾轉來台者為數無多，十五年來其他省份同胞冒險難得脫虎口，投奔自由祖國者，雖亦時有所聞，但在比例上，邊疆人士之來台者，實嫌過少，而政府對此方面之爭取，實尚大有加強之必要。抗戰期間邊疆青年響應政府號召，接受政府訓練，參加抗日行列者，為數極多，而各個人由於感情與思想之聯絡與溝通，對抗日工作均曾負起莊嚴的使命，或有其相當之貢獻，然反觀近年我政府對邊疆青年之爭取與訓練，實遠較昔日為遜色，現政府除在政大設置邊政系，正式訓練愛國邊疆青年外，尚應鼓勵大陸各省區邊疆青年大量逃亡，投奔祖國，接受訓練，俾在反攻期間及光復之後，均能負起其反抗侵略，解救同胞，建設地方之責任。歷來對敵鬭爭，人才之培養，最為重要，反共抗俄工作，對此需要當更為殷切。

（二）中華民族一律平等，載在憲法，各族同胞對國家與政府，人人都盡其應盡之義務，人人也都享其應享之權利，在三民主義下生活之人民，任何人無優越感之可言，任何人亦無自卑感之必要，六萬萬同胞實如手足，如弟兄，人人均為構成此一大家族之一份子，不應稍存自外之心，蒙藏同胞前此因受滿清愚民政策之遺毒，致教育落伍，民智之啓迪較遲，倘能施以正規之教育與優良之教學方法，則其成就自未可以舊日觀念衡量之。薩都拉和納蘭成德都是歷史上傑出的詩人和詞人，至於元代開國帝王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人，更是曠絕古今的天才軍事家、廿世紀七十年代已再無優秀民族謬說存在之餘地，愛因斯坦在科學上的成就，無人能加以否認，可是他在希特勒的眼中，祇是一個劣等的猶太人而已。希特勒的想法和作法，在人類文化史中究竟佔有什麼地位呢？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三）我們為政府百年建國大計着想，呼籲必須擬訂一份長遠而大規模地教育和培養邊疆人才計劃，號召大陸和流亡海外邊疆青年大量來歸，給予適當教育，學成之後，優先設法安置，俟邊疆省區一旦光復，量才任使，蔚為國用。如一時難致確屬困難，再以大陸其他省份學生補充代替，以免缺憾。

我們作此呼籲，並非謂培育邊政人才急於一切，但至少應在教育工作中佔一重要地位，不遠落其他工作之後，因為國家的典章制度縱使具備，但尤須有適當執行之人，以往的邊疆大都未能掌握在暢曉邊務、且抱與邊疆休戚與共之人的手裏，率由軍閥割據，頑劣充數，國家的建設不但因之耽擱了幾十年，且大大失去邊疆民心，這是我們今天痛定忍痛，實有不能不向我政府順便提及，以加重記憶的。

關於給予邊疆學生以特惠待遇，本來是政府一貫的辦法，譬如減低錄取分數或加分的辦法，無疑都是寓勸於獎的意思，其實我們倒盼望邊疆青年不要以此自劃，以為自己必須有加分或特別優惠的條件，才有被錄取的可能，一個聰明而有志的青年，必能看破此點，不為所困，用優良的成績去爭取最高的榮譽，像一個運動員一樣，才是時代青年應有的態度。

邊疆語文的學習對於邊疆人才培育的重要性，已無待詞費。邊疆工作人才是聯繫中央與地方的橋樑，如不能精通邊疆語文，則無從深入了解邊疆人民的心意，更不能將政府的政令加以充分說明。像現在各大學學生對外文熱衷學習的情形，如與學習邊疆語文程度相比，令人深感現代中國青年仍未切實認識國家民族當前的嚴重性，和其本身責任的如何重大，殊堪喟歎！這不僅是政府亟應注意的問題，也是各大學應該極力加強和充實的功課。

其他如于君慧同學所提每年中秋總有人以「中秋節殺韃子」為話題，以加重中秋氣氛，這種傳說，無論其真實性如何，在當前需要民族團結的時期，說起來不但足以妨礙團結，又足以引起誤會，說實在些，完全為一種落伍的觀念在作祟，如果今天我們尚不能深自體會民族團結的必要，而仍自造糾紛，則我們的國家民族必將永無復興之日了，願我同胞注意及之！（寸草）

徵稿簡則

一、本刊以報導專務，宣揚反共國策，介紹邊疆同胞反抗俄情，暨刊載有關研究我國邊疆史地文化等方面之論著為宗旨，惠稿以不違反上開宗旨為原則。

二、惠稿限用語體，並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添新式標點，以便編排，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暨通訊地址，如欲用筆名發表者，請事先聲明。

三、惠稿每稿以三千至五千字為限，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受刪改者請予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六、惠稿一經刊載，每千字致送稿酬新臺幣三十元至五十元，圖片按件計算。

七、惠稿如無法刊登，當即原件璧還。

八、一稿兩投，恕不刊載。

巴奇赤塔城譁變

· 邊疆俄患之二 ·

鄭壽彭

塔城，即塔爾巴哈台。有二城：其一曰「綏靖」，為漢城；其一曰「楚呼楚」，亦稱北雅爾，為滿城。距塔爾巴哈嶺之南，額牧爾河之北，突出邊境，與俄境犬牙相錯，東南通迪化，北通承化，為邊陲軍事重地。民國九年春間，俄新舊兩黨交戰，舊黨落於下風，時新疆省長楊增新，逆料舊黨將必退塔城請求庇護，乃將迪化道尹陸軍少將張鍵，調署塔城道尹，並派步騎部隊前往，以備不虞。張道尹甫抵任十餘日，果有俄舊黨軍官巴奇赤所部敗兵一萬一千餘人，並俄國難民萬數千人，同時竄入塔城，時俄新黨派兵數千人，尚在後追擊，張道尹即照楊氏先前的指示，依照國際公法，勒令入境舊黨敗兵解卸武裝，阻新黨不得越界追擊。嗣將巴奇赤所部，在塔城露營安住，並派崔思賢營長率部監視，難民則因塔城缺乏房屋，為尊重人道起見，特准在額敏河一帶，自行砍運木葦，修房居住，由俄駐塔喀喇噶爾領事取具難民代表沙拉什尼可夫承認。將來無條件交還我國之確據，以杜後患。

巴奇赤一股敗兵，安置塔城後，武裝雖已解卸，惟巴本人，「外似仁厚，內實奸狠」（張道尹評語），該營內部又極複雜，且塔城密邇俄境，敗兵難民，皆以新疆為尾閥，先來者尚未遣歸，後來者又復踵至，如掃落葉，如拂積塵，令人有應接不暇之感。為避發生意外計，故對巴營態度，總是「禮之如大賓，防之如大敵」。歷時半載，幸告無事。詎是年（九年）八月間，我方得到情報謂：巴營內有阿年可夫（俄西伯利亞總司令，敗投伊犁者）所屬的一團，因俄屬齋桑地方，新舊兩黨又有戰事，該團長托克烏達賀夫，遂欲乘機暴動，並向塔城俄人商業區募集款項，新黨亦提供此類情報甚多，促我注意。新疆省方以該批敗兵，休息已久，銳氣漸復，屢思赴俄，與新黨開衅，作死灰復燃之計，故令塔城張道尹，一面善為待遇，冀賊野心；一面嚴為防範，以消隱患。嗣果於八月下旬據巴營內軍官多托夫報稱：有軍官數人，率兵二百餘人，將埋藏之機關槍十三挺，炸彈六十餘枚，步槍一百八十三枝，潛行挖出，定八月二十七日起伊犁等語。另據駐烏什水段連長，盤獲過卡俄兵三人，訊供係奉駐塔軍官鐵帕諾夫派赴齋桑，偵探軍情，又於該兵衣內，搜獲信件，內有糾約巴營軍官落烏賀夫，及齋桑土著頭目木吉海，聯合共攻新黨之信件。九月初旬，巴奇赤亦檢舉所屬少校軍官多卜羅斯美洛夫一員，於月前逃赴齋桑，投木吉海營內，充指揮官，茲又歸來與阿年可夫之團長托克烏達賀夫勾結滋事，遂請我國懲處，當即由塔解省監視，旋托克烏達賀夫亦為新黨所擊獲槍斃，另作軍官列米作夫等五人，亦因與此事有關，由巴奇赤送請我國判處四年徒刑。此外，在阿

爾泰迭次扣留之波萬及未哈依勒在巴營所發函件，與克木齊防卡查獲之俄諜人員依萬安得雷者，均為與伊犁敗兵（即阿年可夫所部），暗中聯絡起事有關。凡此種種，均足見巴營內部情形複雜之程度為何如。

至於巴奇赤本人的狡然思逞，也漸漸隨時日的長久而暴露出來了！起先，我於民國九年九月十日，據駐烏什水卡人員報告：有俄人七名，攜帶炸彈，由哈薩託房內，棄馬驚逃，正查辦間，據巴奇赤函稱：有俄兵二名，出外尋馬，行至通齋桑路上，被中國卡兵將馬扣留，請予發還等語，時新疆當局認為：該俄兵如係出外尋馬，何必自行驚逃，推測係派赴齋桑調查軍情，或與赴齋桑起事之俄人有關係，惟烏什水卡棄馬驚逃之俄兵，共有七人，與巴奇赤來函所稱之人數亦不相符，且帶有炸彈。形跡尤為可疑，恐與伊犁、阿爾泰逃來之俄兵，互相聯絡，伺隙而動。嗣後接獲各處情報，均云巴奇赤勢將死灰復燃，即俄國在塔城之商總，亦供有此項情報多起。果於民國十年二月間，巴奇赤前提出照會兩次，措詞要挾，諸多無理，其最異者，即改稱爲都托夫支隊軍團長，此已足證明與伊犁俄軍勾結之實據。又要求借塔城俄領事館，為駐紮該軍之用，以便在塔轉運官兵，並預備存積食糧等語，詭計陰謀，暴露無遺，新疆當局為鞏固邊防，不得不作軍事上的準備，以資應變。

這次軍事上的佈置，着重於加強烏蘇防務。因為烏蘇當迪化、伊寧、塔城大道往來之焦點，形勢扼要，欲為策應伊犁、塔城，當駐重兵於此，為自來該新疆防務者所共同的觀點。茲為防巴奇赤與伊犁俄敗兵聯結一氣，或恐其內竄迪化，動搖省城，影響全疆計，爰以：（一）由省增派步兵一營，計三百二十八人，每槍配彈一百發，並電伊犁牛時鎮守使，派員解送三八式子彈三萬三千發至烏蘇；（二）另調駐車排步兵一營，星夜開赴烏蘇，協同鎮壓；（三）各屬所運糧秣，應速運塔城，以裕軍需；（四）在俄商貿易區以高價收購軍械，以減少俄兵力（按此策當時極為成功，果有許多俄兵為利所誘，紛紛攜械求售）；（五）命令各部隊，俄兵暴動如成事實，即予痛剿，先將塔城借住區及塔城附近之俄兵殲滅後，再回師扼守額敏河東一帶，並力獲該處糧食。總算是巴奇赤老成，不敢妄動。而另一股不識相的敗軍勝系克，竟於民國十年三月下旬，脅同游兵難民三千餘人，分五路攻塔，實行暴動，其基本幹部一百二十六人，悉被我魏鎮國營長所擊獲，其後勝系克及薩溫二人，亦為我圍捕，解省訊辦，其未獲案之斯提帕洛夫及首領人物數人，亦在通緝之中。這是巴奇赤譁變前一段小插曲。

巴奇赤譁變的導火線，乃起於解除諸維可夫所部武裝之時。緣民國十年五

月一日，有俄舊黨軍官諾維可夫者，率敗兵三千餘人，携有小快槍一千九百餘枝，機關槍六架，機動車三百餘輛，由哈港拉蘇入境，駐於喀里奇塔克地方，十四夜携帶武裝開赴巴奇赤露營方向，查係巴奇赤派兵強迫俄哈帶路，繞道入境，藉詞直赴露營，結成一氣，俾進攻俄新黨，或破壞我邊疆地方。我即向巴奇赤交涉，巴奇赤亦恐新黨藉詞追擊，乃同意檢查武器，計解卸機關槍二架，各種步槍四百四十枝，戰刀十餘把。正在收繳前解收前路敗兵武裝，而後路馬隊聞聲忽起，向巴營進發，我步砲部隊，追之不及，只有騎兵隊尾追，且追且走，該諾維可夫所部，已距巴營不遠，因我軍隊無多，不能輕啓戰讐，只得在露營二十里外安紮。（據楊增新氏與魏鎮國論是次若派得力馬步千人，前往阻截，即能勒令將全部武裝解卸，當事機危迫，稍縱即逝之時，張道尹僅派數十人，以致鑄此錯誤之一大原因。）

俄舊黨敗兵既有携帶武裝入境，不肯解卸之事實，俄新黨即藉詞責以破壞公法，決定分三路越界追擊。我即派外交人員與俄新黨聲明：如必越界追擊，須俟我調隊佈置就緒，密為知會，方始進兵，以免舊黨敗兵，四出分竄。同時以塔城道尹名義，分致俄新黨及巴奇赤、諾維可夫照會略云：「俄國舊黨敗兵，於五月十四日，携帶武裝入中國境，實屬背違公法，新黨越界追擊，中國不得不嚴守中立，新（舊）黨對於中國人民，對於中國權利，均不得稍有侵犯，至上年安置塔城之敗兵，向由中國供支食糧，現因戰事發生，一律停止供支，以符中立之宗旨。」一面並停止供應巴營食糧，如以此與我為難，即準備正當抵禦方法，以武力對待。

新疆省方採取此項措施後，即料數日內省內必有戰事，乃作第二步佈署如左：

(1) 預防巴奇赤所部，由塔城小路分竄小拐、沙灣等處，即電綏來曹都司，將騎兵一營，開赴沙灣，以免被竄入省城，致影響全疆。

(2) 推測巴奇赤所部被新黨追擊後，可能因保持主力，以大部隊伍向老風口逃走；或繞戈壁，由鐵廠溝東竄，特電烏蘇軍政機關，將二道橋之橋樑拆卸，一面派兵堵截。

(3) 因車排子無軍事設備，每兵留槍一枝，餘數悉發與有身家之士著、漢、回、纏人民，作為民團，共同守禦。

(4) 派魏鎮國營長，兼前敵總指揮。

我軍事佈署完成後，俄新黨的軍隊，亦漸開赴塔城了，我仍以塔城道尹名義，向新黨七河省全軍總參議兼外交代表拉子多布列耶夫提出照會，聲明數點如左：

一、貴新黨軍隊，因事實上之不得已而入中境，如或舊黨臨時有繳械投降貴新黨情事，貴新黨即不必多所殺戮，以重人道。

二、貴新黨軍隊於收復舊黨軍隊後，應將所收服之敗兵難民，悉數攜帶回

國，不得聽其仍留中境，以免再生枝節。

三、收復舊黨期間，如有軍事之動作，對於中國之建築物及村落居民，不得稍有毀損傷害。

四、對於中國人民之牛羊馬匹，商貨車輛，不得稍有截留或任意征發。

五、貴新黨軍隊，一俟舊黨無抵抗能力，即應全行撤回俄境，不得在中境任意淹留。

六、中國對於舊黨，現已停止供給，貴新黨軍隊自入中境之時起，至撤回俄境之日止，不得向中國有需索供給之事。

俄新黨步、騎、砲各部隊二千餘人，於民國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由鞏塘開抵塔城，其部隊長官，恐借住區內藏有舊黨，致有腹背受敵之患，特留騎兵二百餘人，要求張道尹允准分飭塔縣警局派員監視搜索，計捕純粹舊黨軍人九百五十餘人，機關槍一架，炸彈四百餘枚，快槍百餘枝，婦孺均未驚動，旋於下午三時，即押遠鞏塘。繼在野外森林地帶，猝遇舊黨持機關槍迎頭拒捕，新黨難於着手，即用大砲攻擊，相持約兩小時之久，該處舊黨軍隊，亦被收降，地方秩序，照常安謐，新黨乘勝進攻巴軍露營，由南面包抄，巴奇赤率隊向額敏逃走。

巴奇赤所部萬餘人，逃往額敏時，沿途搶掠蒙哈牲畜，勢甚猖獗，因新黨隨即跟蹤追至，彼即退過河南，新黨仍過河追迫，當晚巴軍大隊退向東山麓數十里之戈壁埋伏，巴奇赤亦步隊車輛住宿於東山麓之高家墩。按：高家墩西距老風口二百四十里，南距鐵廠溝二百里。倘巴軍為由老風口西行，經紅鹽池，博樂縣，可達伊犁，如由老風口南行，經烏蘇、綏來兩縣，可達省城。倘巴軍不向老風口，而向鐵廠溝東行，一路取蓮花池，一路取道烏魯木河，均可由沙灣、綏來兩縣，以達省城。為向鐵廠溝東北行，渡額爾齊斯河，可達阿爾泰山、承化兩處。在上述數路，大道四出，防不勝防，時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氏，為堵巴軍內竄，侵擾新疆腹地，在軍事上重新佈署如左：

(1) 電伊犁牛時鎮守使及阿爾泰周務學道尹，趕速調派得力部隊，扼要防範企圖。

(2) 電塔城張鍵道尹，派隊扼紮老風口，以堵巴軍竄往伊犁、綏來、烏蘇之企圖。

(3) 烏蘇方面，改派省軍務廳廳長張鳴遠兼烏蘇司令官，駐烏之步騎各營悉歸其指揮。

(4) 綏來方面，以陸軍旅長蔣松林中將為司令官，調赴該處之步、騎、砲各營，悉歸節制。

(5) 烏魯木河方面，以陸軍參謀官鄂英為司令官，指揮該處之所有部隊。

(6) 沙灣方面，改由陸軍團長杜發榮任指揮官，隨帶步騎砲各營，在防地就戰。

觀乎上述的佈置，無疑是保衛省城的要着。五月二十五日拂曉，巴軍與新黨接仗後，乃敗退高家墩，因我在老風口及鐵廠溝兩地，均置有重兵，改向山口駱駝脖子奔竄，意圖繞道竄向沙灣或阿爾泰山。巴軍既離塔城，則該處無駐重兵必要，乃電張道尹，迅派兼前敵總指揮魏鎮國營長，即率在塔城各營，兼程繞向巴軍前途堵截，以免強闖沙灣，一面電令阿爾泰山周道尹，調兵扼駐額爾濟斯河渡口，以及各要隘，嚴加戒備，「遙作聲勢，不與接觸」。魏鎮國奉命後，於二十八日連夜督飾各營繞抄鐵廠溝之後，探得巴軍已由海子沿之路逃竄，當抽調各營騎兵，由參謀修錫琳率帶，兼程由小金廠繞前攔截，於六月二日趕至距沙灣八十里之海子沿西蓮花池地方駐紮，巴軍知我有備，不敢出此。是次魏鎮國總指揮，由二道橋繞道堵截，與巴軍作田徑賽跑，五日行十餘站，使巴軍不能竄入沙灣腹地，對整個邊防局面，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皆魏鎮國之力也。

巴軍因入沙灣企圖，為新疆省方所粉碎，其距蓮花池二十里外之一股兵力，復為魏鎮國所擊散，不得已轉竄和什托落蓋一帶，新黨又派騎兵百養人，步兵五百餘人，由吉木乃開赴和什托落蓋，與舊黨接仗，不料失利，退至烏河。按和什托落蓋距烏河不及百里，我為恐巴軍乘勝竄入烏河，趨唐朝渠，直入沙灣，綏來，故增調畢士長、馬萬順、馬得昌等步騎三營，開赴烏河，歸鄂英司令官統制，以固沙灣第一重門戶，另電蔣旅長調所部馮永賢營長的一營，扼駐

元代臺城董氏評述

袁國藩

三、戰績

董氏四世為將，而三代皆披堅執銳，戰功彪炳，其中尤以文柄為最。除扈從世祖定滇之役，僅具勤勞外，後南征北討，幾無役不與。故王文定傳嘗於「祭左丞董公文」中，評之曰：

「公……奮父祖之餘烈，策冠鄧之高勳，其志慮良實，又濟以武惠惻隱之仁，謙以接物，勇見大敵……至於肅齊家範，友於弟昆，忠結主知，德庇生民，功愈大而心轉小，寵既厚而憂益放，無私蓄為子孫之計，不樹黨收門牆之恩。」

袁文清桷亦於「平章政事董某封贈三代制」中譽之謂：

「父文柄……赤脚從軍，絕食望翠華之幸。刑經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揮戈，睨睨益張其翼，長風破浪，蒙勸竟揭其心腹。命在餘民，市不易肆。麥禾以陋鄭人之過，收圖書以成蕭相之功。嶺嶠宣

距烏河四十里之黃羊泉，以為呼應。惟為防巴軍由和什托落蓋移師布倫托海，以達布爾根，再入科布多，轉投庫倫，致永為我國邊患，故電張道尹請新黨派兵兩枝，一出和什托落蓋、烏魯木河一帶，與我軍會師，跟蹤尾追，以躡其後。一出齊桑，與阿爾泰山周道尹之師會合，馳往烏希嶺，四、五天可達科布多，以阻其前。再由新疆現駐阿爾泰山蒙部一帶之兵，相機援應，以收夾攻之效。巴軍在如此重重包圍之下，本不難殲滅，我國邊防亦可相安無事，無如新黨見不及此，不過欲將舊黨驅逐，使與俄邊遠離，並無一鼓蕩平之心。而新疆省方所提三：上策——聯合我軍，由和什托落蓋之東、西、南三面包截，開放北面一路，令其逃回齊桑，新黨如何處置，可在俄國境內為所欲為。中策——將巴軍之武裝，用強進或交涉方法，令其全數解除，士兵分批遣送回俄，軍官有不能回俄者，至多以二百人為限，歸中國安置，在新黨可達收復之目的，在我可免邊陲之患。下策——如巴軍不肯就範，亦不走齊桑歸國，決難任其久踞和什托落蓋，使阿、塔、沙灣時時警備不安，寧應即逼竄科布多，再籌防堵之法。經張道尹與俄新黨總司令磋商又無結果。而新黨由草塘開來之步、騎、砲隊一千八百餘人，由倉房子開拔，取道額敏回俄，由齊桑開來之步騎千餘人，自敗退後，亦經開拔回俄。我軍為固省防，不得已將魏鎮國所帶各營與杜發榮各軍，移駐沙灣、小拐一帶，使敵兵不敢深入腹地。其後巴軍渡額爾濟斯河，竄逃阿爾泰山，異日當為文專述之。

威，南人不復反矣！」

(一) 樊城之役：憲宗七年，大軍攻樊城，以南據江漢，北瀕樊湖，卒不得渡，文尉嘗以智勇拔其外城，論功居最。

新元史本傳：「七年從大軍攻樊城……不得渡，文尉夜率所部，於湖水狹處，伐木為橋，至曉，師畢過，城人驚之，後……奪其外城，論功居最。」

(二) 鈞魚山之戰：九年，憲宗親征入蜀，鈞魚山之戰，尤為激烈。文尉士元並與是役。且士元嘗率所部先登，憲宗壯之。

元史文尉傳：「已未，憲宗伐宋，入川蜀，文尉奉詔將鄧選兵西上。由褒斜歷劍閣，而聞諸州，平地不能守，宋人置州事於山上。師行經大獲、雲頂、長寧、苦竹諸隘，苦戰而前，至鈞魚山，崖壁巉峭，惟一經可登，宋將持險阻，未即降，帝命攻之，文尉督鄧州軍，挾雲梯，冒飛石，履崎嶇以登，直抵其寨，苦戰，士兵被傷乃還，帝親見之，加以賞賚。」

新元史士元傳：「憲宗征蜀，士元年二十三，從叔父文蔚率鄧州軍西行，次鈞魚山，宋人堅壁拒守，士元請代文蔚攻之，以所部銳卒先登力戰，以他軍不繼而還，憲宗壯之。」

(三)羊邏渡之戰：憲宗九年，世祖受命攻鄧，薄羊邏渡，時宋軍築堡於岸，烈艦江中，聲威甚壯。文柄率弟、文用文忠請曰：「乞統死士先濟，以奪宋魄。於是鼓棹奮攻，三戰具捷，大軍遂圍鄧州。」

虞撰行狀：「已未世祖……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鄧州……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掉疾呼奮進……朱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

元撰家傳：「上命世祖伐宋……師次羊邏渡，宋之要害也。築堡於岸，陳船江中，軍容其盛，公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持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鎗衝鼓疾趨……，宋師大敗。」

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六「黃岡鎮」：「陽邏鎮，府西一百二十里，與江夏分界……開慶六年，忽必烈渡淮，得沿江制置司榜文云：聞北兵議取黃陂，民船繫筏，由陽邏堡會於鄧州。忽必烈喜，遂如其言。」

(四)平李壇之役：中統三年，李壇以濟南叛，文柄、文用、文蔚，並與是役。且柄文嘗招降壇之愛將田某，遂致連克其功。

虞撰行狀：「三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庫庫岱，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山東平。」

元撰家傳：「三年，山東守將李壇反，據濟南。壇劇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壇不得遁，久之，賊勢日窮，公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壇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死誅也。田總城降，田，壇愛將，既降，衆亂，遂擒壇。」

新之元史文蔚傳：「三年，李壇反，據濟南，文蔚以所部，圍其南面。」

(五)正陽之戰：至元九年，文柄行院淮西，夾淮築兩正陽城，以遏宋師。十年，宋將夏貴帥舟師十萬，環城急攻，會霖雨淮漲，舟師薄城，文柄雖創甚，仍欲痛督師，由次子士選出城，擒宋將，挫其師，由是夏貴不敢復出。

吳撰士選傳：「至元九年，忠獻築兩城於正陽，以遏宋兵，十年，宋將來爭，霖雨淮漲，舟師薄城，忠獻與戰，矢貫左腋，創甚不能弓，城幾危，公年甫二十一，代父臨陣，獲宋一將，故退，城遂完。」

讀史方輿紀要「壽州正陽鎮」：「在州西六十里，淮水出潁、壽之間，夾淮有東西正陽鎮……至元九年，董文柄築城於正陽，以遏宋師。」

(六)焦山之戰：伯顏征宋，焦山之役，盡覆其淮東諸軍，使臨安門戶洞開，

趙宋因以請降。文柄、士選、士表並與焉，且論功居首。

元撰家傳：「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陣，諸將繼之……宋亦殊死戰……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士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艦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

元撰文直碑：「子勇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功。其最著：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爲元帥，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閱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大捷，策勳累遷鄧州新軍萬戶。」

讀史方輿紀要「鎮江府焦山」：「府東九里江中，與金山並峙，相去十五里……德祐初，張世傑與劉師勇等，舟師次焦山，碇江中流，元阿朮登山石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前戰，世傑敗走圖山。」

平宋錄：「阿朮……命仇健善戰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雨射，阿朮居中分擊，繼以火矢，灼其蓬檣，窘無所出。董文柄亦以軍直扣焦山之麓，交戰自寅至午，宋人力不能支，遂潰，欲遁，又不能起碇，士卒投江者數萬，得船七百餘艘，俘兵萬餘，自是淮東兵不敢復出。」

(七)定閩之役：至元十三年月，陳宜中等，立宋宗室昀於福州，六月詔李恒救邵武，九月文柄會江西兵征昀，以軍紀嚴整，漳泉建寧諸郡，望風歛服，閩事遂定。

平宋錄：「十三年……五月一日，文天祥、世傑、宜中等，立昀於福州……於是，閩中又變爲昀用。昀發兵五萬，取邵武諸城，六月……李恒救邵武……九月江西兵與東省阿利罕、董文柄會征昀。」

元撰家傳：「閩中尚爲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故履踐田禾……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州，世傑遁……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來。」

(八)招降張瑄、蒲壽庚：張蒲二人，於元代貢獻頗大。蓋張瑄創海運，後仰給江南，歲輸三百萬石，危素海運志，曾評爲「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蒲壽庚於宋，專著舶之利三十年，入元後，對元代南洋貿易與遠征日本，皆貢獻非鮮。

王撰文柄碑：「次子士選招降海寇張瑄、獲巨艦五百艘。」

新元史張瑄傳：「二十二年，創行海運，從（朱）清、（張）瑄之議也。」

王撰文用碑：「十四年正月，有旨召公赴闕，三月至上都，陛見日，上慰勞甚厚。初公至泉州時，太守蒲壽庚者來降，壽庚回紇人，以海舶爲業，家資累鉅萬計，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服，聞張世傑出海，壽庚願率本家丁壯，鎮守東南，必可無虞，公以其人可用，解身所佩金虎符

，以畀之，左右以爲不可，公不答，至是奏聞，因謝專擅之罪。」

（羅香林教授著蒲壽庚傳，極精博）

故伯顏與吳文正澄，論董氏戰功，皆許爲平宋之役，功稱第一。

王撰文柄碑：「丞相至京，陛見曰：臣受命平江南，其招懷撫定之功，無出董文柄之右，鎮宋之事，臣以委之矣。」

吳撰文用碑：「忠烈起自田畝爲國竭忠而死，有八子，其元子文柄，以左丞從伯顏丞相平江南，功第一。」

李榮、王磐尤頌揚倍至，認爲一門忠孝，萬古芳香。

李撰「左丞董文柄贈諡制」：「山路間關，謁戒輅趨於六紹。風濤洶湧

西南邊胞的文字

西南邊胞係指滇黔桂三省者而言。滇黔桂三省邊胞之種類，爲數甚多，自有文字者亦不少，釋而論之，期於西南邊胞之語文教育，有所裨益。至於明其源流，析其音韻，將以俟諸專篇。若其例樣，則因印刷所限，無法紹介也。

一、苗 文

苗之分佈極廣，存世亦久。或疑唐虞時之苗，非今日之苗，乃巧辭。苗人世傳之創世紀歌，自道甚詳，雖年代地點諸多荒渺，要之可與史實相揖接。古稱三苗之君，左洞庭而右彭蠡，今則遠渡而南，東起辰沅，迤邐南下，循湘邊走，至道全而止。其在黔省，則自銅仁西向貴筑，西北向至畢節大定，橫截貴州爲南北二部，其南部則皆苗人繁衍所也。其在滇省，則居東偏，北接四川，自高縣而下，盤旋川滇黔三省交界處，鹽井，大關，彝良，鎮雄爲都聚所，至嵩明斜向祿豐，西盡此矣。潛渡昆明，曲靖，呈貢至宜良泗洲出，自此循滇越鐵路東偏直下，且入越南。滇越之交，亦有越鐵道而西者。若桂省則爲苗人分佈之尾閭，東起龍勝，循桂黔、桂滇交界處走，亦入越南。川東南之西陽秀水，則爲湘黔邊境之餘波。

苗人相傳，自古即有文字，因洪水泛濫，苗人渡河而南，缺乏舟楫，或挽牛角，或附牛尾而涉，經籍一部，飄浮散失，渡河後，至荊州居處；千餘年後，因事又須整族南遷，江水洶湧，遂攜僅存之經籍以俱去。父老痛定思痛，乃令婦女描繪字形，繡諸裳裙，以冀垂諸永遠。迄今婦女裙裾之繡紋如故，而數千年來已無人能讀曉者矣！

現時苗人之文字，全與傳教事業有關。一八八八年，英循道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牧師柏應利（Pollard）者，始至昭通傳教，苗人漸有從之者，一九〇四年，安士司舉石門坎地相贈，石門坎者，屬黔省之威甯，去

，扈龍舟渡於三江。迨予嗣服之年，委以專征之任，截波淮浦，至於海邦。招降兩浙之新民，撫定七閩之故也。大小數百戰，奮不顧身，勦勞三十年，厥有成績。往者睢陽城下，父已歿於兵鋒，比來揚州橋邊，男復終於王事。一門忠孝，萬古芳香。」

王撰文柄碑：「自年三十七，從詔之後，國家每有戎事，南北東西，無不與行。其摧堅制勝，陷陣先登之功，蓋不可勝數。雖功業日盛，名位日隆，身都將相，名勳華貴，然其遇強敵堅陣，如正陽之戰，羊邏渡之戰，焦山之戰，未嘗不親臨陣，身當矢石也。」（下期續完）

張紫桐

省昭通縣，可七十里，萬山叢疊，交通梗阻，苗人集居處也。柏牧師相土之宜也，憫俗之塞，遂於翌年（一九〇五）肇創經營，創辦小學一所，名光華小學。嗣後事業發展，教徒日衆，光華分校，遍佈川滇黔交界苗民集居之處，而石門坎之建築及文化亦蒸蒸日上，有苗區倫敦之譽，雖嫌誇誕，但學校、醫院、運動場，小規模之圖書室及新式建築，應有盡有，可謂當日苗區中之樂土也。

柏牧師初至石門坎，苗人頗有用以抗制土司之意，故從之者衆；嗣見其旨在宗教，稍有退出。其明年，柏牧師聞苗人文字失傳之歌謠，遂着手創製文字。集教徒之年青優秀者，推敲其語言，斟酌其成俗，採婦女裙裾之色紋，創爲拼音字母。初在昭通刻木粒，翻譯讀美詩數事，以之試爲推行，音韻尚有桎梏。曾數度修改，至一九一四年五月，修正校改之聖經稿成，派人携至滬上聖書公會刊印（銅模刻於日本），苗人楊某始終協助柏牧師翻譯聖經者，且親至日本校核樣粒，柏牧師即專事逐譯，不勝勞倦。一九一五年九月，印成之聖經携至石門坎時，柏牧師即於同月病歿於石門坎。

嗣後於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復有修改。二十四年新正，楊某携此修正之字母，再至上海聖詩公會刊刻聖經。十月回，計石印聖經二千部，川苗福音詩一千部，四五年來，翻印數次，僅石門坎一處，已過萬部，均由聖詩公會印發。（聖詩公會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當時地址在上海香港路四十八號）楊某往來，亦主於此。此事始於一九〇六年；一九一五年始印聖經，一九三五年，最後之修正稿成，楊氏始終參與其事。楊某字雅谷，二十八年至石門坎考察時，得晤此人，鬚髮皓白，待人誠懇，爲道經過如上。因携回民國二十四年刊行之花苗聖經及川苗福音詩各一冊，雜書數種，惜未見草創時之字母。

二、保僮文

保僮，滇省除西南邊徼外之土著，尤以川滇交界處之巴布涼山爲集中地。其分佈地區，且及滇桂邊區，黔省之西南，四川之番馬屏峨，西康之西昌，越嶲、昭覺、冕寧、兩鹽、會理等地。自稱曰夷，黑夷爲貴族，白夷爲庶民或奴隸。其在黔省者，人稱之曰土夷，以別於仲家之稱客夷。凡散民，窩泥，其實皆保僮也。如併此合計，保僮人類則較苗人爲多，惟以部分多已漢化，迄無正確統計。

保僮之有文字。世所共知。丁在君氏曾集爲僮文叢刻，全書凡九種，結集之豐。已往少有，惟多用注音符號標音，多不能信達。昭通有安土司者（威寧人），曾與楊某編集僮文七千餘字；廣西省立特種師資訓練所，曾邀滇邊保僮經師某譯經文一卷；均未付梓。至抄本經典，凡保僮巫師均有之。昆明縣屬鄉間得之頗易。

保僮文已成爲經典文字，除祭禮時之經冊，巫師能誦誦外，鮮有用作表情達意者，巫師亦多不能通曉經典內之文義也。

保僮文之組織，迄今猶未能盡情暢曉。聞在宥氏之意，保僮文包括四部分。其一與漢字直接有關，或取其形，或取其義。其二雖不與漢文相涉，而作用宛然相同。其三爲同音假借。其四來歷不明，爲數甚少。若干音字（即假借字），亦止限於同音相假，非字母拼音也。最早碑文可考者係作於明嘉靖年間（一五三三），詳讀僮文叢刻，聞在宥氏著，曾載圖書季刊第三卷第四期。

三、麼些文

麼些居滇西北。以麗江及寧遠設治局屬之永寧爲二大中心，木里土司之無量河流域，屬西康之鹽涼一帶，中甸縣之東南三壩各村，維西及所屬葉枝各處皆有之。其分佈地域，約當東經九十九度至一百零二度及北緯二十六度至二十八度之間，人口總數約二十餘萬之譜。

麼些文字，不與其語言相合，普通人民多不習用，能通曉者，祇限於少數之巫師，麼些人稱之曰「東巴」，而東巴所稔之文字，又以經典爲限，蓋麼些文本爲經典而創設也。

國內著錄麼些文者，以李霖燦氏編著之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爲最著，民國三十三年國立中央博物院出版。據原書董序，前乎此者，有民國二十年楊仲鴻氏麼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漢譯字典。二十九年，方國瑜氏亦寫麼些文之研究一書（楊、方二氏所著均爲稿本）。外人著錄者有 L. J. Bacot 之 Les Mo So (1905) H. Cordier 之 Les Mo So Toumy Pao Serie II, Vol. IX, No. 5 及 Terrien de Lacouperie 之 Beginning of Witn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經典上之麼些文，一部分完全係圖畫，尙不能稱之爲文字；

巫師須宛轉就意，譯成口語。此外，大部分均爲象形文。除形字外，尙有音字。此與假借不同者，蓋音字或取諸藏文字母，或取諸楷隸，或取諸形字，而均簡殺其筆勢，與假借字之同形異用不同。

據麼些象形文字字典作者推測，麼些音字之製作時期，當在清雍正時改土歸流以後；其地點當在麗江附近。以音字寫成經典，尤最近數十年事，約當清末民初，大多出於和文裕之手，和巴甸大多巴，巴甸屬巨甸。至形字之製成時期，原書本文及序文，推定其爲南宋理宗時代。創之者爲木土司祖牟保阿琮，遠在音字之前，聞在宥氏於音字之製成時期，持存疑態度，謂可能與形字爲二大平行系統，不贊同李氏音字後起之說，並於李氏字典中若干單字之簡介，有所是正；然形字之製成時期，李氏之考定，頗爲信而有徵。麼些文經典之數逾千，什九俱用形字寫成；音字經典，不過三五冊而已。（形字音字之書序，均左引橫行，與西文同。）

四、擺夷文

擺夷分佈於滇省南部，東起廣南、文山；麻栗坡，河口兩特別區；金河、猛丁兩設治局；紅河沿邊；蒙自、個舊、建水、石屏、沅江等縣；普思沿邊如鎮越、江城、六順、車里、佛海、寧江、南嶠等縣，他如景谷、元江、緬寧、双江、順寧、鎮康、瀾滄亦有之。龍陵、騰衝則爲人所共知之擺夷分佈區域也。西康之會理、鹽邊、西昌，及滇省西北麻里開江與恩邁開江之間，亦有擺夷人。

當時擺夷人口總數，合康滇二省計之，約自六十萬至八十萬之譜，以騰衝普思沿邊爲集中區域。

擺夷語言與泰語同屬一系，惟文字則做諸緬甸。李拂一所著車里及艾蕪飄泊雜記，均謂與泰文同屬一種。然車里一書所載之字母，顯爲緬文字母之繁形，與泰文字母不相涉，惟據所見擺夷文字母凡五式，曾刊載雲南邊地問題研究者三式；車里一書所載者一式；親愛者一式，其以親愛者爲甲式；雲南邊地問題研究第一種邊區域內之人種調查中，所載者爲乙丙二式，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另一式爲丁式，車里一書所載者爲戊式，而申論之。甲乙丙丁四式之字母各爲十九；就形體及音讀論之，甲乙二式爲一系，乙丙二式又爲一系；戊式形體既繁，字母數共四十有一，另成一系。然純就形體觀之，此三系只能謂爲寫法有隆殺繁簡之不同，而不能謂爲淵源有異。甲丁二式，行於盈江一帶；乙式行於干崖、蓋達一帶；丙式行於猛板、遮放、芒市一帶；戊式行於車里一帶。

甲乙丙丁四式，缺對等之濁音，故爲數止十九；戊式雖有四十一字母，然其中八個係元音；至於作爲聲母之字，爲數凡三十有一，與緬文字母數同，字母之名稱及排列順序亦同；而形體則除少數加以潤飾外，什九皆同緬文；惟於引用上，或稍受泰文影響，李氏未加細考，遂謂擺夷文與泰文相同，未可無病。

焉。

擺夷文創於何時，尙無定見，惟據永昌府志云：「擺夷字，大約習爨字而爲之，漢時有納垢舍之後阿阿者爲馬龍州人，棄職隱山谷，撰字，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十千八百四十有奇，夷人號爲書祖。」按爨文非拼音文字，而夷文體例不一，然皆爲拼音文字，且筆勢與爨文迥不相類。所謂大約習爨字而爲之者，或另有所指，明。李元陽雲南通志云：「百夷無中國文字，大事則書緬爲徽」；斯言如可信，則擺夷文之創製，至少當在李元陽後。然所謂書緬文爲徽者，係純取緬文，抑李元陽誤認擺夷文即緬文，尙無法詳加考證。

就擺夷文之本身組織論之，其創始當在民國以後，其體例不一，一也；擺夷語聲調特繁，而擺夷文獨缺聲調符號，二也；排法未臻一致，三也。二十多年以前，已故干崖土司刀沛生，曾創造若干新字母，以之區別聲調，惟迄未通行。按：擺夷文爲拼音文字，書序自左而右，橫行與西文同；其聲韻結構之狀態，最與國音相合。

五、栗粟文

栗粟之分佈區域，爲西康鹽邊之栗栗灣，雲南之貢山、福貢、碧江、麗江

新書評介

一、廣祿回憶錄

新疆久被人目爲神秘地方，這主要都是由於自然條件，即交通不便，以及人爲條件，亦即政治封鎖所造成的印象使然。其實，自公元前一百二十餘年前。中國的漢朝便已正式和這一地區發生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密切關係。自此以降，中原的治亂也多與這一地區息息相關，互爲因果。我們生當現代，對於新疆以往情形，祇能從歷史記載中求瞭解，但是那些記載，不是非常簡略，語焉不詳，便因語文互異，往往有誤。自清初平定新疆動亂之後，這地方與政府的關係益臻密切而不可分，尤其當俄帝開始向東方侵略，新疆以地理關係適成了它的侵略對象。公元一八七一年，俄帝藉口回亂，維持治安，派兵佔了伊犁。至此，新疆才引起了並世各國的關心，它的重要性也隨着更爲國際所重視。

有清一代對新疆的治理，無論文治武功，都邁越前代，但晚清政治轉趨腐敗，一切文武官吏和典章制度，均不能與時代要求相配合，其有待於政治的革新與革命，自與其他省份同其殷切。新疆本多有天地會、哥老會與日知會等黨

、維西、蘭坪、茶山、小江、倮江、江心坡、瀘水、雲龍、騰衝、龍陵及緬甸東部，成一由北向南之狹長地形。以維西、蘭坪、怒江兩岸爲集中區域，其遷移之方向，爲由北至南，由東向西。人口總數，在雲南境內者，估計約三萬餘人之譜。

栗粟本無文字，以刻木記事，曾有英循道會教士，斟酌羅馬字母，損益其形體，創爲拼音文字，以之作爲傳道之用。民二十八年冬，曾在中央政治學校大理分校，得見栗粟文讚美詩一冊，係一九二四年成都加拿大循道公會所印，計字母二十有五，韻母十一，無調號。以上字母韻母之總數與本人所記者略有出入，本人所記栗粟語之聲韻數，較爲豐富。其書法順序與普通羅馬字同，係自左而右，橫行。其後又有增損漢字而成之栗粟文。

至於其他邊胞文字，或僅見諸載籍，或得諸傳聞，茲並列其名於後：
邊民（或稱爲栗粟文）文字，係美教士漢生夫婦所創，引用羅馬字，字母凡二十有五，包含聲母韻母在內。古宗用藏文。大理民家有增損漢字而成之民家文，留有碑碣，今已不用，偶於唱本中夾雜一二而已。貴州都勻有水西仲家文，見都勻縣志。此外，安順、威寧等處，則有羅馬字拼音之苗文，鑛山有注音符號拼音之苗文，均與柏牧師之苗文體系相異。卡瓦羅黑有羅馬字拼音之文字，廣西之僮僯，則有增損漢文之自用俗體字等。可見我國西南邊胞文字之概況。

宋念慈

徒，均富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時在迪化之湘人革命志士劉先俊，溫士霖等起而響應，不幸失敗，伊犁之革命黨楊繼緒、馮特民等率新軍起義，一夜之間，革命告成，官言獨立，但其後卒因方法上之錯誤，致革命之果實，竟爲一老謀深算之官僚楊增新所巧取，以致其後之十七年間，新省政治呈現一特殊局面。然其間內地各省亦陷於軍閥割據，極度擾攘不安，楊氏在此期間，運用其個人才智，內與貪官污吏相委蛇，外與帝俄敗兵，蘇聯強盜相周旋，許多事均能措置裕如，致地方於磐石之安，雖在建設上無大成績之可言，但能做到保境安民，其爲功爲罪，世人當有定評。

民國十七年七月十七日，楊增新爲外交署長樊耀南等所刺殺，而由民政廳長金樹仁繼任主席職務，金氏爲人頭腦昏庸而心胸狹隘，同時更因昧於世界潮流，措施乖方，致使新疆人民受到無辜塗炭，國家權益遭受損失，他個人雖因倉皇出走，得全軀命，但地方也隨着糜爛不堪了。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新疆歸化軍與盛世才聯合叛變，迫走金氏，以後繼起的政權，便成了俄帝的附庸，在多年之間，等於脫離中央轄制，民衆所

遭受的荼毒更非想像所能及。現在其匪竊據大陸，新疆爲其重要後方，它雖然自有其甘爲臣妾的辦法，但俄帝也並未因其媚俄一面倒而稍緩侵略，現在匪俄雙方在新疆對壘，危機日益加深，世人無不關切。新疆究竟是怎樣一個地方，楊增新和金樹仁時代的政治內情究竟是什麼情形，關心世局的人，實需一本好的歷史資料來參考。

一本歷史的書籍，對於地方性的事情，記載可能不太詳盡，私人著述則每多偏倚，難盡真實而公正，至於史料，在性質上便未必能做到雋永而有趣味，據筆者涉獵所及，個人私家有關於近代新疆情事的記載，要以最近出版的文星叢刊第七十二種「廣祿回憶錄」，可以當之上述各種條件而無愧。

「廣祿回憶錄」是現任新疆籍立法委員廣季高的五十年間生活與工作的紀錄，他在這本書裏忠實雋永而客觀地描繪下他所目擊的有關新疆近代史實的印像，它等於掘出了長年埋沒於沙漠之下的珍寶，也等於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使人得觀新疆的「廬山真面目」，也等於是一面照妖鏡，把蘇俄帝國主義，貪官污吏和掛羊頭賣狗肉的野心份子們的醜惡原形，都躍然暴露紙上，使他們都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令人讀之如飲冰，拍案稱快，如飲醇醪，陶醉於往事的記憶，茲略舉其優點如次：

(一)作者係滿洲錫伯族人，但毫無狹義民族觀念，他也是一位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所以他能明辨是非，了然於什麼是革命之所需要。譬如他對於辛亥革命當時所喊「打倒滿清」的口號便說：「辛亥武昌起義，不數十日而全國響應，卒於迫使清廷知難遜位。雖然在革命進行中爲易於號召計，自亦難免呼出過激之口號，如「打倒滿清」等類的話，即是當時的皇朝爲漢人，恐亦難免打倒之厄運，此蓋時代潮流使然也。」

(二)古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那個意思是在說行萬里路的人見聞博而心胸廣。作者生長在嘉峪關外數千里的國境線上，極目所見多有名山大川，對於嘉峪關和長城這樣偉大的建築，在邊疆有心人的眼裏，也是別有意義。他以爲「嘉峪關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屏障內地的威力，阻撓過關外人闖入內地的企圖，但在關樓上所有文人墨客所題的詩賦，亦一味強調此點，更誇大其辭，竟視關外爲異域，而等同外國，這就未免過於自分畛域了。」

他更進一步的說：「關內外居住的民族無一不是「中華民族」組成份子，實乃親如兄弟手足的民族，設使在秦漢時代，能够把兄弟的糾紛合理解決，那麼就不需要建築萬里長城，而在兄弟手足之間，樹起一道人爲的障礙，加深彼此間的隔閡，遺留後世以無窮的紛擾，直到現在依然糾纏不清。我想當年如不在自己的完整國土內，因爲解決不了一時軍事政治的紛擾，築起萬里長城，以取退守策略的話，則自漢、唐以迄今日，在這悠長的三千年中間，以中原深遠優秀的文化，與邊遠兄弟民族堅韌强悍的草原精神彼此交流，水乳相融，老早就會產生出一種統一的精神與交融的文化，時至今日，我們就只須注意同心協

力的建立強大的國家，而不必還談什麼邊疆問題了。所以萬里長城的建築，無形中在中國內分出內外界限，在政治上鑄成一宗重大的錯誤，貽患至今，迄無已時，實屬莫大的憾事。」這是他對於嘉峪關和長城的新觀感和新評價。

如果人們打開中國近代史，便會發現俄帝對中國的侵略，在新疆方面恰爲三個重點之一。俄帝對新疆之侵略，無論在清代也好，在楊增新主政時期也好，在金樹仁主政時期也好，或在盛世才主政時期也好，其軟硬明暗的手段容有不同，但其基本政策若無二致。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對曾紀澤、左宗棠、楊增新、金樹仁等對俄辦理外交的情形，尤其楊增新能以腐敗賄劣的軍隊，巧妙地應付新舊黨人和帝俄三路敗軍的窺擾，不動聲色，轉危爲安的情事，令之讀之頓時聯想起淝水之戰謝安那種鎮定的精神。金樹仁以庸碌的資質，步步走上俄帝陷阱，以及俄帝各種陰謀醜行，歷歷如繪，這些都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是一位愛國的人，故能在書中隨處都流露着對於祖國的熱愛。他也是一位尊師重道，不忘根本，根本心地公正之人，正因爲這種緣故，所以對於雖屬童年時代的老師的教訓，也畢生念念不忘，因此對於楊增新金樹仁等的爲政處世，也均有極公允、極真切的入微觀察。筆者敢說，欲瞭解五十年來新疆的眞象，這誠是一本必讀的書，若干史實是近代史所未曾載，也是無從獲得的珍貴資料。

作者的文筆曉暢，如同他談話一樣富有幽默感，他在楊將軍宴客一段上描寫將軍和藩老廳長一段趣談，真是傳神入妙，而他描寫在行旅上所碰到的乾州土匪、滿洲里的宋大爺和楊飛霞偷營說服劉連科的一幕，更是筆飛墨舞，有聲有色，很能表現出我中華民族的豪情俠胆和干雲的意氣。

現在該書僅出第一冊，續印的第二冊行將有更爲重要的資料。作者說：「我寫這回憶錄真正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年青一代能認識新疆。」我想使全中國無分老少都能認識新疆，恐怕更能切合他「真正最大的目的。」

二、聖地花

劉昭晴

聖地花 于叔蘭著 新中出版社出版 每冊四十元

日前見中央日報廣告，載有于叔蘭女士所著聖地花一書，謂該書係遊記、俠情、傳奇、文藝長篇小說，當函購一冊，經閱讀後，認其內容新穎、見解正確，以邊疆爲背景而寫的小說，此尙爲第一部，別立風格，殊有推介之必要，特爲文論述，以供讀者之參考。

該書計分一〇八節，共有三十餘萬言，據作者在本書前言中云：「藉書中五少年的遠涉大荒，深入邊塞，從而鼓舞青年放大眼光，以探險家精神，向拓謫之路邁進；以及藉各族男女青年（還有中年和老人），一致關心國是，共同

切磋人生真諦，從而呼籲團結愛國」，堪爲作此書之目的。猶憶抗戰時，總統初有千萬青年十萬軍之號召，鼓勵青年從軍報國；繼於「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復呼籲青年獻身邊疆，從事各種建設工作。本書即採取此意，書中主人公——五位青年男女，雖不是投軍從戎者，但却皆有志邊疆，與漢代張博望、班定遠之志向正復相似，同樣令人讚佩。而書中主角，向邊疆講述中華民族需要團結合作，加強各種建設之語句，到處可見，更可窺知作者之用心了。

作者在序言中，又謂：「有些故事和人物，是經過渲染或假說……其他像時事穿插，地方問題，民情風土，以及宗教現象等，却一概都是事實」，如此，則本書雖非信史可比，確少向壁虛構，但由於邊疆情形特殊，不只當地人民生活風俗習慣，與內地不同，而語言文字，宗教信仰，亦自有別。故含有傳奇性和神秘氣氛，惟作者並不迷信，亦不以神怪吸引觀衆，如「神燈」一事，向來作爲青城三大奇景之一，實則拆穿言之，何神奇之有？不過一團篝火而已（十三頁）當然在本書中，也有若干令人疑惑不解之處，如陀吉千布之塑像出天花，確令人莫測高深（一九六頁），又如拉布楞寺的出家人，可以到處大小便，雖大經堂前亦不例外，何以只見條條尿痕，而不見屎堆糞塊？此一問題固不值一談，但也算是奇蹟（二〇一頁）。

本書對各地方之特別產物，各民族之奇異風俗，均有詳盡介紹與描寫，使未到過邊疆者能增若干見聞，讀來饒有情趣，此或係引人入勝之另一原因。作者對佛教固有精深研究，而對道教，回教，耶穌之教義，及各種宗教之傳說異聞，亦非常熟諳精通，因而書中對各教派之教義時加宏揚發揮，並攙雜若干奇聞趣事，如十三頁少年們爲旦巴活佛至龍潭取水，忽遇虎嘯之事，此與舊小說綠野仙踪中冷如冰之被點化，又有何異？又如觀音得道（一六六頁），彌勒轉世（一七八頁）與我們在坊間所見，小說中之記載，相去不遠。此或係「太過流俗的佛書，說不定是出於道家之門哩。」（一六六頁），這不是三教早就歸

生 活 在 蒙 古

一、蒙古包與蒙古食物

到了蒙古地方，我們的朋友二冬巴，便把我們安置在一個蒙古包內，這蒙古包是圓形的，四週立有一圈木竿，木竿和木竿之間有繩索連繫，所以直立不倒，竿的週圍，再圍以兩層厚毛氈，頂上也搭上木竿，蓋上兩層厚氈，頂的正中留下活口，另備一氈，拴以長索，如至夜間，或天雨時，在下面用手將那繩索一拉，那塊氈子便將那活口蓋上了，包的當中，備有燒水煮牛奶的鐵架，下邊燃着牛羊等糞。因爲蒙地牛羊只吃野草，所以並無臭氣，二冬巴的妹妹派達

一了嗎，何分道佛？

本書三八二頁謂「十不全要塑在殿外頭……是以自己十種殘缺替衆生承受千苦百痛」，個人前見某書謂，此人即係刺秦檜之施全（秦檜有十客，施全爲刺客，亦列入十客之一），時人憎恨秦檜之賣國，特將施全之像塑成十不全殘缺之像，以求諧音，並暗示崇敬之意，並非一個菩薩，不知作者以爲然否？而書中歡喜佛之事（四八五頁），則與北平雍和宮者相似，令人讀後，不禁又發思古之幽情。

其他書中頗值推介之處尚多，如西藏古代之格塞爾是否凱撒（二二九頁）？政府派往邊疆工作者之措施，是否相宜（二四五頁）？爲何自遠方來的外國人，反比鄰近的本國同胞容易和藏胞建立感情（二四九頁）？中央應注意西方高原之見解（四〇一頁），共匪陰謀（四三二頁）等，均有發人深省之處。如此，則本書便不能只以小說目之。

聞作者在邊疆會從事教育多年來，來臺後復主編時事教育半月刊，對教育法令多加註解，並向青年灌輸時代思想。頗爲人稱道，公餘則以繪畫消遣，未料其對武功亦有造詣，觀其書中對各少年拳擊術語，各門派練功之訣竅，均能道其詳，絕非現代流行武俠小說，對各宗派之源流，及武功技擊用語，毫無根據而信口開河者可比，所以雖係傳奇而不玄妙者，即在於此。惟作者既精研各宗教之教義，難免有高談哲理、神機之處，此種專門學問，則恐非一般人所能接受，難免有莫測高深之感，或爲本書之瑕疵耶？

總之，本書爲一有意義有價值之文藝小說，有歷史、有地理、有哲學、有藝術、有宗教、有俠義……以輕鬆而具情趣的文筆，介紹邊疆地區實際狀況，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倘讀者讀此書後，能提高有志邊疆工作之興趣，從而團結邊疆各民族，以鞏固國防，不只作者之願望能以達到，當亦係作者所最切盼者也。

張季光

瑪升起了火，燒開一壺磚茶，對上鮮牛奶，並端來一盤奶皮子，這奶皮子的做法，是將鮮牛奶倒入鍋內，用溫火煮沸，另將一些麵粉用水沖開攪勻，輕輕倒入牛奶上面，不久牛奶上就有一層奶皮出現，將它輕輕撈起，放在木板上晾乾，可以久貯不壞。又端來一盤炒米，這是用糜子米炒熟，其粒比小米較大。一盤是她將麵粉用水和好，然後切成像手指一樣大小的方塊，放入油鍋內炸好即可。這食品蒙語的名字叫做「寶老司各」，一盤羊尾巴脂肪，一盤「老單子」，這是將撈出奶皮以後的牛奶，放入缸內，發酵以後，將水分擠出，和以白糖，製成像手指大小的圓塊。又取來銀碗，那是先做成一個不碗，然後在外面包

以很厚的銀子，份量相當重，而且光可鑑人。二冬巴和我們坐在地氈上，教給我們先將炒米放在碗內，然後再將「老單子」放入五六塊，奶皮子一塊，用蒙古刀將羊尾巴脂肪削下十數片，也放入碗內，最後將滾熱的奶茶沖入碗內，二冬巴不用筷子，便用口慢慢地將奶茶和那些食物，一口一口地連茶帶米吸入口內，咀嚼而食，吃得津津有味，飽餐後，他用舌頭將銀碗抵淨，然後將碗放在膝蓋上一擦，即將碗收起，不再洗滌，據說，蒙人越富有褲子便越沾滿油跡，因為他們將碗上的油却擦在褲子上了。別看他們身上都有油污，但她們對於他們的居室——蒙古包，却收拾得異常乾淨。包內的右上方，設有佛龕，供有小銅佛，佛前的銅香爐，擦得很是光亮，這佛龕前，不許人通過，如由右邊到左邊去，須繞道包門口方可，他們每人頸下胸前也帶有一個銅製的像火柴盒也似地小佛龕，裏面有小銅佛和喇嘛所畫的符籙，雖躺下睡覺，亦不摘去。

二、新綏路上

我必須介紹一下我的居停主人二冬巴了，自從他的弟弟土格吉結婚以後，我的東翁二冬巴先生的生活，越發來得寫意，那是因為弟婦已代替嫂嫂早上擠牛奶，指揮兩個牧童，準時將馬羣帶出野外，將羊羣趕上山坡牧放。而做嫂嫂的也就得以騰出功夫專門照料這一家之主的丈夫了。每天早上，二冬巴飲完了早茶，吃完了炒米和各種奶品之後，就騎馬到五里之外的保商團去辦公，他擔任着這團的第二隊長。這保商團是歸綏市商會供給經費成立的。曾在軍政部及當地軍政機關備過案。他的任務是保護往返新綏的商隊。這些商人們，將他們的貨物，例如糖、布匹、洋貨、烟茶等物品，用駱駝運往新疆、青海一帶銷售，因為往返需時半年以上的時間，所以他們回程帶來的哈密瓜和杏，都是晒成乾的，經過脫水的，這是一種特產，從來沒有見過另一種瓜，像他那樣甘甜可口，它含有糖份甚多，所以雖被脫水，仍然不會僵硬，放入口中，不軟不硬，香脆可口，二冬巴有時談起他奉派保護商隊赴青海新綏的經過：

「啊！那真是一樁艱難困苦的行。」接着他述說走到那個地曠人稀的地方，往往百里內無人烟，旅途的日程表，不是按每日能行多少里而定，而是按照有水有村落的地方而定。例如今天行五十里宿營，因為恰巧這個地方有村落有井。若是錯過了這個地方，則必須再走一百二十里才能有村落有井，這樣第二天的行程，當然就是一百二十里，少走一里地也找不着一口水井，一戶人家。即便途中有水池也不敢喝，他會經過一個水池，那旁邊就有幾具骸骨，那就是行人因未攜帶飲水，途中焦渴已極，誤飲了那池中的水中毒而死。因此駱駝是這條路上最佳的交通工具。因為牠有水囊，飲一次水之後，半月不飲一滴水，亦無關係。每一個駱駝的頸上，都懸有一尺長的鈴鐺，走一步便叮叮作響，以防止在夜間及伸手不見掌或因大風沙而晦暗的天氣中遺失。而在途中，最可怕的事，也就是遇到了那種天氣。如果是陽光四照的好天氣，突然不見陽光而

晦暗了起來，那就是大風沙即將來臨的預兆，這時如有村落，還是暫入店中躲避，最可慮的是，當那前不着村，後不見店的情況下，那就慘了。那時候的心中，將如熱鍋上的螞蟥，不知如何逃難。霎時之間風沙撲面，伸手不見五指，如聞鬼哭神號，又如處於黑暗地獄中，這時只苦撐待變，人和駱駝伏在地下，等候風沙過去，晴天復現，再為前進，那時必須時時轉動位置，以免被大風沙所埋葬。

「難道不會利用汽車運送旅客嗎？」我奇怪地問。

「有啊！在歸綏不是有個新綏汽車公司嗎？但是他們也沒勇氣經常定期來往，只是每年頂多在夏天走上一兩趟罷了，而且他們往返一次，必須三個月，因為沙漠地太多，汽車亦難以快行，往往陷在沙灘上，開不出來。」二冬巴說。

三、全家動員做毛氈

二冬巴有一個快樂的家庭，家人們是各盡其職，分工合作，二冬巴有閑時，也幫忙操作，有一次我看到全家出動，做羊毛氈，這氈子是寒帶地方不可缺少東西，在北方一般人都將它舖在炕上，床上。它可防濕、禦寒、遮風，而蒙人更視為不可缺少的恩物，例如蒙古包，上邊蓋的，地下舖的都是此物。

這一天，二冬巴將熟天從羊身剪下的羊毛取出來，先將一個寬而且大的舊毛氈平舖在地上，然後再由他的太太，弟婦，妹妹，將那雪白的羊毛，團成一片片的均勻地舖在舊毛氈上，和舊氈一般大小，然後再洒上水，浸濕了羊毛，隨後便在另一端放上一根比氈略寬而直徑六寸的圓形長木竿，然後大家合力將舊氈帶新羊毛捲在長木上，長木兩端拴以活套，再套上一匹馬，使馬拉著長木，不住的在草原上轉來轉去，並且不時的澆上清水，大約經過一點鐘的時間，將舊氈打開，便可揭下一層新氈了。

四、平安經與祭「奧寶」

蒙人在工作之暇，便祈求神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闔家康寧，二冬巴自然也不能例外。這一天他特地由遠方請來了一位喇嘛，他頭戴雞冠似地黃色帽子，身穿黃袍，端坐在蒙古包內，面前放着一個小炕桌，桌上放有藏文經卷，那藏經像一本臨字用的筆帖，大約有兩寸厚，喇嘛用手翻開那本藏經，上邊印滿橫式的藏文，唸完一頁再翻一頁，唸完了便將身傍的鑼鼓，獨自鼓打一陣。末後，他將一個寫滿了藏文的白旗，懸在蒙古包後，任憑風吹雨打，都不動。直至明年今日再請喇嘛誦經後換新方可。

唸完了平安經，又祭「奧寶」，這奧寶是一個大石頭堆是設在山頭上容易為人看到的地方，每年也須請喇嘛誦經一日，然後放上一捆樹枝，再添上一些石頭，才算了事。這「奧寶」也有名稱，例如二冬巴家後邊山上的這個「奧寶」，叫做「查干奧寶」，「查干」是蒙語「白」字。而崩不楞家後山的那個「奧

「寶」，叫做「烏蘭奧寶」，「烏蘭」是蒙語「紅」字。據說祭「奧寶」就是祭天的意思。當然奧寶也有它的實際用途，那就是用以定方向誌遠近。例如白奧寶在沙畢旗的西部，而藍奧寶則在東部，而「藍奧寶」距「白奧寶」則有六十華里之遙。蒙人計算距離，雖也以里為單位，但究竟有多遠，偌大的草原，誰也沒丈量過，所以蒙人遇見問路的，大都用馬鞭一指說：「不遠了。」如果他的馬鞭向上指，那表示還有二百多里地，如果向平指，表示尚有一百里地，如果向下指，那就真個不遠了，但起碼也有五十里地的距離。

五、蕭團長與劍草刀

「奧寶」祭完了，二冬巴的全家人等，好像都鬆了一口氣。

「啊！這就好了，一年的大事辦完了，下餘的，只有安享太平了。」二冬巴的太太快慰地說。

「我可以安心到團部辦公了，不要愁再有不如意的事了。」二冬巴也高興地騎着馬走了。

但到傍晚的時候，二冬巴還沒有回來，這是很少有的事，所以他的太太很是掛念。

「奇怪為什麼還不回來呢？」她嘴裏叨咕着，出來進去的踱着憂慮的步伐。

「啊！來了。」她向西望着，忽然喜歡地叫起來。他隨即指着西邊的山頭上。那是一匹馬，飛快地向這邊跑來，近了，近了，終於來到了我們的面前，從馬上跳下一個身着軍服的青年，但不是二冬巴。

「我們的隊長病了，他肚子痛得很，不能回來，請你趕快去看吧。」那青年向二冬巴的太太說。

「啊！她吃了一驚，連忙跑到馬槽去，牽過兩匹馬來，回過頭來向我說：『湊得爾（蒙語，高個子，她們給我起的名字），你不是曾在醫校畢業嗎？你不是備有自用的藥品嗎？趕快帶着藥品隨我去看看！』她急得團團轉，我跑到蒙古包內，將我那隻皮包拿起，她給我牽着馬，扶我上去，然後也跳上馬去，飛快地向前馳去。我的馬是個驃馬，牠一竄一竄地向前躍去，幾乎將我顛播了下去。」

「不好！」嚇得我叫了起來，但她們已走遠了，聽不着我的呼喊，我將韁繩拉緊，誰知越拉得緊那馬越跳得快，跑得遠。我只得立在馬蹬上，兩腿用力夾住馬腹，兩隻手扶在鞍上。聽天由命，隨牠跑罷，幸虧五華里之遙，轉眼即到。那是一隻老馬，常隨主人到這裏來，所以到了保商團的門口，他便自動站住了。有位弟兄給我拉住了馬，我下來，便匆匆忙忙跑到營房來。原來這營房佔地很大，四週還有磚的圍牆，圍牆上還有垛口，寬度可供二人併行。我進了第二隊長室，二冬巴正躺在炕上呻吟，有位蒙古大夫給他吃過一包藥粉。

「快給我打一個止痛針！」他掙扎着要坐起來，我把他按在炕上，叫他仰面向上，把衣服鈕扣解開，腰帶也解開，露出了整個腹部，作一個詳細地觸診，聽診，問診，知道他是因食物不潔而得了急性胃腸炎，我給他注射了一針止痛藥，又給了他內服藥。

「不要緊，你先安靜地躺一下。」我安慰他說。

二冬巴的同事們，都趕來看望。第一個進門的就是第一隊長崩不楞。他見了我，問了他同事們的病情之後，便自我介紹說：

「我漢名叫蕭德隆，姓蕭，雖然蒙古人有名無姓，可是起了漢名，那就得有個姓名了。我所以姓蕭的原因，是因為我欽佩蕭太后是個女英雄，因此甘願作爲他的後人。」他滔滔不斷地說：「知道吧？蕭太后就是平劇四郎探母中的那位北朝的女君主啊！」

二冬巴經過注射後，腹部已經止痛漸漸地入睡了。崩不楞看了看二冬巴說：

「病人睡了，我們到外間去談吧？」

到了外間坐下，崩不楞又打開他的話匣子了！

「嘿！我那一省都去過，我在孫傳芳部下當過團長，人家都稱我做蕭團長啊！他仰起頭來想想：『啊！了不起！我們的隊伍真了不起，到了那裏，那裏就找不到一把鐮刀或者是劍草刀。』」

「爲什麼？」我奇怪地問。

「噫！我們都把老百姓的鐮刀，劍草刀等，扛起來當作戰爭的武器了。」我聽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六、隣人的喪事

二冬巴抱病回家後，便又請來了兩個喇嘛，唸了三天平安經，但是唸經終於只是唸唸而已，而人世間的生老病死，又何嘗與唸經有關，隔了不多幾天，他的隣居有個老太婆去世了，二冬巴全家的人和這小村落的每一個人，都到喪宅去晝夜不停的唸那五字真言，那五字真言「麻密瑪迷壽」，他們一共唸了三天三夜，便把死者用馬馱到山上去請了一位喇嘛隨行唸經，唸完了，便把死者平放在山頭上，送葬的人，便完事大吉，一齊下山了。三日後，家屬再到山上去看看，如屍體已不在，那便是死者歸天去了。如屍體仍在，那便是死者有罪，未能上天，仍須請喇嘛爲死者唸經祈禱一天，三日後，再去看看，直至屍體不在爲止。

接着土格介的太太又因挑水不慎流產了，他的嫂嫂說，那已經是八個月大的男嬰了。二冬巴甚爲扼腕，他嘆息地說：

「唉！家中真是太不安了！」

二冬巴的妹妹有一副強健的體格，在土格介未結婚前，舉凡費力氣的事，

都是她做，例如擔水，將羊糞用水和起來，做成像磚大小的塊狀，以備燃用。土格介結婚後她就多添了一位助手。現在這位助手必須休息了。那麼這些家務，就必須又由她一人做了。可是近來我觀察她的體力，好像有些減退了。雖然她的臉兒，還是紅得像蘋果一樣。最明顯的是：她以前擔水毫不費力，而現在擔一挑水，則喘吁吁地，休息五分鐘。她的行動又好像有些笨，腹部也好像有些隆起了。她還未結婚，顯然這是病態，我爲她憂慮，也爲二冬巴哀愁，我想二冬巴知道了，該不知如何地難過。

七、噢！我得改變我的看法了

這一天，二冬巴妹妹的蒙古包內，突然傳出了呻吟號叫的聲音。壞了，一定是這孩子的病發作了，聽這呻吟號叫聲，這病一定不輕。我不禁暗中責怪她的大嫂了。

「這女人何等自私，丈夫有病時，那樣着急，而小姑有病則不管了。」呻吟號叫聲越來越大，終於她的大嫂二嫂也不能坐視不問，她們二人双双進了小姑的蒙古包。我正想她們何不叫我去看一下？或者也可藉藥物的力量解救一下。

「溫德爾，你也給她打一個止痛針吧？」二冬巴的太太探出頭來向我說。「好。」我走進蒙古包裏，只見她正愁眉苦臉坐臥不寧地挨着痛苦，我問

邊疆大事

七月

二日△匪僞「外交部」副部長姬匪鵬飛與僞蒙簽訂「邊界議定書」後於本日返平。

七日△匪僞「外交部」照會印度駐平「大使館」抗議印方上半年不斷「侵犯」其「領土領空」約二十三次之多。

八日△共匪援外蒙員工全被遣返。

九日△印度財長馬達里稱：在聯邦會議中，渠與甘地夫人相繼提出匪印邊界糾紛，並稱匪幫威脅仍然存在。

十日△毛匪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員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三十名人士時稱：蘇俄應將南千島羣島交還日本，並說蘇俄在中國黑龍江、東歐及外蒙佔領太多領土。

十一日△印度電臺廣播稱：周匪恩來訪緬。

她是那裏有病，她們却笑而不答，我也不好意思再問，只好爲她注射了一針便走出包來。

隔了好一會，沒聽見她呻吟號叫，可是一陣呱呱而啼的聲音，充滿了我的耳膜，接着聽得土格介的太太歡天喜地的說。

「生下了，是個男的。」

「哦！生小孩了，那麼我竟當了一次無痛生產的產科醫師了。」我不禁啞然失笑了。

這真是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二冬巴在大病之後，緊接着又發生這件事情，更奇怪的是：該生孩子的不生，不該生的反倒生下了。假如流產的不是土格介的太太，而是他這未出嫁的妹妹，那多好呢？我猜測着二冬巴知道了這件事，一定非常難過，或者他在煩惱之餘，再請四個喇嘛唸四天平安經也未可知。因此我時時刻刻警告自己，和他談話的時候，切莫觸到未出嫁的女兒生小孩這類事情或問題。

過了一個不短的時日，這一天，恰值週末，我和二冬巴清晨見了面，互道早安之後，二冬巴說：

「明天是我妹妹滿月的日子，你不要出去了，我們在家中包饺子吃。」停停他又很愉快地笑了：「添人進口嗎，這總是令人興奮而高興的事。」

「噢！對這事我得改變我的看法了。」我拍了自己的頭一下趕快馳馬到三十里地外一家做蒙人生意的商店裏，買了一隻金鎖，交給了二冬巴的太太。

記

△匪緬發表聯合公報謂：雙方曾就東南亞等問題交換意見，認爲應召開十四國會議解決寮局，重申彼此承擔互不侵犯條約義務。

十二日△共匪援助僞蒙員工，最後一批返抵哈爾濱。

△日本社會黨員佐佐木更三等由匪區抵香港謂：毛匪澤東贊成蘇俄將千島羣島歸還日本。

十三日△共匪「人民日報」今以四版篇幅摘要發表黑魯雪夫集團最近反匪言論。

十四日△匪僞「郵電代表團」由朱匪學範率領離平赴北越活動。

△共匪發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專文「關於黑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教訓」。

△新德里蘇俄官方文件披露，共匪八十家工廠仍得到俄援。

十七日△共匪與巴基斯坦發表關於經濟貿易會議公報。

十九日△匪僞政權發表聲明，支持北越反對美國「侵略」。

△一列印軍輜重車在接近休戰線拉達克區卡吉爾鎮時觸共匪地雷炸毀，印軍下令戒備。

△共匪男女自行車隊離平赴偽蒙訪問。

二十日△共匪羣衆大會表示支持越共反美，並聲稱北越如被進攻，匪幫決不坐視。

二一日△英國電臺報導稱，越南政府要求匪軍撤出北越。

廿三日△匪「新華社」與巴基斯坦通訊社簽訂合作協定。

廿五日△共匪西藏軍區頒佈「獎勵規定」，企圖以金錢物質誘騙反共外逃的藏胞重返西藏，藉以削弱邊區反共實力。

廿六日△共匪偽「外交部」照會印方抗議印度國會議員代表團最近訪問臺灣。

△外蒙抗議共匪在庫倫自由車比賽中粗野地侮辱蒙古人與國民兵。

廿九日△匪與北越簽訂新郵電協定。

△印度抗議共匪軍隊在拉達克及東北邊境省所做侵犯性行動，共軍並侵入錫金王國。

三十日△蘇俄邀請共匪及其他二十四個國家之共黨舉行一項會議，討論匪俄爭執，但共匪堅決反對，並拒絕出席。

△共匪與外蒙簽訂邊界議定書。

卅一日△匪與北越簽訂衛生合作協定。

△印度抗議匪軍在其領土進行軍事活動。

△蔣總統鉅著「蘇俄在中國」西班牙文版，第一版一萬五千冊已全部售罄，現正準備發行第二版。該書係由馬德里「國家出版社」發行。

八月

一日△共匪在西藏日喀則因「突擊搶收」糧食與藏胞全面衝突。

二日△蘇俄「真理報」嚴厲批評共匪在外蒙自行車比賽時毆傷蒙古官員，並向與賽者自行車投擲石頭泥塊的暴行。

△據匪新華社透露，自一九六二年春以來，城市初高中畢業學生有二十萬人被遣往新疆黑龍江「國營」農場勞動。

三日△駐拉薩共匪軍隊病患突破空前紀錄，既無醫療人手，亦無醫藥設備，共匪宣傳「學習雷鋒」運動，以忍苦受罪精神與病魔鬥爭。

△共匪正派出受過特殊訓練之哈、柯、維等族之煽動者，由新疆進入俄境，從事宣傳煽動工作。

△外蒙發表最激烈之反毛共聲明，指摘共匪對蘇俄進行政治戰爭，謀求分裂世界共產運動，並擬取代俄共之領導地位。該文件稱：「忠於俄共」乃係任何共黨中對馬列主義忠誠之「最重要評定標準」。

四日△美艦在北越海面遭北越魚雷快艇襲擊。

五日△共匪「人民日報」招認：「內蒙古水土流失面積有二十三萬平方公里，其中十五萬五千平方公里水土嚴重流失。由於濫伐樹木，天然植物多被破壞，境內千溝萬壑，坡面被割的支離破碎。有一萬八千多平方公里面積的坡耕地，平均每年流失表土一米厘左右，土地逐漸貧瘠，農作物產量極不穩定。」

△印度快訊通訊社報導：共匪駐西藏軍隊，已增至二十師，約四十萬人。據西藏難民說，西藏農民每人僅准自留穀二百四十磅，其餘都要繳給共匪。養牛和牧羊的人民不論規模大小，每戶必須向共匪繳納牛油，乳酪和羊毛各七磅。

△美機轟炸越共海軍基地，毀其快艇廿五艘，油庫數座。

七日△印度本日指責共匪反對印度國會議員代表團六月間訪問臺灣為「一項干預印度內政的企圖」。

△共匪機羣抵河內，重兵集結滇桂邊境。

九日△共匪廣播將以「自願軍」方式支援越共抗美。

十日△自緬甸逃抵泰邊僑胞，政府擬定方案，從事生活，醫療及教育三方面之救濟。

△共匪在拉薩南方十里處建成第一座軍火廠，該廠能自造半自動步槍、輕機槍和輕臼砲。

十一日△成都消息：共匪在四川的羌族聚居區，每鄉均建立一「中國共黨支部」，以加強控制。

△十五位留緬華僑難胞，由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協助，從仰光經香港飛到臺北。據表示緬北滄銳，尚扣押難胞三千餘人，最近從大陸西南各省逃往寮泰邊境者，估計約在二十萬人左右。

十三日△廣東今年應屆大學畢業生九千二百餘人中之三千餘人，將遣往東北、西北、西南、華北等省搞農業生產。

十四日△接近北越邊境之廣西與雲南兩省，當地之少數民族正由共匪施以軍訓，並戒備可能發生騷亂。

△印度駐加拿大高級專員阿查雅稱：「共匪正建築一條鐵路，通至拉薩，以接連共匪於一九六三年佔領通往印度邊境地區之新公路。此鐵路大概於一九六六年竣工，一旦完成後，共匪可能會進攻印度領土。」

十五日△臺灣省政府特撥專款興建的臺北縣烏來鄉福山村下盆（哈咬）山胞部落「屯墾新村」全部落成。

十七日△中聯社訊：共匪為加強對內蒙地區的控制，最近又在該區興建五條公路。（過去已有十五條公路）新建成的第十六條公路是從草原城市錫林浩特直達昭烏達盟西部的克什騰旗，全長一八〇公里。行車時間需五小時以上。另三條公路是修建於呼倫貝爾，巴彥淖爾等牧區。

△蘇俄現在民政以外之軍事市鎮，已在重要的邊境地區建立。

十九日△共匪在西南和西北邊疆七個省區，積極建築戰略公路網，其中包括新疆、西藏、內蒙、寧夏、青海、雲南、廣西。在西藏方面，東自金沙江，西到噶大克，北起唐古拉山，南到西馬拉亞山麓，也築成新公路網。早已通車多年的「青藏」「川藏」兩主要幹線，已成為西南通內地之戰略公路。

二十日△共匪駐西藏西部一司令表示：「從前共匪官會犯有很多錯誤，因其政策大體係根據蘇俄之制度，此種錯誤方法，迫使許多藏人離開家鄉，現已將此等官員送還改造，希望難民歸去。」

△共匪「人民日報」透露：去冬和今春，新疆、蒙古等主要牧區，遭遇持續幾個月多年來罕見的大風雪和嚴寒災害，因缺乏飼料，使大批牲畜相繼死亡。

△匪報透露：駐西藏高原上的共軍，生活痛苦，有如在人間地獄。士兵們都士氣低落，充滿了厭戰和思家情緒。

廿六日△新疆偽「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州長伊爾哈力，在該州偽「人代會」上攻擊俄共刻仍在新疆邊境極力從事顛覆和破壞活動，並繼續策動邊區少數民族外逃，同時並指出黑魯雪夫集團利用廣播、報紙、什誌等「歪曲我們自治州的歷史，挑撥民族關係，破壞民族團結，特別惡劣的，是不斷製造邊境糾紛，擾亂邊境人民的生產」。

廿七日△我政府關切緬甸難僑，決定儘快派農業技術人員去緬甸鄰近地區，指導和協助難僑墾殖生產，並將協助設立學校解決青年的求學問題。

△新疆將退伍共軍供農墾場奴役，因不堪折磨，疾病死亡累累。

△印度國防部發言人說：一名共匪巡邏兵侵入錫金王國。

△尼泊爾軍隊最近在尼藏交界處的莫古關卡與康巴族人交火，尼兵死二人，重傷一人，康巴族人數人喪生，六人被俘。

廿八日△共匪在西藏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已受藏胞無情排棄，一般反應：舊社會無飢餓現象，新社會市場上則看不到食糧和貨物。

△西藏一位土司領導之游擊隊，襲擊共軍，繳獲武器。

△共匪偽政權已關閉所有經中國大陸通往外蒙古的貿易通路，以給予在匪俄爭端中支持蘇俄的外蒙古一個嚴重的經濟打擊。

△蘇俄已派五千名工人前往外蒙古，以替代共匪撤回之工人。

廿八日△共匪正在喜馬拉雅山中印邊境上的拉達克非武裝區域設七個「民事哨站」，並謂「此領土向為中國領土」。「此等哨站之設置係中國內部問題，印度並無任何理由，要求中國撤退。」

廿九日△外蒙傾盆大雨，庫倫洪水泛濫。

△美「退伍軍人雜誌」記者威利報導：「共匪正使西藏成為奴役和苦難

『國家』背後的一個巨型軍事堡壘。共匪將利用這一『世界的屋脊』作為對外侵略的飛彈基地。

九月

一日△據共匪新華社記者報導，西藏主要牧區那曲專區的牲畜，繼新疆、內蒙古之後，大量死亡。

△二十餘萬大專學生，拒絕配遣邊疆長期落戶、表示如此作法，連一個最起碼的婚姻問題都無法解決。

△共匪策動伊犁市四萬邊疆民族舉行以俄帝為對象的示威性遊行。

△共匪對印度指摘共匪部隊侵入印度領土一事，完全否認，該項照會於本日送交印度駐平「大使館」。

二日△俄共真理報指朱毛匪幫為「種族主義」、「地區主義者」，猛烈抨擊其有「領土野心」，並謂共匪會要求「剝奪外蒙古的獨立，將其變成中國的一個省」，並要索回帝俄時代佔中國東北和新疆的領土。指為非常危險的意圖。

三日△共匪在甘肅省發動一項恐怖運動，來摧毀反對它的政權的人們，因該省過去曾發生種族及宗教動亂，現正因公匪政權對親蘇俄份子的野蠻鎮壓行動而動盪不已。

△印度指摘共匪侵入錫金。

四日△據中央社紐約二日消息，華爾街日報記者史克維拉維次自伯力報導：「沿中國東北與蘇俄遠東區之間長五百哩的邊境一帶，蘇俄很明顯地有大量軍隊和裝備，與共匪相對峙，該地與中國東北之間，幾無經濟連繫。」

△黑魯雪夫本日譴責共匪頭目將思想歧見帶入國與國關係之內，及提出各項「領土要求」。

△一家捷克報紙指責毛匪言詞反動。該報將毛匪與尋求收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失去的領土的「西德復仇主義者」比擬。黑某罵中國共匪為「破壞者」。

△共匪正在各地城鄉拘捕失業商販農民，遣送黑龍江、內蒙、寧夏、青海等地、勒令開墾。一月以來在河南拘捕三萬四千餘人，在武漢拘捕三萬一千餘人，在湖南、江西拘捕四萬五千人，在廣西拘捕二萬餘人，在廣東、福建、海南島拘捕三萬二千餘人。

五日△俄共真理報及莫斯科廣播，連日嚴厲指責毛匪澤東，謂其「鼓吹全球性的改定國界和世界性的重新分配領土」，並將之與希特勒「爭取生存空間運動」相提並論。

△印度政府遞交共匪外交照會，正式抗議入侵錫金事。

七日△共匪近公開承認，去年共自上海遣往新疆知識青年一萬五千人，被編入

「新疆軍區」的「生產建設兵團」墾荒。

八日△一九六一年尼泊爾曾在平與共匪簽訂一邊境「協定」，訂明額非爾士峰在尼泊爾邊境。今尼外交部向蘇聯及共匪照會，要求澄清有關一幅地圖表示額非爾士峯及尼泊爾以東一大幅地爲中國屬地之事。尼國要求共匪交出該地圖。

△大道社訊：共匪「地質部」派遣水文地質和工程地質人員，赴甘肅河西走廓、及伊犁河畔等地，調查地質水源。

△美國著名科學家哈斯金在其新著「科學革命與世界政治」一書中指出，俄已切斷供給共匪濃縮鈾原料，使共匪核子發展告吹。

九日△莫斯科廣播電臺今日稱：「中共之發展原子彈，並非供防衛之用，而乃係爲「實現其廣泛之領土擴張主義計劃」者。又稱：「中共不必需要原子彈，因爲蘇聯將以各種核子火箭力量，保衛中共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印度內政部長哈第稱：約有六百名華人在一九六二年秋，於匪印戰爭後，遭印度扣留。

△尼泊爾保安人員在加德滿都山谷內，發現五所小型共匪製造之舊式步槍、子彈與手榴彈的軍火儲藏處。

十日△僑外蒙古公開聲言它的「獨立」有賴於蘇俄的支持，並指控自毛匪當權以來，他「一再企圖解決我們人民的命運，將蒙古人民共和國併入中共」。

△匪軍正在福建、廣州、雲南等地積極訓練武裝泅渡江海技術，及水上跳傘，海上射擊等。

△據匪「廣西日報」消息，共匪在侗、僮、侬等族所居山區，成立許多「俱樂部」和「劇團」，以加強「階級鬥爭」宣傳。

十一日△中聯社訊：拉薩消息：據可靠統計，西藏善良人民歷年被中共所屠殺者，迄今已逾十萬人以上，被驅往各地「勞改」者在六萬人以上，藏童送往內地「學習」的也有二三萬人、各寺院之佛經、法器金銀佛像、均被中共劫運一空。

△共匪說黑魯雪夫已在他對抗中共的運動中找到了一個新伙伴，共匪說：「修正主義的黑魯雪夫徒黨一直在以金錢和武器供應印度以對抗中國（中共），而現在它正和印度勾結着散佈謠言。」

△共匪尖銳抨擊印度與蘇俄，並否認入侵錫金。

△共匪已派遣部隊向它和外蒙古的邊界集中，據說庫倫「政府」已向蘇俄求援。

十五日△黑魯雪夫對日本議員稱：「毛澤東對蘇俄領土的主權要求是「具有挑惹性的、反俄的、反共的、及販賣戰爭的意圖。」他除將毛匪要求比諸

希特勒的要求「生存空間」外，並說：「我們的領土疆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任何謀以武力加以改變的企圖都將引起戰爭。」

十六日△蘇俄亞洲研究所主任賈甫洛夫說：「在西藏、內蒙、新疆及其他中共地區中，有一百個少數民族，三千五百萬人受到迫害。」他並說：「採行種族主義渴望權力的北平，正在對越南、緬甸、尼泊爾、韓國、柬埔寨等其他亞洲鄰國，提出領土主張。」

△華府權威人士對黑魯雪夫最近聲明「已發展成一種能消滅地球上生命的可怕新武器」一事，認爲它構成對共匪的一項警告，要共匪勿圖亂改俄國與共匪之間綿長的邊界。

十七日△蘇俄「共產黨人」評論報指摘共匪謀求與「西德及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成立一項同盟。該文指匪曾設法成立某種同盟，俾進行其大國沙文主義之鬭爭及對霸權之慾望。

△青海農民隱瞞農業收成，共匪派遣大批「公安總隊」深入農村監督查收。

十八日△英國將在外交代表團，英國駐共代辦加維將仍兼任駐蒙「大使」，一位常任代辦，將於下月底出駐蒙古。

廿一日△據倫敦外交界人士說：激起共匪和俄帝衝突的主要原因是核子問題。新證據透露，俄帝曾要求對共匪的各種影響深遠的控制權（包括大陸基地和太平洋中的海軍共同指揮權）作爲以原子彈供給北平的代價。

廿二日△印度政府發現共匪正在印大量散發「回國證」，誘騙流亡印度之西藏難胞返回西藏。

廿五日△俄共「真理報」說，共匪爲了加強監視邊界，已在與外蒙交界沿線挖了兩條大溝壕。

廿六日△最近消息：粵北連縣三江一帶瑤族人民羣起抗暴。

△蘇俄代表團在莫斯科世界共黨青年大會中慫恿共匪「收回港澳」，又要其「獨立」，匪俄引起衝突。

廿八日△中聯社訊：內蒙巴彥淖爾盟，去夏大旱，今春更遭寒流強風襲擊，水草灌木均被埋沒，大風雪中駱駝死亡極多。

廿九日△尼泊爾政府發言人證實，在四處破獲一批自一個鄰國偷運進來的驚人數量的武器。

編輯後記

在世局風雨飄搖、動盪不定之中，我國力空前充沛，建設突飛猛晉，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之際，大陸共匪正對內加緊殘殺壓榨，對外採取武裝侵略和製造邊界糾紛以轉移人民視線，全世界都因共匪的蠢動，而感不安。我總統在答覆智利報人問時，坦率指出世界問題癥結之所在，即「共產主義一天存在，則世界將永無寧日」。本期特恭錄 總統答問全文，用備同胞愛讀。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光復大陸後應該怎樣從事邊疆地區的建設，周昆田先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原則。

一年以來因匪俄交惡，中俄邊界屢起糾紛，毛匪順口道出俄帝侵佔我沿邊百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黑魔也蠻橫地揚言「新疆不是中國領土」。為瞭解這些問題，我們特邀丁楚源和李秉延先生就中俄邊界問題，作一有系統之分析，讀後當可對此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

外蒙古為我邊疆重大問題之一，張大軍先生特就俄帝侵蒙問題，作一史的考察，內容精采，為一極有參考價值之文章。

共匪對少數民族文化具有一種陰謀，陳濟民先生從其匪許多不同手法中，分析抉發其謀略，指出其奴性與謬誤之點，值得重視。

本期座談會邀請邊疆青年多人參加，更承政大胡教授出席賜教，其所發表之意見殊值參考。

本期稿擠，除鄭壽彭、張紫桐、張季光等先生大作外，尚有其他數篇佳作，以篇幅關係，未及蒐入，滄海遺珠，至為歉憾！謹向作者諸先生重表謝意！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內版臺誌字第一六四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執照臺字第一六五八號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六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宋 念 慈

發行所：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開封街三十七號二樓

電話：二 四 二 〇 二

印刷者：清水商行印刷工廠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四五九二四・四五九二八